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地學雜誌

民國十七年第一期

6505
4
16

北平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雜誌投稿簡章

(一) 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 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 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 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 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費

(六) 來稿請逕寄北平後門外後海北河沿十一號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地學會啓事一

本會自前清宣統元年創立以還，即按月出雜誌一册，廣羅當代宏達名稿，餽餉同好。歷十三冬，偶以經費支絀，遂致停刊。荏苒至今，已將四載。茲經竭力設法，始克繼續出版。惟經費有限，勢不得不改爲每季出版一次。碩學名宿有賜惠投稿件者，無任歡迎！

地學會啓事二

本期地學雜誌原定九月底出版，嗣因故未果，遷延至今始克與讀者諸君相見，殊爲抱歉，尙希鑒原！

地學會職員

會長　張相文

書記　張佩瑱

地學雜誌編輯部

編輯　聶崇岐

名譽編輯　陳垣

白月恒

章鴻釗

沈之洸

張星烺

蘇莘

姚士鰲

翁文灝

本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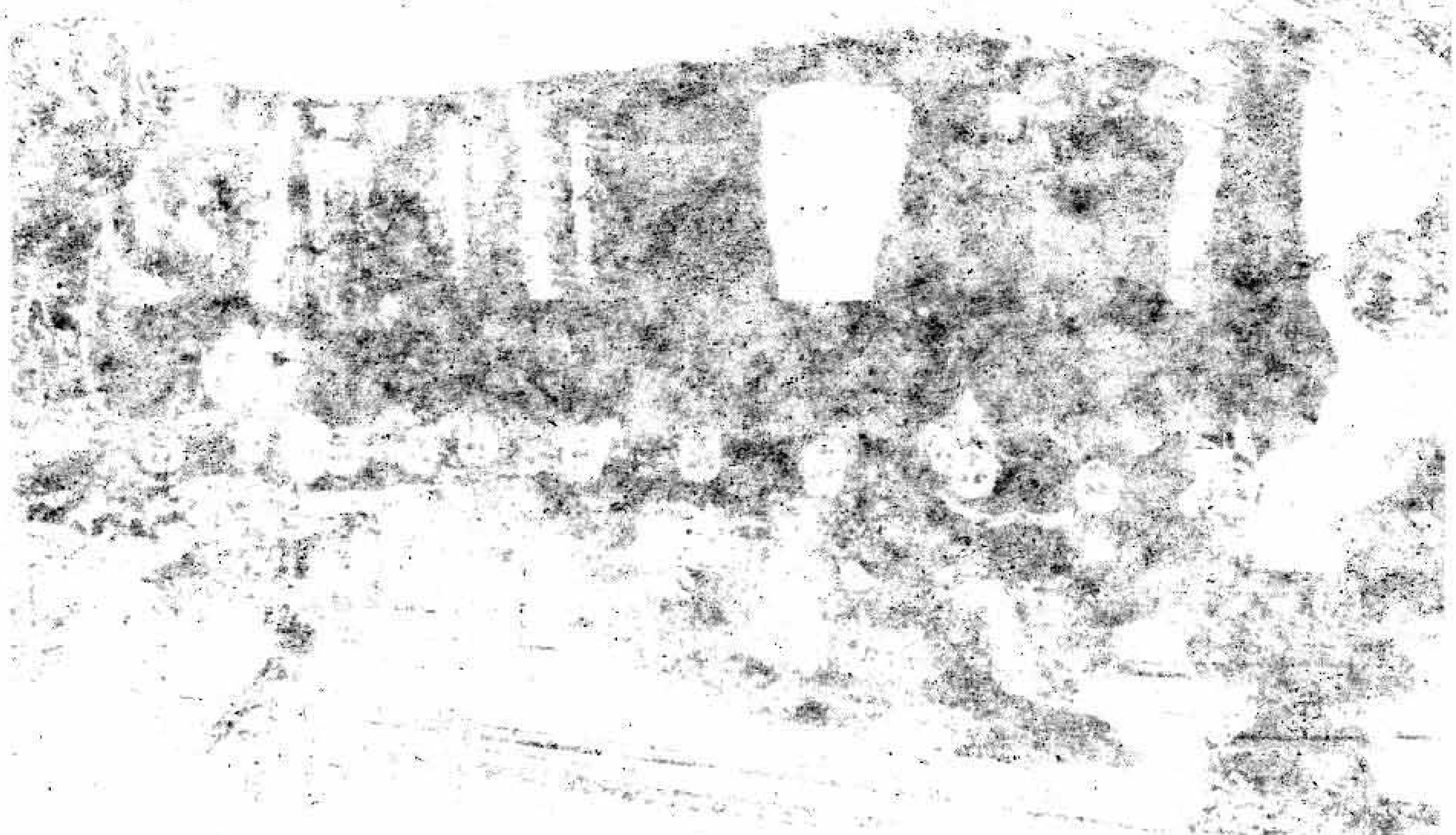
插圖：地學會復活紀念會攝影
一、地學雜誌續刊敘言……沈之洸（一—二）
二、泉州考古記……張星烺（三—二二）
三、司坦因甘新考古輯要……孫守先（二三—四二）
四、元以前亞洲民族侵入歐洲考……聶崇岐（四三—六四）
五、嵩洛紀遊……許同莘（六五—八二）
六、中俄國界史地考……翁文灝（八三—一二〇）
七、蘇萊曼東遊記……劉復譯（一二一—一四四）
八、地理學的旨趣和需用……王成組（一四五—一五〇）
九、雜俎……（一五一—一五四）
甲、我國六大都市人口之調查
乙、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記略
十、本會紀事……（一五五—一五六）
甲、本會派代表參加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

乙、本會出席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代表報告
丙、地學本會復活紀念會誌略



中國地學會復活紀念攝影　民國十七年十月廿八日

王獻　劉將人　陳潛夫　沈之洸　白月恒　張星烺　章鴻釗　聶崇岐　陳垣　翁文灝　張佩琅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一	七	相形見屈	相形見絀
三	三	十刀秒	十月杪
五	十二	湍泉	湔泉
八	六	里哈只	米里哈只
八	十三	Rukhnaldin	Rukhnaddin
十	十一	Yull, Tootnoto	Yule, Footnote
十一	八	利桐	剌桐
十三	十	三級高校	三級高樓
十九	六	奈資	奈賚(Arnaiz)
二一	三	新用鐵炮	所用鐵炮
二三	一	Maonicha	Manichaeism
二四	三	馬可羅波	馬可波羅
二四	十三	庫里	庫車
二	三	趺坐參禪	趺坐參禪
四	三	Serakhin	Seraphin
六	三	海寇	海寇
八	十三	Shisaz	Shiraz
十	四	Sinof	Siraf
十一	六	高僧	高僧
十三	一	忽於	忽於
十四	十二	Zaitun	Zaitun
十九	八	閩侯	閩侯
二一	十五	Maonoivo	Mani
二三	十二	Char Klik	Charklik婼羌
二四	四	Bosh-togeh	Bosh-toghrak
二五	一	爲歸時	，歸時

二八	七	，文	，中文	三二	八	Lranian	Iranian
三二	十三	紿事	給事	三三	十三	西彊	西疆
三五	十五	往服大夏	征服大夏	三六	十三	紿事	給事
四〇	十五	燉煙	燉煌	四一	三	十四川紀	十四世紀
四四	二	按歸艾之書	按歸艾之言	四四	八	按束漢	按東漢
四七	十	婼吉拉斯	茹吉拉斯	四八	一	姑吉	茹吉
四八	二	婼吉拉斯	茹吉拉斯	四九	十一	俘獲首	俘獲者
五一	一	進閱	進閣	五四	八	阿瓦人刖居	阿瓦人初居
五六	九	特吉卜地	時吉卜地	五七	七	殺掠督衆	殺掠甚衆
五八	十四	特西元	時西元	六十	二	特西元	時西元
六十	六	斯拉拉人來	斯拉夫人	六十	十五	琛入	深入
六八	一	電首山	雷首山	七〇	三	剝鑑	剝蝕
七〇	三	磨紙更速	磨刎更速	七〇	六	推	椎
七〇	七	柘	拓	七〇	七	流之	沃之

七〇	七	善値	善價	七三	八	[illegible]	聃
七三	十四	仇肉	仇肉	七五	十三	景絕奇？	景絕奇。
七七	十五	石質堅緻	石質堅緻	八五	四	有今名	即今名
八六	四	盡滅	盡滅	八六	七	里恢復	思恢復
九一	十五	娥人	俄人	九二	一四	在。	。在
九六	七	遇麻頁島	過麻頁島	九八	四	額息	順息
九八	九	已軍兵	已率兵	九八	十二	彊界	疆界
一〇七	七	自阿巴海潛至治宵巴達哈	自阿巴海岡至沙宵巴苔哈	一〇八	八	商人縣告	商人歸告
一一〇	四	鳥特阿	鳥特河	一一一	五	棍碁	棍谷
一一三	六	嶺脊	嶺脊	一一六	一	界線索常逝	界線常衝
一一八	十	每周十年	每屆十年	一一八	十四	俄人區約	俄人違約
一一九	二	途解禁	途年解禁	一二一	三	逐歸停頓	遂歸停頓
一二三	一三	他相仇敵	他的仇敵	一二四	二	人似面孔	人的面孔
一二四	三	侯中它了	候中了它	一二四	四	軍新	重新

一二五	六	Makrad	Makran	一二五	九	Bapsyata	Baruguza
一二五	十一	Makrdn	Makran	一二六	十	Humar	Humayr
一二八	十五	Larwj	Larwi	一三〇	六	Laqmedlves	Laquodives
一三〇	十一	大約印	大約有	一三〇	十二	許。	許許
一三三	二	他你沒有	他們沒有	一三五	七	Iaac	Irac
一三六	十	中國的	中國船	一三八	四	Tiyruma	Tiyuma
一三八	五	Tiyman	Tiyuma	一三八	九	Chmpa	Campa
一三八	十	Camna	Campa	一三九	十	Malhau	Malhan
一三九	十	Serenlyb	Serendyb	一四二	三	猶	諸
一四三	十二	Takan)王三	Takan王三人	一四三	十三	兩季	雨季
一四四	二	見一過塊	見過一塊	一四六	十四	已經濟定	已經確定
一四七	八	彊界	疆界	一四八	十五	狠有	很有
一五四	十	Restraust	Restraunt	一五六	十	授	援
一五七	十	南	函	一五八	一	已辛年	己二十年

續刊地學雜誌敘

沈之洸

中國學術之不興，曰無學校故也。學校興而專門學術仍不發達，曰無學會故也。輿地之學，所從來遠：自禹貢職方山經水誌，以及歷代史册，且有書志以總束其源委，傍及酈元經注，漢志水疏，方輿圖籍之類，不可勝數。然所經緯搜討者，不過山經水系．植珍奇，人民文野，疆域沿革之概略。至於宇宙動力之源，八星吸引之故，星雲聚散之跡，史層構造之因，山何以峙而河何以流：舉凡水陸氣界之一切幻形變態，不可索解者，西方學者，均認爲地學之對象，而吾國輿地諸書，多付缺如；西籍東來，相形見絀．有志之士，所爲奮然起也。涓陽張蔚西先生，素精輿地歷史，並肆力于新出諸書。當遜清末造，已箸有成書若干種。洞知中國專門學術，不能發展之故，乃竭盡心力，發起中國地學會。海內之士，影附風從，氣求聲應，而地學上最新之發明，及過去之誤謬，累牘連篇，著來紛至，地學雜誌，乃裒然出現於世。二十年來，私家求學者，學校教授者，政治家謀建設者，莫不手持一編，以爲參訂互稽之用。而雜誌之內容，亦且日進美備，俾足以應求。中國純粹學術機關，除學校以外，概不多見。競勢爭利，所在皆然。有此雜誌，不唯可以增學術上之發明，亦且爲社會上學術救國之先覺者也。

洸初讀此，即景佩不置。以爲現代中國史地雜誌，以此爲嚆矢也。庚申歲從蘇君少衡，介見

先生於地學會社，先生本其生平之經驗，及未來之規畫，雄辯滔滔，逸興遄發。洮識力淺薄，未能一志於學，偶有論著，不過滄海一粟。客歲來都，見先生于齋寺；先生則蒼顏白髮，跌坐參禪，不似從前之豪概。叩以雜誌之現況，則輟印已逾兩稔矣。撫今追昔，慨歎久之。蓋自兵興以來，有志之士多投筆從戎，奔走于改革之役者，不可勝數。而國有學校，弦誦久輟，所有經費，悉供軍儲。況此學會涓滴補助，誰能為之保障哉。鴻章鉅製，推案封塵，固其所也。

夫以吾國學術之幼稚，即提倡獎勵，尚恐不能儘量發揚，與東西諸國，齊驅並駕。況經政潮之衝蕩，其能不付諸絕流者，蓋幾希矣！故自時局奠定以來，歷數以前之學術會社，能以延續不絕者，蓋不數覯。而地學會乃竟於鼎革創建之餘，以復活見告，豈非其根底深厚，以前同志之精神，並未中斷。河出伏流，一瀉千里，前途之發揮光大，可豫卜也。當茲戎馬既息，解鞍論道，凡屬同志，應賦歸來，以建設為訓政之基，以講學為建設之地。況地方行政，有藉於吾會之補助者正復不少，固不獨專門學術發展之起點也。月之某日翁先生詠霓陳先生援庵張先生亮塵招集留平同志拍影，為復活紀念，且籌備發刊進行事宜。辭畢，囑為之叙；爰書其梗概如此。甘陵沈之洮叙。

泉州訪古記

張星烺

泉州爲中世紀時世界上第一大商埠。余昔久聞其名。惟因居北方未得機緣以來探訪。十五年秋就職廈門大學。廈門距泉州僅隔一衣帶水。乘輪船往，五六小時卽可達。陽歷十月杪。廈校特派教授陳萬里，德人艾鍔風（Ecke）及余三人，往其地搜訪古物古跡。余在昔研究中西交通史，得知泉州爲中古東西文明交換地點，中外貨物輸出輸入之中心地。今得親往調査，誠大快事也。茲特將行程，及調査所得者，爲之詳記如下，以餉世之有同癖者焉。

陽歷十月三十一日清晨，五點半，由大學門前碼頭，雇小划船至廈門鎭。換登祥豐小輪。七點開輪出口，沿廈門島北行。繼則右手可望金門島。至十一點時，船抵石井。以河水太淺，乃另換小划船進口至安海鎭。愈向內地，河身愈淺隘。將抵安海時，即小划船亦擱淺不能前進。乃有鄉人多名，自岸上涉水，來負余等及行李至陸。既抵安海，至閩南汽車站候車往泉州。由安海至泉州有汽車道，長六十里，行四十分鐘卽至。汽車公司爲民辦，而軍政長官爲之設立護路隊。蓋近年以來，百政廢弛，民生日窮。以致土匪遍地，白晝橫行，往往有劫車之事也。泉州汽車站在南門外晉江南岸。下汽車，後乘人力車，入城中天主教堂。途過一長石板橋，橫跨晉江。江甚寬，邊有積沙，水不甚深。潮漲時，大船或亦可駛至城邊也。福建通志卷二謂晉南渡時，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晉江也。由江邊至城中心，有直達大

街，係石板鋪成。街甚寬闊，兩旁多有新建洋樓市場，街中有牌樓甚多，難以枚舉，皆表旌節女尚孝，官吏功勳，士子學位者。但可以示遊客地方文化事業之精進，人民財力之富厚也。既抵天主堂，由艾錫風投刺謁神父任道遠，（Serafin Moya）神父西班牙國籍也，來華已二十餘年。先傳教於漳州，繼乃來泉州，在泉州已二十二年。善操泉州土語，頗識華文。出見余輩。貌極和藹，引入堂內廳中坐。寒暄畢後，導余等至開元寺遊覽。據寺中石碑，謂寺創於唐睿宗垂拱年間（西元六八五至六八八年）以後歷代。擴張修理，而有今日宏壯氣象。寺之前，東西兩院，各有一塔。高七級，全爲岡石構成。各級皆有彫刻佛像，工作精緻，尤以東西塔爲最。塔底繞有釋迦佛事蹟四十件，他處所未見也。西塔新修理。東塔頂傾斜。明春亦將重修。兩塔皆建於北宋淳化年間。（西元九九〇至九九四年）工程甚鉅。以彼時人民財力可以任之，若在今日，恐不易舉矣。寺中有新立孤兒院，并僧人小學。方丈適往南洋星島募捐。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語，導吾輩至各處參觀。大殿亦新修，樑柱皆有繪像，像多有翅，頗異於他處廟宇。任神父謂或受古代基督教堂之影響也。殿中佛像之布置，亦頗異於他處。像在殿之中央壇上。像頂上面，有傘蓋。四金剛立於壇之四角。四角地上，各有大木廚，貯大藏經，年代頗古，多有爲蠹蟲所蝕，再不另設良法保存，將來必成廢物矣。開元寺參觀既畢，任神父即引余等至已故教友陳光純先生家宅，覓一宿處。陳太太親出接見，給余等以院前洋樓，臨時預備洋式

床鋪三具，又親送茶點以充飢。其待遠客，可謂仁至義盡矣。神父歸寓後，又遣人送給晚餐。十一時始就寢。

次日（即十一月一日）上午，早餐後，往教堂謁神父。途間見路上石板有鐫阿拉伯文者兩塊。所云爲何雖不可知，然此等發現，亦猶之地質學家探礦，於荒山蕪草之中，發現礦苗一塊，即以測定山中礦藏也。路上石板，鐫有阿拉伯文，前此泉州多阿拉伯人，從可知矣。見神父後，稍坐，彼即導余等往府學參觀。府學佔面積甚大。大成殿正當修葺。有南宋時石碑尙存。古代榕樹多株。粗約四五圍。適有晉江人陳育才者字澤山。能普通話，來周旋吾輩。吾因問彼現在泉州尙有姓蒲者乎。彼云仍有，惟有改姓爲吳者。宋末蒲姓在泉州頗有勢力，當帝昺南奔，蒲姓閉泉州城門迎元兵，追帝昺南奔粵。明初，太祖懲罰蒲姓，故改爲吳。現今人口約有二百餘，居南門外，無大勢。泉州南門外塘頭山下，新自永春遷來蒲姓一戶，製香爲業。永春蒲姓人口甚衆，有數千家云。陳君所答，乃正吾心中所欲問者。陳君給余名片，其職銜有八：一曰興泉永公路總局顧問，二曰蒲泉漳龍公路籌備處顧問，三曰福建實業廳諮議，四曰督辦福建軍務公署諮議，五曰興泉警備總司令部顧問，六曰前廈門道道尹公署實業課主任，七曰前南安縣知事，八曰前泉永公路局局長。職銜如此之多，人必多才多學，所言必可恃也。吾心中所欲訪問者，乃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壽成蒲壽庚至今有無後裔在泉州

也，明陳懋仁泉南雜誌卷下云「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於元。」考泉州府志田眞子晉江人，文天祥同榜進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人，與兄壽宬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壽庚頑桀蓄謀，壽宬爲之畫策，密畀壽庚以蠟丸裹表，潛出降元。今但知壽庚之叛宋，而不知壽宬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桀悍嗜殺，孫勝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鑒云：「我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孫，不得齒於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棄之也。陳懋仁僅記其爲西域人，未明言爲大食（即阿拉伯）人也。然吾人一翻宋史大食傳，宋初來中國之使者姓名多冠有蒲字，壽宬及弟壽庚之爲阿拉伯人可以斷然無疑。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四，叢談云，「蒲壽庚以有功於元，子孫多顯達，泉人畏其燄炙，元亡迺已。明太祖時，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仕。」（摘錄閩書）曹學佺泉州府志勝卷五云，「宋末，西域人蒲壽宬與弟壽庚以互市至。咸淳末，擊海寇有功，壽庚歷官至招撫使。壽宬授知吉州，不赴，勸壽庚挾泉以降元。策既定，佯着黃冠野服，入法石山中，自稱處士，僞示不臣之意。忽有二書生，因其造謁。各投一詩，不著姓名而去。其詩云「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相商要入梅。蛺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其二云，「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壽宬有心泉學詩稿六卷，保存於四庫全書中。四庫簡明目錄卷十六云，「其詩恬澹閒遠，不失雅音。」壽宬壽庚之子孫，至今尙



泉州東門外靈山回教二古塚

存。足以証明福建人中有阿拉伯人苗裔也。

參觀府學既畢，乃出前門，至寬仁鋪府學街參觀古回教清淨寺。寺之闈牆，皆以岡石構成。上有阿拉伯文刻石一行。內外皆是。大門向南，甚高，亦俱石也。門頂上，有弓月形穴兩層。任神父謂仿敘利亞，大馬色克城（Damascus）大禮拜寺建築者。進門右手牆壁上，刻有明成祖之勅諭如下。「大明皇帝勅諭米里哈只：朕惟能誠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勸率善類，陰翊皇度。故天錫以福，享有無窮之慶。爾米里哈只早從馬哈麻之教，篤志好善，導引善類，又敬天事上，益效忠誠；眷茲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爾以勅諭，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一應人等，毋特慢侮欺凌；敢有故違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諭。永樂五年五月十一日。」既入門，右手有石碑二，立於牆邊，無頂蓋遮掩，經風雨侵蝕，多不可辦矣。大門上，有阿拉伯文石刻。譯義爲：

「此寺爲居留此邦回教信徒之第一聖寺，最古最眞，衆所宗仰，故其名爲『聖友之寺。』建於回教紀元四百年（即西曆一〇〇九至一〇一〇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後三百餘年，至回教紀元七百十年，（西曆一三一〇元武宗至大三年。）有耶路撒冷人摩哈美德者，又號泄剌失（Shiraz）之香客盧克那爾丁（Ru-knaldin）其人有子曰阿合瑪特，（Ahmad）出資修葺古寺。大門上弓形頂蓋，進門甬道，以及門牆，皆煥然一新。蓋所以敬上帝者也。新上帝及聖人摩訶末與其家族，以後寬

宥彼罪也。」

（此刻原爲阿拉伯文。昔西班牙神父阿奈斯（Arnaiz）譯爲法文。艾錫風自法文譯爲英文。余自英文譯成漢文。）（見 Toung Pao,1911）

其左手有大院。院牆之南面，即在外面所見之牆也。牆皆岡石砌成。年久塌敗，院內汚穢不堪，現賃與回敎徒爲屠牛場。院牆裏面四周上層，亦皆刻阿拉伯文可蘭經中佳言也。管寺敎主許贊玉先生，字崑山，江蘇碭山縣人也。民國十三年，受北京回敎總會派來泉管理此寺，每月由厦門回敎總會津貼數元，以作經費。余等問以刻字何解，彼不能答，蓋古字也。若今文彼必能言之矣。萬里特爲諸石撮影，以留紀念。後堂乃淸同治壬申年四川鹽亭人江長貴所重修。江是時爲提督，駐泉州，亦回敎徒也。堂之四壁，亦皆有阿拉伯文刻石。萬里特將其正面左手者，拓下以備存留於厦門大學國學院中。本地回敎徒，多愚陋，幾須許君不允吾輩撮影搨字。許君以此乃代彼敎宣揚事業，不必阻妨。許君並囑撮影洗竣，可贈彼數張也。又引余輩至其臥室，觀彼敎中禮斯聖經。與許主敎同寓有江蘇泗陽衆興鎭人唐某，亦彼敎中人。適其外出，故未得遇焉。以前寺址甚大，後因多年無人管理，基址多爲外人侵佔。新近北京回敎聯合會派人來管理，而已無從稽查以前地基究至何處矣。按元三山吳鑒淸淨寺記云，「宋紹興元年（西歷一一三一）有納只卜穆茲喜魯丁者，自撒那威從商船來泉，剏茲寺于泉州之

南城。造銀燈香爐，以供天；買土田房屋，以給衆。後以沒塔完里阿哈昧不任，寺壞不治。至正九年，（西一三四九）閩海憲僉赫德爾行部至泉，攝思廉夏不魯罕丁命舍剌甫丁哈悌卜領衆分訴憲公。任達魯花赤高昌偰玉立至，議爲之徵復舊物，衆志大悅。於是里人金阿里質以己貲一新其寺。」然則是寺創始於南宋，修於元末矣。（此說與阿拉伯文刻石不符。或至正時再修也。）撒那威郎（Siraf）之譯音。宋時波斯灣頭大商港也。元順帝至正七年左右，有摩洛哥國，人依賓拔都他（Ibn-Batuta）曾至泉州。其遊記中有開才龍（Kazerun）人白兒罕烏丁（Burhan-udgin）及塔伯利資（Tabriz）人夏立甫烏丁（Sharif-uddin）皆爲當時居留泉州之回教商人領袖。（見H. Yule. Cathay IV, 119-120）白兒罕烏丁必卽不魯罕丁夏立甫烏丁必卽舍剌甫丁，毫無疑義。攝思廉夏乃 Islam Sheikh 之譯音。其義猶「回教教師」也。歐人研究拔都他遊記者，如法國人費闌德（M. Fenand）謂「拔都他決未至印度支那（Indo-Chin）及支那本部，可斷然也。其書數章記以上諸國者，皆僞造也。」見 yull (Cathay iv P 48 Tootnote) 拔都他在泉州所見之人名，皆見之中國記載，尙可謂之僞造乎？費闌德覩此，當自認失言矣。」

回教古寺參觀既畢，日已過午。任神父乃率余輩由府學街回寓。路過奏魁宮，亦小寺廟也。其牆壁上，有石刻小神像，像頂有十字架，像胸亦有十字架，又有兩翼；其爲古代基督教徒所遺留者，可以無疑也。任神父謂或爲古代聶思托里派基督教徒（nostorian Christian）之

遺物云。査中古時代來中國之基督教徒分聶思托里派及聖芳濟各派。(Francican) 聶思托里派唐太宗時卽入中國。所謂景教是也。以先來及距策源地近之故，在中國勢力最大。聖芳濟各派元世祖末，始由約翰孟德高維奴 (John of Montecorvino) 自歐西傳入中國。先布教於北京，次乃及於汪古部及泉州兩地。馬哥孛羅遊記記中國事最詳。彼所至各地，若有基督教徒，則必標出。其書卷二第八十二章，記剌桐城 (Zayton)（卽泉州古名）未言有基督教徒及教堂。是其地當元世祖時，尚無基督教徒也。及至元泰定帝時，高僧和德理 (Friar Odoric) 過泉州北上北京時，記其地芳濟閣派有教堂二。泰定三年，（西一三二六）住剌桐主教安得容 (Bishop Anddew of Perugia) 致友人書，亦言剌桐有教堂二。一在城內。先築成。又一在城外，約半邁耳許，爲彼至剌桐後所築。元順帝至正六七年時，教皇專使馬黎諾里 (Marignolli) 過剌桐記其地有芳濟各派教堂三所。皆不言有聶思托里派。任神父謂吾輩所見之十字神像，爲聶思托里派，似無根據。吾意以爲元時芳濟閣派之遺物也。歸寓後，示神父以淸光緒十五年，鄂城崇正書院刊印之眞福和德理傳。(Travels of Friar Odoric) 傳前譯言記「有十字架碑三。其一於萬曆己未年（萬曆四十七年西曆一六一九。）在泉州南邑西山下出地。崇禎戊寅年（十一年西一六三八）發勒。其二在泉州城水陸寺中，爲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之太封翁所得。於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見之。於耶蘇受難瞻禮之前日，移入聖堂。其三在泉州仁風門（東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離寺



泉州府學街奏魁宮基督教古蹟

百步許，有古十字石，在田側泥濘中。雨淋日炙，苔蘚屑封，過者不問，見者不識。忽於崇禎十一年二月，耶蘇復活之四日，有教友因掃墓見之，遂於三月望前，邀集信徒，恭奉入堂。」因問神父，所有三石，是否即在其教堂內。神父答彼亦聞人言此事矣。彼今所居之教堂，僅有三十七年歷史。當彼接收築理此堂時，毫不知有古代遺物存在。明末清初時，泉州或另有天主堂。後經雍正帝驅逐教士，而堂亦被毀；彼時教堂地址何在，及存石何往，皆已無可探悉。泉州城又有英美耶蘇教堂兩處。建設已六十年。其堂教士，對於此事，亦全不知。午餐後，復往奏魁宮。萬里將前所見之古基督教神像攝影。以留紀念。攝影畢後，復往開元寺東塔，拓塔底釋迦佛事蹟，而拓工不至，候至晚乃歸寓。

次日，即十一月二日上午，任神父率余輩參觀其西城啟明女學，及國學專修院之新建築。其設計繪圖，皆神父親自爲之。三級高校，巍巍入雲，在全城中。實爲第一。余等升至屋頂高台遠眺，全城風景，盡在目中。城爲橢圓形。東西長，南北狹。共有七門。南門附近，城墻已折。城內富戶住宅甚多。宅中多有園庭。花木蓊鬱。吾昔讀拔都他遊記，謂泉州人家多花園，佔地甚廣，故城市甚大。今見情形，尚無異於數百年前外國人之記載也。城市未改，而繁盛已非昔日比矣。向東遠眺，可望見海。據云，距城僅二三十里耳。當宋元之世，泉州爲世界第一大商埠。刺桐城之名，見之於馬哥孛羅遊記，利德里遊記，馬黎諾里奉使東方，

錄，拔都他遊記，但言爲世界第一商港。外國賈客蟻聚，番貨齊集於此；由中國往外國，由外國，來中國，莫不於泉州放洋登陸：馬哥孛羅，馬黎諾里，回歐洲。自刺桐放洋；孟德高維諾，鄂多力克，及拔都他來中國，先抵刺桐港登陸：蓋宋元時代之上海也，泉州南門外，晉江畔，卽當時之黃浦江西外國租界也。西極之國，如摩洛哥，義大利等，皆有遊客踪跡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賈胡，寄居於此者，當更不知其幾千萬矣。自北宋哲宗元祐時，卽立市舶司於此。征收番貨稅捐：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廻航，必著其既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元既領有中國，市舶制度，大抵皆因宋舊，而爲之法焉。泉州之外，復有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今甯波)市舶司。凡七所。舶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故常就海中，逆而閱之。其詳可參觀宋元史食貨志市舶條。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江海船艦條云，「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出洋。」宋史，外國傳及趙汝适諸蕃志計海外諸國，距中國遠近，皆以泉州爲起點。元時西方遊客之才通港(Zayton, Zaitun, Saiton)(卽刺桐之轉音)爲泉州毫無疑問。然西國尚有多人疑爲漳州者，有疑爲今厦門港者，皆未熟中國史書，故有此無謂之爭論也。福建通志卷五十九，物產刺桐條云，「泉郡繞城，皆植刺桐。號桐城，又曰溫陵城。留從効重加板築，植刺桐環繞之。其樹高大，而枝葉蔚茂。初夏開花，極鮮紅。如葉先萌芽，而花後發，主明年五穀豐熟，謂之瑞桐」卷

四十二吉蹟云，「刺桐城節度使留從効重加版築，傍植刺桐，歲久繁密。其木高大。枝葉蔚茂；初夏時，開花鮮紅。葉先萌芽而花後發，則年穀豐熟。」應訪丁謂至此，賦詩云，「聞得鄉人說刺桐，葉先花後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葱不愛紅。」現今有無刺桐，吾忘訪焉。拔都他遊記載在刺桐所見之大商夏立甫烏丁(Sherif-Uddin)及回教教師白兒罕烏丁(Burham-Uddin)二人之名，皆得見之於吳鑒清淨寺碑記。才通(Zayton)之爲泉州，更如日月之明。尙復何疑哉。宋明中葉以後，所以衰敗，必因晉江及海港日見淤淺故也。葡萄牙人，抵中國後，海外商賈，皆集澳門。英人鴉片戰後，商務又移香港。泉州遂日漸凋零。無人知其曾爲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也。試執泉州市人而問之，即彼亦不自知。今日尙能維持，不致如邶鄘洛陽之淒涼者，南洋華僑不忘故鄉之力也。下高台，伍神父導余輩至院隅破屋內，觀明代古棺七具。存貯未葬。牆上雖掛有留府郡王錦條，然招人承領，數年竟無人；必其子孫他徙矣。五代時，有留從効者，割據漳泉二府，臣服南唐。後封晉江王。此七棺之屍，豈即從効後裔歟？

，　學校參觀既畢，神父代吾輩雇人車，出仁風門至靈山參觀古回教先賢塚。出東門，折向南，有新修汽車道。人力車行此道者，亦須納捐。由此道向東行，約二里，下車步行。向南，經農戶數家。東望山坡，坟墓累累。先賢塚即在半山焉。乃攝衣披草，級步而上。所過之

墓，其有墓石者，讀之皆回回人也。墓皆長圓形。不如漢人墓之圓形。此山昔時或專爲回回人之葬地。先賢塚有二，向南並陳。塚上有亭，亭已坍塌。亭之東北西三面，皆有石廊繞之。廊下北面，有阿拉伯文刻石一塊。萬里特爲拓下，備存廈門大學。其譯義云：

「此墓爲昔日傳教，此方二先賢之墓。賢者當發克富在位時，即來此。有善行。至今尚爲人稱道。後卒葬於此山。人民懷其德而思之。墓有靈異。其有遭運不佳，或抱病不起者，皆來此祈禱二賢保祐，有求必應。每屆冬季，常有多人，自遠方至此墓瞻禮行香，歸家無不康健安全：但歎行千里而不徒勞也。留居此地之回教公會，特集資修墓。尙祈上帝慨發鴻恩，使此二墓，永遠保存。俾此二賢骸骨，不致暴露風雨也。時回教紀元七百二十二年，勒銘歲月，（第九月，即耶穌紀元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也。」

其旁有漢字刻石一塊。同治時。福建提督江長貴修墓時新樹，其文如下：

我教之行於中國，由來舊矣。泉州濱大海，爲中國最東南邊地。距西域不下數十萬里。則教之行於斯也，不亦難乎。同治庚午秋，長貴奉命提督福建陸路軍務，蒞伍泉州。下車後，詢問地利，部下有以郡東郊有三賢賢四墓告者。初聽之，而疑其誤也；繼思之而恐其訛也。公餘策馬出城，如所告而訪之。二岡之上，果有兩墓在焉。而不知其始於何代，及爲何如人。墓側碑碣，苔蝕沙齧，字跡漫漶，多不可辨。惟我蜀公權篆時所譔

有亭，尙未磨滅。而亭久傾圮。碑仆臥塵沙中，不知幾歷年所矣。竟日爬剔，繼以淋洗，始得約略捫讀。證諸郡志，乃獲其詳。蓋三賢四賢，於唐武德中，入朝，傳教泉州，卒而葬此者。厥後屢顯靈異，郡人士咸崇奉之。明永樂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道此崇祐。爲立碑記。我朝康熙乾隆間，泉之官紳，迭經修治。馬公重修，事在嘉慶二十三年。乃其最後者也。然於今已五十四寒暑矣。其間水旱兵燹，未嘗無之。雖荆棘蒙茸，不免就荒，而兩墓巍然無恙。且適有來官是土之余，以踵馬公於五十四年之後。噫！得毋兩賢之靈，有以默相之乎；然則西域雖遠，其教之能行於中國最東南邊地也，更無論矣。於是捐廉，擇吉鳩工重修。旣竣事，誌其崖略如此。惟冀後之來者，以時展繕。勿任其如馬公及余相去之遠。而未葺治。日復一日。漸就湮沒也。是則我教之本，抑亦余所深禱者爾。是爲記。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季秋之月，下旬穀旦，欽命提督福建全省陸路軍務執勇巴圖魯臨亭江長貫盥沐敬譔。

橫陳地上，有小墓石一塊。文云：

同治壬申年，七月初十日，故四川成都六品軍功，馬阿訇永春之墓。

臨亭孀愚弟江長貫頓首拜立。

東面廊下有康熙時修墓刻石。風雨侵蝕，字跡多不可辨，故未抄錄。下次重遊時，或將

爲拓出焉。西面廊下，有明初太監鄭和來此行香之紀念刻石一塊。文云：

欽差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厮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聖靈庇祐。鎮撫蒲和。　日　記立。

萬里亦爲拓出，備存廈門大學。案明史卷三百四鄭和傳不言和奉回教，而此刻石，記和來此行香祈祐，和或回教徒也。若他教之人，何必來此荒山，向異教之枯骨，乞保祐耶；鄭和刻石之南首，有嘉慶時修墓碑記。其文云：

歲在著雍攝提格之流陬，余奉命提督福建陸路軍務來泉州，因知東關外，有爸爸墓焉。按府志記載唐武德中，來朝，有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於此。葬後此山夜光顯發，人因而靈之，名斯墓曰靈山。明永樂欽差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行香於此，蒙其庇祐，立碑記。我朝康熙年間，福建汀邵延等處總兵官；陳有功陸路提標，左協中軍，遊府陳美，乾隆癸卯辛未孝廉郭拔萃，夏必第等相繼修葺，迄今日久坍塌。募捐俸金，修葺，再建墓亭。懸扁於上，以服靈爽，用答神庥。竣工行其事，而爲之記。署福建全省陸路提督軍門漳州總鎮西蜀馬建紀勒石。

萬里及戈鍔風又爲攝亭墓影。以留紀念。余按閩書卷七方域志靈山云。「回回家言：默德那國有嗎喊以德聖人，生隋開皇元年。聖貢顯美，其國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示經典，

好善惡惡，奉天傳教，日不曬曝，雨不濕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澌，呼樹而至，法回而行。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二人自葬是山，夜光顯發，人異而靈之，名曰聖墓，曰西方聖人之墓也。』（亦見福通志卷四十二）任神父謂此古塚，或為聶思托里派基督教徒，後為回教徒新佔有。武德時回教尚未大興。回教與基督教皆為一神教，敬奉上帝，尤易混淆。並言稍前，西班牙神父阿奈資

在此墓旁，發見基督教徒墓石云。吾查隋唐書地理志，隋開皇九年，置泉州，治閩縣。大業元年，（西六〇五）改曰閩州；三年，（西六〇七）改建安郡。唐武德六年，（西六二三）復曰泉州。景雲二年（西七一一）曰閩州。開元十三年，（西七二五）改福州，皆即今之閩侯縣也。唐武后聖歷二年，（西六九九）折泉州置武榮州。治南安東北十五里；三年廢。久視元年，（西七〇〇）復置武榮州，景雲二年（西七〇八）改舊泉州為閩州，以此為泉州，屬閩州都督府。開元六年（西七一八）置晉江縣為之治。此即今之泉州設置歷史也。武后以前，今之泉州，毫無設置。其地當時必為小村落，或竟荒涼，亦未可知。武德距聖歷尚有七十餘年。外國傳教師何必來此小村落傳教。故閩書所載武德間三，四賢來泉傳教之說，吾頗懷疑也。再查高僧傳等書，唐時中國高僧往印度及印度高僧來中國無一人由泉州放洋，或由是登陸。盛唐之時，泉州雖已設置，而對外通商，尚未大興。回教先賢，渡海來華，當不至泉。此亦可疑也。唐書及太平廣記，載長安揚州，（又名廣陵亦曰江都）廣州

一，洪州今南昌等處波斯大食商胡等情頗多，而絕無一節，道及泉州者。此三可疑也。此二墓或爲唐末宋初，泉州通商興旺以後之墓也。是否爲基督教徒之墓，吾不敢言矣。

古墓前攝影既畢，乃驅車歸。遠望東門外石牌樓，如森林狀，誠壯觀也。神父囑余等廻車一往觀之。既至，察之多半爲節孝坊，亦有爲官職學位者。什九皆清代工作，明代者偶有之，宋元之坊，不可見。諸坊皆橫跨大道上。此道即以前之驛道，北至北京，南連廣東。神父導余輩回天主教堂。午餐畢，本擬覓人導往南門外，訪蒲壽庚後裔。奈因學校假期已滿。不得不束裝歸廈門。戈鍔風一人多留一日。吾與陳君萬里辭別神父，至覺仁鋪泉苑茶葉店。辭別張灌鄰先生。張先生乃廈大附屬模範小學校長張祖蔭先生之叔也。萬里於離廈時，携祖蔭之介紹書，託招待。張先生昨晚曾至天主堂訪余等，囑多居一日。至今日又設盛筵以待余等。而余等堅辭別歸，有負盛情矣。後乘人力車出南門，過晉江橋，至汽車站。四點時，乘車回安海。因有伍神父之介紹，乃寓於天主堂內。主教者爲伍國珍先生，南安人。萬里聞石井鎮有鄭成功後裔。欲往訪之。伍先生謂安海鎮有鄭時雨醫士者，即石井鄭氏之族人也。因同往訪之。鄭先生能普通語。問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談。大有其先人豪爽之風。石井鎮距安海二十餘里，三點會人盤據之。非有特別介紹，不易往。石井鎮鄭氏人凡四五千。同族在臺灣者尙衆。合之有萬人以上。前數年爲修譜事，台灣鄭氏尙遣人來石井調查。石井今有祠堂

供成功。成功所用衣帽刀劍，至今保存。數年前，劍忽不見。後在廈門某日人處見之。方知已被族人某盜賣矣。成功之母，日本長崎人田川氏之墓，亦在石井。鄉人頗多神異膩言。石井對岸白沙鎮有成功軍隊新用鐵炮，遺留海灘。陷沒沙中。數年前，曾跑刮沙土視之。炮上鍋有英國倫敦字樣。可見是時成功與英國人已有關係矣。時雨先生又言安海某照像店有成功遺像。談話畢，乃往該店托其多印數張。購之。成功事蹟，見於清代史書，婦孺皆能言之。茲不贅述。滿清是時兵馬强盛、雄視中原。明朝大勢已去，而成功終矣身奉明正朔。擎天一柱崎嶇海上，恃其舟師，抗拒清兵，前後四十年，不可謂不雄矣。吾等生於二百餘年之後，瞻仰前代英雄，欽拜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焉。

攻滅鄭氏之清水師提督施琅，亦泉州人。泉城內南門大街有施琅之石牌樓。鏤刻施琅之官職。施琅墓在晉江縣天花山見福建通志卷四十二

次日即十月三號。晨買舟歸國。登船時，適潮漲．故船泊安海碼頭。

此次遊泉，僅觀其大概而已。其他古蹟尚多，斷非二三日即能了者。例如泉州城南．十里，有靈源山。山南有乞雨山，再南有華表山。雙峯角立如華表。有萬石峯，玉泉，及雲梯百級，諸石刻。見福建通志卷八山川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記華表山背之麓，有艸庵，元時之物也。祀摩尼佛。（Maoneivo）所有石峯，玉泉，雲梯，石刻皆在庵後。該處若能往查訪，於摩尼

教，(Maonichn)之歷史，或能有新發明焉。惟城外遍地土匪，即南門外回教古塚，泉人尚且畏往，況在四十餘里之外乎。

司坦因甘新考古史料輯要

孫守先

壹　司坦因所經由之路線

司坦因 (M. Aurel Stein)，英人。一九零六年四月負其政府使命，入中國考古，歸作中國流沙考古記 (Ruins of Desert Cathay)，其經行之路，略述如下：

司氏由喀什噶爾 (Kashgar，即疏勒) 東南行，至葉爾羌 (Yarkand，即莎車)，更進至哈喀里克 (Karghlik)。自此南行至阿阿亞 (Kokya)，折而東，經玉拉里克 (Yularik)，巴細 (Bashi)，吉連 (Kilian)，蒲細 (Pushi)，稍東，北折，經帕爾曼 (Pialma)，復東，至和闐 (Khoton)。自帕爾曼至和闐，玄奘，馬哥波羅皆經行之，道已久廢；司氏復冒險通此路焉。

自和闐東行，經洛浦 (Lop)，渠勒 (Chira)，而達于闐 (Keriya)。于闐，克里雅河 (Keriya River) 以西之重鎮也。渡克里雅河東進，越尼雅河 (Niya River) 至尼雅 (Niya)，東北行，渡安得悅水 (Endere River) 至卡牆 (CharChan，又名車爾成)；由卡牆更偏東北行，經他提渶 (Tatran)，凹石峽莊 (Vash-Shari)，而抵察哈雷克 (Char Klik) 焉。

由察哈里克復東北進，至密遠 (Miran) 折而直北，達阿不旦莊 (Abdal 又稱阿布達爾)，更北行遂入羅布淖爾沙漠 (Lopnor Desert)，漠無水草，司氏乘歲暮載冰裹餱而往，經漠一匝，復返察哈雷克。繼由察哈雷克東北行，趨燉煌，沿途經 Chindhalik, kashe-Languz, Panja,

Achchi-Kuduk, Kum-Kuduk 諸處，皆自龍堆之南較可停息之所。然于 Chindhalik, 三駝因乏水渴死，亦可見此道艱苦之一斑矣。Kashe-Languz 有水草少許，僅足供少數人一飲之用，然水味殊鹹苦。Panja 有較清新之泉水，惟其亦不多。馬可羅波，玄奘等，皆視此道為畏途，良有以也。自 Kum-Kuduk 稍進，抵 (Besh-togch) 木草較好。蓋自祭哈雷克出發以來，一週苦行，至此始得一暢息人畜也，自 Besh-togh ak, 沿沿疏勒河 (Sulo River, 又名布隆吉河) 南岸，東行直至哈拉淖爾 (Khara-nor,) 又名黑海子) 折而東南，遂達燉煌焉。

自燉煌東南行三十里，至千佛洞，西南約百里，至南湖 (Nan-hu)。南湖北岸，古燉煌一重鎮之舊址在焉。由南湖折而北，經宿儀 (shu-i) 而至玉門關舊址，自是西窮舊城堡之遺處，由哈拉淖爾湖南岸東南行復返燉煌。

由燉煌東北行至安西，復東入嘉峪關而至肅州，再東，達甘州。司氏抵甘州，不復東，作歸計。

其歸程係由甘州，肅州，嘉峪關，安西，諸處西北行，至哈密，(Hami)，折而西，經吐魯番 (Turfan)，焉耆 (Kara Kaha)，由折以至庫里 (Kochar)，折而南，橫絕大漠以達渠勒，遂逆來時道而直至和闐。自此北行，再貫戈壁，以達阿克蘇 (Aksu)，西行而南，經柯坪 (Ke-Pin)，藥爾羌，遄歸英倫。

司氏來時，係遵「南道」爲歸時係遵「北道」，中間自庫車至渠勒，自和闐至阿克蘇，曾兩貫戈壁焉．

貳　和闐

和闐之東，有地名洛浦，北多古蹟，司坦因于 Rewak，得古壘，壘係四，七世紀間物，由其中所發見之古錢，可作明證也，（一）。其北爲 Kino-Tokwak，于此掘得一古寺，頹壁殘甬，皆係磚成．其中木刻，壁畫，殘毀陶具，星散各處，畫具希臘風 (Greeco-Buddhist)（二）Rewak，之南，爲 Ak-Terek 舊址，殘廟中，多精美之陶器碎片，上有佛像，坐者，立者，翔者，歸者，狀至不一．像之外周，間有繞以蓮花者，神意蕭然，廟北壁下，掘地深二尺，紅垣踏淡，近旁佛像尤夥，且多綴以金片者，始信中國典籍所載，和闐人侈用金葉裝施塑物，爲不誣也（三）．掘地更深，發現中國古幣，漢代物也．（四）

（註一）原書上卷二三三頁

（註二）原書上卷二二六頁

（註三）原書上卷二二八頁

（註四）原書上卷二三二頁

叁　渠勒

渠勒之東北 Khadalik，有一古廟．其中陶片木刻，所在多有．掘地獲壁畫一幅，長約五英尺，繪佛像萬千，整齊劃一，若圖案然（一），此外有赤楊皮所寫之佛經，或為梵文，或為藏文，或為雅利安 (Aryan) 語根之和闐文，今已不能識，所謂貝葉書者，其此物歟？中之大者，寬五英寸，長三之，至可貴也（二）。司氏將其完整者，細載一車而去。更掘堂下，藏錢纍纍，三十，五十，各為一串，貫之以繩，猶未散馳。審視幣文，乃唐大曆間物也。（司氏謂唐代宗年號，大曆為 Dali 為西元七八〇至七八三年，共十四年，疑誤。按大曆為西元七六六至七七九年。）然則此廟建築時期，至晚須在大曆後，不然此多量之現行幣，不得存諸其中也。（三）。

近 Khadalik 有地名 Domoko 者濱 Domoko 河，河旁沙漠中，有荒邸一，掘之，得木簡五十，簡上文字或梵，或中，或古和闐；率皆命令，村政，灌溉諸事，中有數中文木簡，載明日月，唐代中藥物也（四），

（註一）原書卷上二四三頁

（註二）原書卷上二四六頁

（註三）原書卷上二五三—二五五頁

（註四）原書卷上二五六—二五七頁

肆　尼雅

自尼雅附近之尼雅河北行，源流盡處，見古橋殘蹟，以是知古尼雅河源猶北也。更窮得其舊日源頭，黃沙中發現前人棄居，木之刻文，屋之款式，在在足以表現其爲第三世紀之物(一)，除其沙積，得什物甚夥：瓶，甑，桌，橱。尚有完者。更掘地七尺，得木箱一，長約八尺，寬約六尺。其中亂絲，敗絮，箭鏃，斷簡，雜然並陳。簡書係中文，可識爲官府令文，或朝廷貴官及地方酋長之祝賀郵件(二)。內有一簡，書明且末（Chumo）公主。古且末即今之卡墻，距此尚須十程也(三)，

尼雅河故道西岸，有一處，類貴者居。發之得複式木簡，簡爲楔形，爲數甚多，亦有長方者。內書以佉樓（Kharoshthi）文，今多不可識。兩片扣合，中穿一洞，納繩而約之，結處封以丸泥，泥上鈐圓印，凹凸之紋，顯然可辨。中有一簡，泥封之印爲中文，字體類繆篆，蓋西域守者之章也(四)。簡之長者，形若劍，兩片覆合，尖端有孔，他端有槽，自孔引繩，約之槽中，外蓋封泥，上鈐印記，與長方者同。簡內多書以簡單命文；惟只其受簡者地址，而無發之者之居處(五)。據此諸簡，可以推知其地在三世紀時，爲極盛之處，而其交通之繁，雖遠如阿富汗及印度西北部，皆與有往還焉(六)。

(註一) 原書卷上二六九十二七三頁

(註二) 原書卷上三七五頁

（註三）原書卷上二七八頁

（註四）原書卷上二八一—二八六頁

（註五）原書卷上二八七—二八八頁

（註六）原書卷上二九零—二九一頁

伍　安得悅河附近

自尼雅河東行四站，至安得悅河。沿河北行，稍東，得安得悅城舊址。其南稍東，有唐代堡壘；其北稍西，有廢墟多處。司氏于其處一破廟中，發現藏文，梵文，　文之記載物多種。由所記年代，知係西元七一九年物。玄奘取經還時，曾經此處，言其地為吐火羅舊址。距尼雅四站，距卡牆六站，所有村非，荒無人居（一）。更經深掘，始又發現一佉樓文之木牘，因知其處在西元二三世紀時頗為繁榮。玄奘過此時，該地已衰落。西元七一九年，唐之國力遠及西域，此處遂為唐有焉。不特此也，于古物，又得木片二，鑽燧之穴宛然，知為取火之用。唐代古堡四周，時見古錢陶片。陶片狀甚古，類漢代物（二）。

（註一）原書上卷三一二頁

（註二）原書上卷三一三頁

陸　卡墻

卡墻，漢代爲一小國，居民二百三十戶，當時稱爲且末蓋卽侏樓文 Cholandana 之譯音也．

西元五一九年，宋雲赴天竺時過此，其時居民已減至百戶．後百年，玄奘行經斯地，已無居人，僅廢墟殘壘屹然立黃沙之間而已．迨高宗經營西域，且末入唐，遂爲戍守處．此後直至十四世紀，馬可波羅道此，言其村莊附近，城市，多名卡墻，並謂其「全部皆沙，水俱鹹苦．但淸甘之泉，間亦有焉，大軍過此，居民輒偕妻子牲畜以遁，匿于遠距二三日程之沙漠中．彼等深恐何處有水可以延其生命，保其牲畜；軍人欲發其匿處，殆屬不能：因彼等逃後，大風輒揚沙以沒其跡焉」（一）．

沿卡墻河東北行，窮其水源，復東北稍進，折而南，爲 Yaly Huz-Dug． 近處多古塚，皆回回式（二）．

（註一） 原書卷上三一八—三二五頁

（註二） 原書卷上三三八頁

柒　四石峽故墟

四不峽已荒無不堪，沙石穢菲間，時見陶片，箭鏃，石器，錢幣，率唐宋時物．房壁多爲磚成，間有用土坯者，由陶片形式，知爲宋時均州品也（一）．

（註二）原書卷上三三二—三三四頁

捌　察哈雷克

察哈雷克昔爲樓蘭，鄯善地，玄奘曾過此。迄今其故城之基，猶約略可考。城寬約三分之一英里，垣高十二英尺至二十英尺不等。城西北約一英里，有古塔一，又近河左岸，約三百碼有古壘高約五十英尺，頹圮之處，石子層層，足示其爲建築時所用也。壘之上部係以磚砌成，直徑約十六英尺；北面一墻，高十二英尺猶巋然屹立也。其下亦係磚成，惟面積較廣耳（一）。此壘其爲唐代所謂之石城乎？（唐代石城，有兵戍守。其城位於羅布泊之南三日程，在卡瑪道上，以地望計之，恰爲此處也。）唐書謂其地當西元前一世紀以來，即爲樓蘭鄯善首都（二）。是知其地開闢甚早也。

（註一）原書上卷三四三頁

（註二）原書上卷三四四—至三四五頁

玖　密遠 (Miran)

密遠舊有堡壘，今已頹圮。其近處，多碎紙，木簡，僅木簡一項，司氏共運去二百餘。簡上書係佉樓文，字蹟清晰。他若繡花織品，亦有發現，皆八，九世紀間物（一）。發一暗室，中多雜物，時有惡毋尼亞臭味，似爲戍卒之居室。就北墻掘積沙約九尺，獲藏文經典滿千，木簡亦甚夥，簡上老有鈐記。書紙半長十一英寸，且多僅書一面者（二）。其他諸物如

木梳，氈鞋，箭桿，木門，甲冑，古錢，所在多有，錢文為「開元」「政和」等字；唐宋時代物也（三）。

于此多數簡牘中，經專家翻譯，知其多屬公文：或為報告，或為呈請。報告中有述轉運為敵所截者；有述堡壘為敵所陷，家室殉難，給養斷絕，請求援救者。蓋附近之小部落，為其敵所攻，致密遠大營之請援書也（四）。簡中發現數名詞；其首為一 Char-Chen 一為 N-ob，司氏以為 Char-Chen 即今之卡墻，'Nob' 即玄奘西域記之納縛波 (Nafo-Po) 馬哥波羅遊記中之羅布 (Lop)。文中更有 Great Nob 及 Little Nob 之分 Great Nob 諒即密遠，而 Little Nob 或即察哈雷克也。密遠為古樓蘭東部舊鎮，察哈雷克即所謂 Hsun 或新鎮也（五）。

此外又有二簡，上書突厥文，蓋西元九世紀初年物。其中突厥人名頗多，率皆有軍職，是知此間當中國勢力式微，回教勢力未盛時，曾一度為突厥所佔。其後吐蕃崛起，密遠為其所奪，以其為交通軍事之中樞，遂復為重鎮。迨羅布淖爾故址遷移，密遠失其屏障，形勢漸趨不利，而察哈雷克東通敦煌西達和闐，遂代之以興矣（六）。

廢堡之東北約一英里，有圮廟，發掘後，知其未為四十六英尺，寬三十六英尺之兩層建築物。下層高約九英尺，廊柱巍壯，頗類歐式；上層已圮，確實高度不可知矣；然就其殘者

最高之處量之，猶十五英尺也（七）．近東北壁下，發現巨大佛首一，雕刻之術，全爲希臘之作風。神座之前，掘得棕葉一，長約六英寸，上書梵文，四世紀時物也（八）．

更就堡西約一里之故壘掘之，初無所獲，惟見頹痕斷蹟，較前所掘者，更古而已．既而發見一圓塚，繞以土垣，掘之，見壁畫滿目；再下四英尺，則精美成羣，雙翼鼓舞之小天使闖然在也（九）天使像約尺餘，類閃族人（Semitic Race）其貌怡然，其視凝然，分式微曲，脣色潤紅，宛若希臘美女少年時之像也．而有背上雙翼，矯然欲揚，尤增其綽約之姿．蓋前此所得之壁畫，遠不若此藝術之工。天使像旁又發現絲旂三面，長約二十二英寸，寬約六至前八英寸，顏色尚鮮，中書佉樓僧之祈禱文，所書人名，皆自印度及伊蘭（Lranian）來者，三世紀後半期物也（十）．

此外又獲他種畫壁多件，中有喬答摩菩薩（Gautama Bodhisattva）授業及門弟子合掌祈禱一幅，神采頗活耀。又有釋迦牟尼率子弟在果園祈禱圖一幅，釋迦前導，六弟子分兩列隨之，除釋迦有髮外，餘皆剃頂光面，細審此畫，藝術不專主一派：其人面貌：山分隆準，頗似閃族人：其技術又頗具希臘風，而手指之畫法，則純屬東方繪事色采：此足證明古代中西藝術，早千此地結褵矣，顧天使之觀念究何自來乎？此問題縈思之頗難索解，然如留意于古典派藝術之作品，及希臘作風之壁畫，吾人可斷言密遠畫壁天使之觀念，實淵源千古希臘神話

，所不同者，僅略加東方色采而已。蓋佛教藝術受希臘作風影響頗深，而密邇佛教，又直接來自印度也（十一），

司氏又於一圓頂廢殿中，發現壁畫甚多，其一寫王子 Vossantara 施舍故事：初出都門時，贊馬金車，載嬌妻愛子，珍異之物，不可勝數，以沿途施濟，寶物遂罄。後遇一批波羅門者，乃解車馬以付之。息于一隱士家，受諸佛感化，至並其妻子亦舉以遺之。諸佛以其慈悲無量，遂返其妻子，並錫之宏福焉。圖上王子牽象施舍一節，活潑如生：象為白色，太子圓冠右袒，跣足而行，手提一壺，蓋備沿濟枯渴者；慈眉善目，婆心活現。圖末署名 Tita 案 Tita 與 Titus 音相似，Titus 者，第一二世紀時羅馬人習用之名。古典派藝術家，往往喜取前人名字，以為己名。此種風氣，三世紀前，即遍敘利亞，波斯，及印度之南北部，此畫師蓋亦承此風氣者也。然則歐化之早已東漸，此圖實為一好明證也。查托來梅 (Ptolemy) 地理中，其關于中國 (Seres) 部分之材料，謂係得之世代業商馬其頓人 (Macedonian) 提坦那 (Titianus) 之報告，提坦那曾至中國西部，歸而述其聞見於國人。可知西自地中海沿岸，東至中國西疆古代已早有交通矣（十二）。

（註十一）原書上卷三五一－三五二頁

（註十二）原書上卷四三九－四四頁

（註三）原書上卷四四二—四四四頁
（註四）原書上卷四四七頁
（註五）原書上卷四四七—四四九頁
（註六）原書上卷四五〇—四五一頁
（註七）原書上卷四五二頁
（註八）原書上卷四五三頁
（註九）原書上卷四五四—四五七頁
（註十）原書上卷四五八—四五九頁
（註十一）原書上卷四七一—七七頁
（註十二）原書上卷四八三頁

拾　羅布淖爾沙漠

自密遠北行，爲阿不旦莊．再北則爲羅布淖爾沙漠．漠中無水，行人須於冬日載冰以往，司氏於十二月初，自阿不旦莊向東北行數日，至一三角洲，蓋前塔里木河支流之源頭，今已枯竭，其處多石器時代物：斧，矢，刀，錐，率皆石製，爲數甚夥．他如陶器碎片，灰紅散見，足以證明此地自有史以前，卽有人跡，惟何時廢，則不得知矣．所拾石器中，有數矢

鏃，磨製頗精，蓋新石器時代產物．又從羅布泊附近居民之傳統生活上觀察，恐昔日水草繁盛時，曾有遊牧，漁獵諸種民族先後居止也（一），更北行少許，發現青銅指環及銅錢多枚：指環與前在和闐所發現者相若，故可確斷其爲第一世紀物；錢亦漢代者（二）又于一古塔中掘得半英寸長之木簡多片，上書中文，又長方板二，上書佉樓文，印度文化東漸之早且遠，實出人意外也．此外尚掘得紙類紀載物，地毯，匙，箸，盤，鏡，帶扣，石章，銅鈴，錢幣等物多件．地毯面幅甚寬，係黃絲織成，棄置過久，質已脆弱，撫拾之際，稍一不愼，即致斷裂，銅鈴外面往往有浮凸紋，殊美觀，石章方整有度，一若經過幾何學設計者然．錢幣方孔無字，皆漢物也（三）．

塔之西南約百碼，有偉大頹廢之古代官署．僅其東面之一部，即廣約二百英尺，皆係磚所砌成者．中有三塔，巍然矗立，似爲一小室殘壁，于此發掘，得木簡四十二片，木過半九英寸半長，半英寸寬，質似風松，非本地產也．署之西南部，皆爲木料及磚所構成，斷梁縱橫，狀類公廨．稍事搜尋，即得中文木簡三十餘，紙片數方：記載公事者有；記載私事者亦有（四）．更繼續發掘，又得精織地毯一幅，經緯甚細，顏色猶鮮艷未退。于偏西一室中，得佉樓文木簡甚多，從知當時樓蘭王名 Dugalia，羅布淖爾土齊名 Daftor，簡形長方，上有鈐記，玄奘言印度曾一度此大舉移民，蓋指大月氏 (Indo-Scythian) 一，二世紀時征服大夏

（Bactria）之事歟？署南復有一廢墟，南面墻廣約九十碼，迨大驛站之遺也（五）。

在廢署中，司氏曾得鑽木取火用具一件，彼謂此關于中文之多數記載物中，足證漢在此處曾設驛站，且為漢代第一次向西發展之道路。其北捍匈奴，西連月支，率以此為根據地，卽蠶絲之輸入大宛（Ferghana），康居（Samarkand）亦皆道此也（七）。

由所掘之殘篇斷簡中，查出十五個年代，皆在西元二六三至二七零年之間，適為晉武帝在位時期。蓋三國分擾已過，國內統一，復通西域，亦意中事也（八）。惟中國于此向無精密政治設施，僅置長史或都護一人，率數戍卒，屯田守望，使中西交通，得以不絕而已。此可由斷簡中之記載推見之，蓋其所書者，率為戍卒索糧種，取農具，及耕耨屯田諸事也（九）。

其地又有一荒邸，高約三十餘英尺。其基為八邊形，係土坯砌成，其近處有破廟一，掘之，得斷椽崩桷數條，雕刻花紋，皆希臘化乾陀羅（Grocco-Gandhara）式者也。又破椅多件，類亞述式（Assyrian），而椅上雕異物，人首獅身，係源於希臘者。又靴鞋一隻，經緯纖細，紋如圖案，為拜贊廷（Byzantine）式。此外又獲欄杆數條，刻着黃花，頗饒古趣，油漆稍事又多表現遠東神采，可知此處昔日不僅為東西交通要道，亦藝文會萃之區也（十）。

自羅布泊舊址歸，途過 Kotekilal，於古堡殘蹟中拾得漢錢數拾枚，其二為新莽時所鑄

前行，多漁者遺痕，是知其處固塔里木河故道也（十一）．

（註一）原書卷上三六五—三六六頁

（註二）原書卷上三七〇—三七三頁

（註三）原書卷上三七六—三八一頁

（註四）原書卷上三八二—三八四頁

（註五）原書卷上三八五—三八八頁

（註六）原書卷上三九三頁

（註七）原書卷上三九五—三九六頁

（註八）原書卷上三九七頁

（註九）原書卷上三九八—四百頁

（註十）原書卷上四〇九—四一一頁

（註十）原書卷上四二八頁

拾壹　疏勒河及南湖附近

自燉煌北行經石盤洞，(Shih-Pan-Tung) 抵疏勒河陽．東行數里折而南，達長城故墟．司氏于此得木簡甚多，其上有「永平」「建武」年號，知為漢代物．然則此堡之建至遲當在

一世紀也（一）．堡之旁有古營殘蹟，清除之，復得木簡兩打，皆爲東漢初年物，所記多關軍事，其附近轍痕宛在，蓋燉煌通哈密之古道也（二）．

自燉煌東南行，至南湖。其地久廢，然故城遺蹟猶可辨識．于城之東北隅，掘得陶器，箭鏃，銅錢，等物多種，錢有屬漢者，有屬唐者，知此至八世紀時，始棄置也（三）．審其城基，似爲重修多次者．漢書載小月支居湟中，其此處歟？又前人所謂陽關，實卽斯地，此非臆斷，廢城南一闌若中，有紀石可憑也（四）。

（註一）原書卷下五二－五三頁

（註二）原書卷下六十－六二頁

（註三）原書卷下七七－七七頁

（註四）原書卷下七八－八零頁

拾貳　長城極西舊址（Western Lines）

長城故址，多古遺蹟，司氏于一守望案中，發現木簡多件，上有「初始」（Chu-she）年號，西元八年物也（一）．又得雜物多件，中有一尺，分寸均匀，位以十進，據此可以考得漢尺之大小，至可寶也（二）．守望案附近有一荒邱，掘之得木牌一，上書「玉門」二字，古之玉門關蓋卽是處歟（三）？自此東行，至哈拉淖爾，沿途屯堡殘蹟相望，如長練然．

出所掘得諸物　綜合排比，其所載之年代，最早者爲漢武帝天漢時，可知此一帶保壘，多爲漢代所築，用以禦匈奴者（四）司氏又於玉門附近一小室中發現佛經多種，銅錢八十枚，唐代物也（五），

（註一）原書卷下九五頁

（註二）原書卷下九六頁

（註三）原書卷下九七頁

（註四）原書卷下一〇六——一二〇

（註五）原書卷下一二一頁

拾叁　千佛洞

千佛洞石室所藏唐人寫經，王道士修葺敗屋時始發現．道士知其可貴，乃砌于一密室中，且呈報於蘭州官署，謂共有七車（一）．司氏初至時，思欲一視爲快，顧爲王道士所拒．繼經幾度懇商，且借壁畫玄奘取經故事，謂王道士曰：『當年玄奘取經，原爲光大佛法，今使法藏永錮幽密，不惟於佛家大公普渡之旨不符，卽揆諸法師初衷，亦大違背』於是王道士始允其一窺內容（二）．其所有經卷，或爲漢文，或爲梵文，或爲貝葉書。漢文多唐代翻譯，梵文則時代較早，至貝葉書三四世紀間物也（三），又有旛旗之屬，皆絲製，上繪佛像，

藝術絕精，司氏見若許寶藏，遂啟盜心，假涉獵之名，暗選精華，于夜竊取．七宿之後，積贓竟至滿車，道士雖覺，亦無勇氣阻止：以官府原令其封閉，不以示人，今竟私許外人流覽，懼得罪也。司氏恐道士因懼敗事，乃與之堅誓．謂必不洩此秘密焉，（按王道士係將佛經盜賣與司氏者）

原書卷下六五——六七頁

（註二）原書卷下一七六頁

（註三）原書卷下一八三頁

拾肆　安西附近

安西　唐時西方重鎮也。舊城今已湮沒，今城之西，廢堡數處，審其建築年代，知爲接續哈拉淖爾南岸舊長城者．舊城之基，在今城東南約二英里．安西之南有地曰郊茲（Chiao-Tzu）其南約二里，曰南郊茲。南郊茲之南又五英里，爲一古鎮舊址．司氏于此得銅錢多枚，証明此處自唐至十二世紀中葉，頗爲繁榮（一），鎮南之鎖陽城，自唐迄今千餘年，壁壘猶屹然立也．南郊茲之東，約一英里半，有古塔一，由其中之磁器陶具，知係宋時西夏所建．

自郊茲西行至 Ta-shih 沿 Ta-shih 河南行，至萬佛峽．峽上佛洞極多，故有萬佛之稱。洞中壁畫及佛像之雕塑，皆酷類燉煌之千佛洞．壁上遊者題詠，多附年月，其最遲者，當

西元一三三一至一三六七年．正元代統治中夏時也．惟有兩行爲中亞細亞波羅密字體（Central-Asia Brahmi）而兩似亞拉伯字．又有數字爲十一世紀至十八世紀時西夏之書法，蓋此峽十四世紀時香火猶盛也

（註一）原書卷下二四九頁

（註二）原書卷下二五二頁

（註三）原書卷下二五八頁

（註四）原書卷下二六頁

元以前亞洲民族侵入歐洲考

聶崇岐

壹 導言

亞洲民族之侵入歐洲者，部族甚多，其在元以前者，如比里尼斯山(Pyrenes Mts.)中之巴斯克人(Basques)，斯干的那維亞半島(Scandinavia)北部之拉普人(Lopps)，俄與瑞典間之芬人(Finns)，以音樂遊食中歐之錫高奴人(Zigenner)，雄據多瑙河中部之匈加利人(Hungarians)，散居窩瓦河干之阿瓦(Avars)等韃靼人(Tartars)，以及匈人，(The Huns)保加利人(Bulgars or Bulgarians)，可薩人(Khazars)皆是也。其中如巴斯克人，拉普人，錫高奴人，何時移入歐洲，已無史可稽。芬族初居烏拉山之東，事遊牧，約西元前一千五百年頃，漸移至窩瓦河畔，稍具農業知識。此後族中分為東西，東芬輾轉東遷，西芬於西元前四世紀遂向西北發展，遂奠今世芬蘭之基；惟其建國何時，已不可考矣。餘若匈人，阿瓦人，保加利人，匈加利人，可薩人，或威震中歐，或奠邦窩瓦，或樹基多瑙，或立國南俄，均在有史以後，事蹟較明，玆特分別述其西侵始末如下：

貳 匈族(The Huns)西侵始末

一 匈族之由來

匈族與匈奴為一族耶？抑非一族耶？東西學者，對此頗多聚訟。法方學東歸歸戈(M. Do

(Guignes) 著匈史一書（Historie des Huns）謂匈族即匈奴之遺族。然其根據除謂「匈」與「匈奴」音近外，並無健全例證（按歸戈之書，一時不易覓得，不能知其說之全豹。此節係見於 Gibbons: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P. 459 note 30 and P. 458 note 27 者）；故後世攻擊其說者甚多。德人馬爾德布倫 (Malte-Brun) 謂匈族與芬族 (The Finns) 語根，容貌固爲相近，蓋爲一族。（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P. 一書星號(※)註，謂此說頗精博，然不能見馬氏原書，亦不悉其理由之究竟也）。英史學家吉本氏 (Gibbon) 於其名著羅馬衰亡史卷二，論匈族與匈奴之關係，則主歸戈之說。茲述其大意如下：

北匈奴爲漢所破，單于西遁，其遺族降華者有之，居於故地而降於鮮卑者有之，然大部則隨其單于西徙（按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伐北匈奴，大破之，三年對旋。時當西元八九至九一年）。西徙者越金徽山後分二途發展：一部南下入擴鄂克斯河流域 (R. Oxus)，一部則西走直趨窩瓦 (Volga)。前者據裏海之東，康居 (Sogodians) 故地，仍保其匈奴之名，即後世之嚈噠也 (Ephthalites)。此支以居於溫度適中之地，遂稍失其本來面目：風俗日漸變移，膚色亦稍白皙，於是又有白匈 (The White Huns) 之稱。後至六世紀中葉爲突厥所滅。（按魏書卷一〇二，嚈噠爲月氏一種，倪般爲北匈奴遺種，習俗詳潔。○者月氏爲突厥民族，西史學家 Klaproth 謂匈奴爲突厥一支，周書卷五〇突厥傳亦稱突厥爲匈奴別種，是嚈噠之爲匈奴族，於理亦可通也。唯其名謂爲白匈，爲匈奴一種，然其是否爲北匈奴遺族，則殊不敢必；吉本之說，似嫌武斷）後者移向西北，朔風凜冽，寒氣砭肌，又兼常與異族衝突，乃益增其獷悍之風，此支初尚統於一單于，繼則諸部各自爲政，不相統屬，散居於窩瓦河流域：冬則逐水草以南向河口

；夏則驅牛羊而北還，逐阿蘭尼人（Alani）而據其地，生聚繁息，約百餘年，乃大舉西下，遂啟歐洲民族大遷徙之局焉。

主匈族即為匈奴說者，中國學者頗不乏人，近人新會梁卓如氏於其所著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謂匈族即魏書卷一〇二之悅般；旁搜博採，引證頗多，然其根據終嫌不充足也。考匈族於五世紀之初，即已移殖於多瑙河（Danube）北，南與羅馬為鄰。悅般地望，就魏書所記推之，當在今俄屬吉爾吉斯荒原，與其時匈族之根據地相距稍遠。且匈王阿提拉（Attila）即位於西元四三三年，殂於四五三年；二十年中，太半與羅馬及歐洲諸族為敵，並未嘗向東深入，而魏書卷四下太武帝本紀謂太平真君元年六月丁卯、悅般遣使請俱討蠕蠕；悅般傳亦言真君九年悅般遣使朝貢。按太平真君九年為西元四四八年，時阿提拉方有事羅馬，遠在中歐，安有餘暇遣使朝貢於萬里外之魏，且約請合攻漠不相及之柔然耶？梁氏之說，未免過於牽附矣。（按英人帕克爾 Parker 於其所著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中謂悅般即西史之 Avars，其說可信，詳下章）

總之，諸家所說，頗有是處，然證據均不健全：故匈族之與匈奴是一是二，尚有待於異日之考證也。

二・匈族西侵與日爾曼族之遷徙

西元四世紀中，匈族逐漸西侵，遂與阿蘭尼人衝突。阿蘭尼人居於窩瓦，坦內（Tanais）

兩河之間，內部頗為複雜，然均屬日爾曼民族也。匈奴既與阿蘭尼人啟釁，敗之，殺其王而據其地，阿蘭尼人降伏者有之，竄於高加索山中者有之，逃於波羅的海沿岸者亦有之，惟大部則仍誓死團結以與匈人抗，然勢終不敵也。

匈族敗阿蘭尼人後，遂據其地，生聚繁息，人口日衆。西元三七五年，乃西下與東西兩我特爭（Ostrogoths Visigoths），於是造成民族大遷徙之局。

我特者，日爾曼民族也，據今黑海以北，裏海以西之地。其民族因所處地域不同，遂有東西之別。西元三七〇年頃，東我特王赫曼里克（Hormanric）雄踞波羅的，黑海之間，脅服邊侵，傲視一切；不圖賦性兇狠之匈奴，卒爾大至，燒殺擄掠，所過為墟。赫曼里克擬召集諸部，以與匈抗，惟諸部因其桀行驕悍，反多助匈，匈勢益盛。繼而赫曼里克以桀戾為部下所弒，遺臣魏地美（Withimer）力支殘局，竊未幾亦戰敗見殺。於是東我特遂淪於匈族，其不肯降者，則隨幼主魏思利及勇士阿拉蘇，薩福拉斯等（Witheric, Alatheus, and Saphrax）西徙尼斯特爾流域（Dniester）以避匈奴之鋒。

匈族既逐東我特人，復西攻西我特。西我特酋阿三那立克（Athanaric）扼尼斯特爾河以俟匈族，彼意匈人輜重及降虜甚多，必不能速至。不意匈騎士如狂飈而來，四面圍攻，阿三那立克大敗，急退入山地，冀負嵎反攻。惟其時人心恐慌，多不欲守，由佛利提者恩（Fritige-

目）及阿拉非瓦斯（Alavivus）二人倡導，大部沿多瑙河急行而西，詣羅馬北邊，欵塞請東帝保護。阿三那立克既爲部人所棄，又懼見擄於敵，遂與左右親信，竄避於林木密障之高加蘭（Caucaland）焉。

哥特既下，匈族並未即時深入，是後遂往來遊收於黑海與吉爾吉思荒原之間。其在西部者，則散居窩瓦，多瑙兩河下流，後且漸移至匈加利地；時寇羅馬及波斯之邊。惟諸部各戴一酋，不相統屬，未能大有爲也。迨一世怪傑阿提拉出，匈族勢力遂大振。（按自匈族西下，哥特人遷於羅馬邊部，日後勢力漸大，遂叛羅馬自主，影響所及，於是阿蘭人，凡達人（Vandals）伯干第人（Burgandians），蘇維人（Suve），法蘭克人，風起雲湧，大形蠢動，是爲歐洲民族大遷徙時代，其結果則西羅馬亡，諸蠻國興，開中世黑暗之局，奠近世歐洲各國之基。推究其原，匈人西侵，實爲一大主動力也。）

三　匈族之突强及其與羅馬之交涉

阿提拉者，匈族部酋蒲德祖克（Mundzuk）之子，茹吉拉斯（Rugilas）之猶子也。西元五世紀初，茹吉拉斯統所部，據今匈加利境，蠶食鄰封，勢漸强。時西羅馬大臣艾義捨斯（Aetius），本爲蠻族，其父曾官於匈邦，以是與茹吉拉斯友誼頗篤，因之兩國國交亦頗親密。後西羅馬用艾義捨斯謀，允匈人六萬入居邊地，繼且割般奧尼亞（Pannonia）與之，以博其歡。東帝國以畏匈人勢也，年與三百五十鎊金，以結其心。唯是種交誼，每因東帝國之欺詐與夫匈人之橫暴而生裂痕。

先是，有四國（蠻族）隸於匈族，西元四三〇年頃，忽以東羅馬之暗助，叛而自立。茹吉拉斯知之，大爲震怒，聲勢汹汹，勢將用武。東帝國大懼，遣使議和；未成而茹吉拉斯卒，從子阿提拉及白利達（Bleda）嗣立，一方言和，一方備戰。東帝國不得已，遂就匈人意旨而和，訂約於瑪古斯（Margus）是爲瑪古斯條約；其條件大要如下：

（一）沿多瑙河開埠，許匈人自由貿易；

（二）歲幣金增至七百鎊；

（三）羅馬之見擄於匈而逃還者，每口須納贖金八金；

（四）羅馬皇帝須取消所有與匈族敵人所訂之條約；

（五）匈族逃虜須送還其主管人。

兩國既和，阿提拉乃四出征討，盡降附近諸部，桀提人（Scythians），日爾曼人，……率皆爲其役使。諸族酋首，著者如吉卜地（Gepidae）王阿達利克，東峨特王瓦拉米爾，（Ardaric, Walamir），均效忠效順，竭力馳驅；餘者亦均俯首聽命，唯阿提拉之馬首是瞻。勝兵約五十萬，領域所及，南隣羅馬，北至波羅的海，西起中歐，東抵裏海：幅員之廣，爲當時諸國第一。匈勢既盛，阿提拉復得隴望蜀，派兵東侵波斯，無功而還。又涎東帝國之富，日夜尋隙，遂有圍攻君堡之事。

方阿提拉即位之初，與東帝國訂諾古斯條約，東帝國遵照約章，於多瑙河北岸開市與匈人貿易，唯匈人蠻野性成，常肆橫暴，有君士坦剎(Constantia)城者，亦邊市之一，偶因細故，與匈人衝突。匈人怒，大行殺掠，且更毀城堡。事後，反言此事之發生，皆由羅馬人報復所致，並謂諾古斯主教曾暗入匈地，窺探機密，且盜其酋之財賄。繼乃向東帝國提出嚴重條件，要求賠償損失；被拒，戰端遂開，時西元四四一年也。

交涉既裂，阿提拉親督諸部，分道南下，速敗羅馬兵，焚掠所過城邑，直薄君堡，分兵四出，人民大受塗炭。東帝西奧多西亞 (Theodosius) 不得已，於西元四四六年與匈訂約而和。條件大要如下：

(一) 東羅馬帝國割提利斯省(Thrace)山自謝格雷德至拿非(Novae)一帶地與匈；

(二) 東羅馬賠償匈人損失及戰費金六千鎊；歲幣增至二千一百鎊

(三) 匈人為羅馬俘獲首，即須無條件釋還。羅馬人之為匈人所俘者，每人贖金十二金；諸蠻之棄匈歸羅馬者，即須遣還懲責。

和約既成，匈兵乃退，然君堡近畿經數載之蹂躪，東帝國元氣大為虧損。

阿提拉既得志於東，復思染指於西，於是遂有西攻高盧(Gaul)之舉。

四 阿提拉之西征及沙龍之敗挫

高盧者今法蘭西地，西峨特既敗於匈人，輾轉西下，五世紀初，遂據高盧南部，建立王國。西元四五〇年時，其王西阿多利克(Theodoric)在位，雄武英邁，國勢甚强，屢與西羅馬搆兵。時又有伯干德人(Burgundians)，亦侵入高盧，寇羅馬邊，然均爲羅馬之桊提兵(Syagrians)所敗。法蘭克人(Franks)者，亦蠻族也，居萊因河(Rhine)附近，其王克老丁(Clodion)樹牙於的斯帕古(Dispargum)，常南下侵掠。克老丁卒，二子不睦：少者附羅馬，長子則通於阿提拉，誘其西下，於是高盧諸邦遂不得安枕矣。

初，西羅馬帝弗蘭丁山(Valentinian)有妹曰昂努利亞，(Honoria)，美姿容，思嫁附者甚多。弗蘭丁山恐招致風波，乃使之爲與古士達，(Augusta)，以絕諸人之望。迨昂努利亞年事稍增，春情發動，深以居無聊之高位而失掛男女之愛爲苦，遂與從官發生曖昧。事洩，西帝致之於君堡而幽禁焉。昂努利亞居此約十載，終以不千寂寞，挺而走險。特阿提拉聲震遐邇，匈使者常至君堡。昂努利亞仰慕英雄，暗遣侍者致意匈使，以指環贈匈王，後且秘密與之訂婚焉。阿提拉於是遣使東羅馬，迎昂努利亞，且索裝奩。東羅馬嚴拒之，並送昂努利亞於西帝國，以免匈兵之再來。

阿提拉以所求不遂，又因法蘭克人之慫恿，乃舉兵兵征。越萊因，與法蘭克合兵，折而南下，入攻高盧。沿途燒殺，所過城邑無倖免者；時西元四五一年也。是年，阿提拉渡羅納

河(Seine)進圍奧爾林城(Orleans)。城中人固守不屈，相持匝月。時有安年納(Anianus)者，城中主教也，乘隙四出請援。羅馬大臣艾義拾斯以匈人勢衆，且有法蘭克人，深恐已力不逮，乃使人說西峨特王西阿多利克，棄怨言和，分禦匈族，以挽危亡，西峨特王大爲所動，出兵赴難，以解奧爾林之圍焉。

阿提拉以久攻奧爾林不下，恐孤軍深入，援兵一至，於己不利；乃下令撤兵，退往沙龍(Chalons)附近，靜候交鋒。比羅馬等軍至，匈人已退，遂急躡其踪，兩軍相遇於沙龍，鏖戰竟日，終敗匈人。是役西羅馬峨特連兵，以生死消長關頭，故均鼓舞應敵，尤以西峨特人爲勇猛，其王西阿多利克陷陣死焉。

匈人既敗，羅馬等兵本可乘勝追擊。惟艾義拾斯恐匈族傾覆，峨特勢增，故百端阻撓，致匈人從容遠逝，功缺一簣，惜哉。

五　阿提拉之侵入義大利及匈族之衰敗

阿提拉既敗，威名並未大損。翌年春，復向羅馬索昂努利亞及裴奩，羅馬不與。阿提拉遂越阿爾卑斯山(Alps Mts.)進侵義大利。北部名城如阿魁利亞(Aquileia)，威森匝(Vicenza)，爲羅爾那(Verona)，白爾加摩(Bergamo)，皆被焚燬，米蘭(Milan)及帕非亞(Pavia)二邑，以望風歸附，未遭屠戮，亦云幸矣。時艾義拾斯方統兵在外，國內軍旅無多，且窳腐不能應戰

；全境大震。皇帝弗閣丁山懼爲匈人所擄，乃棄拉瓦那(Ravena)，逃之羅馬，人心益形不安。幸大主敎利俄(Leo the Great)，悲天憫人，毅然出任艱鉅，詣匈王帳，說以禍福，動以利害，請其退兵。其大無畏之精神，莊嚴之氣度，頗受阿提拉之禮遇，而禍福之說，尤爲阿提拉所畏服；於是和議乃成。惟阿提拉退出義大利之際，猶未忘情於昂努利亞，揚言如羅馬仍延宕不與，稍定卽將再來。

西元四五三年，阿提拉以酒色過度，暴卒。部下大亂，吉卜地人據地自立，匈人三萬及阿提拉長子戈拉克(Ellac)均被殺。次子頓吉西赤(Dengisich)竭力鎮攝，據多瑙河流域者垂十五年；後以叛亂頻仍，國勢大耗，族人一部降於羅馬，從戎保塞；一部合於他族，散居今保加利亞諸地；而大部則遷於故地，從事遊放生活焉。

叁　阿牧人(Avars)西侵始末

一　阿瓦人之由來

阿瓦人者，繼匈族侵入歐陸之亞洲民族也．族類由來．論者意見頗不一致，歸納言之，約有二說：

一　阿瓦人卽中史之柔然殘族；

二　阿瓦人卽中史之悅般人．

創前說者為法人沙凡尼(Chavannes)；英人吉本(Gibbon)亦執是說。惟沙氏之書，未能覓得；而吉氏之羅馬衰亡史，亦語焉不詳，故不能悉此說之根據。欲知其詳，須俟之異日矣。創後說者為英人帕克爾氏(Parker)帕氏論據，均詳於於所著韃靼千年史第一二五頁及一二六頁，其說共有三點，茲撮要述之：

一　中國「悅」字之音常與西文「E」字同，如 Ephthalites 中史譯稱嚈噠（按嚈噠又作挹怛，帕氏謂嚈噠恐即月氏之勃律）；而「般」字在古時則與西文 Var 音同；如梵文 Var 中譯為，「般若」是也。悅般二字之音元魏時蓋讀若 E-Var，與 Avar 之音極為相近。

二　西元六五八年（按即唐高宗顯慶三年）唐滅西突厥後，於其地置十六都督府，其一名為悅般，轄地當今之上鄂克斯河(Upper Oxus)流域；命名之由，必與西元四五零年頃介居嚈噠，突厥間之悅般有關。（按突厥勃興於六世紀中葉，西元四五零年時，其族尚未聞於史册，帕氏所謂突厥，恐係指突厥民族而言，不必專指阿史那之突厥也。）悅般事蹟，南北朝之末，即不見於中國史籍；蓋以突厥侵陵，舉族西徙，資人紀念者，僅「城郭猶昔人氏非」之地名而已。

三　魏書載涼州人稱悅般為單于王。單于之稱，唐末尚存於突厥民族中，法人高迪爾(Cordier)謂紀元一千年頃古資突厥人(Ghuz Turks)仍稱其酋為單于。是知魏書所言非誣也。

帕氏之說，證據雖不甚完備，然頗有幾許至理。以鄙意爲除帕氏所舉之根據外，尙有一事可爲阿瓦卽悅般之證者：魏書卷一零二西域傳悅般傳云，「悅般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國際百科全書卷二第二八零頁阿瓦條下云，「……最近考證，阿瓦人與匈族蓋爲同種，初居西伯利亞托波爾河(Tobol)之東。……」(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考烏孫卽今新疆西部伊犁境，烏孫西北爲今俄屬西伯利亞西部及吉爾吉思荒原；而托波爾河爲鄂畢河(Obi)一源，流貫俄屬西伯利亞托波爾斯克省中部，其東卽爲厄爾齊斯河，適在伊犁西北；東西記述，不謀而同，是知阿瓦之爲悅般，殊有可能也。(按：吉本氏之羅馬衰亡史卷三，五五九頁謂阿瓦人曾居提爾(Til)河流域。米爾曼 Milman 註謂提爾河卽窩瓦河(Volga)，旁徵博引，其說可信。吉氏之說，蓋與國際百科全書所稱阿瓦人居於托波爾河東者不合。鄙意以爲阿瓦人本爲遊牧民族，遷徙無定，托波爾與窩瓦相距匪遙，故兩說均是也。) 惟由西籍知阿瓦人之酋長，不號單于而曰可汗(Chagan)，與中史所載涼州人稱悅般酋爲單于王者不合，豈以來西方時因接壤柔然，遂亦改稱可汗歟？抑涼州人之稱謂誤歟？是不得深知矣。

二　阿瓦人之西侵

阿瓦人初散居托波爾，窩爾瓦河流域(見上節)，事遊牧，逐水草而居。西元五五零年頃，突厥崛起金山，勢漸西被，攻阿瓦，殺其王並族衆三十萬人。殘餘者一部降於突厥，一部西徙，抵高加索山。聞羅馬富庶，卑辭遜禮倩阿蘭人爲之先容，通於東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

時西元五五八年也。

阿瓦既通於於羅馬，查士丁尼厚遇其使，遣人報聘，且說之攻日爾曼，阿瓦汗大悅，遂沿多瑙河(Danube)西進，十年中領土激增：南至多瑙，西抵易北(Elbe)，舉凡其地之保加利人(Bulgarians)，斯羅溫人(Sclavonian)率皆俯首臣服，效職納貢。於是勢力大張，然頗與查士丁尼交歡，且使其部人為羅馬服兵役，屯戍北邊。查士丁尼德之，擬劃般諾尼亞(Pomonia)之地，使之安插部衆，藉阻倫巴底人(Lombards)之侵掠，顧因故未果。

西元五六五年，查士丁尼殂，姪查士丁二世(Justin II)嗣立，阿瓦遣使來聘。查士丁二世以新即皇位，欲示威外域，引見阿瓦使者時，故隆其儀式：虎賁夾侍，警衛森嚴，意者以此即足寒彼膽矣。孰知阿瓦使殊不介意，且出言狂傲，一似羅馬之存亡，繫於其人之手者。查士丁二世大為不滿，痛斥之曰：

「我國家士多馬衆，武庫充實，頗足衛吾邊而攘夷族。汝自請相助，汝又恫嚇操縱，然在余視之，頗不值一哂也。汝之征服者尚求余與之聯盟(按：此指突厥而言)，吾又何懼汝國乎！先帝之賜汝以年金者，以不忍坐視汝之窮困而憐汝之哀求也。……速離我土，爾等使者余姑予以保全；苟汝能再來請余寬恕，或可復請余之仁惠也。……」

使者還報，可汗聞之，不悉羅馬內蘊，深恐大興問罪之師，頗為憂懼。乃轉旆西指，別圖發

展，不幸復爲日爾曼人所困，兩戰兩敗，熱勇大爲減損。方擬卷甲東歸。會倫巴底王阿爾邦(Alboin)遣使聯盟，於是阿瓦之勢乃復振。

三　阿瓦之強盛

吉卜地人(Gepiden)亦蠻族也，居羅馬北邊，與阿瓦，倫巴底等族爲隣。王女羅刹曼(Rosamond)容顏端麗，聲譽遐邇。倫巴底王阿爾邦涎其色，遣使請婚，被拒。阿爾邦愧憤交集，力謀報復。顧吉卜地人國勢尚強，且有羅馬之助；獨與之爭，難操勝算。乃遣使阿瓦，卑禮厚幣，以相要結，且說之夾擊吉卜地人，許事成後不分掠獲物品，阿瓦得獨佔吉卜地領域。阿瓦可汗大悅，遂舉兵相助。

特吉卜地人以事失羅馬歡，勢孤甚；阿瓦，倫巴底之兵來攻，王率衆拒戰，大敗，被殺；阿爾邦以其頭爲飲器。部人死者大半，生者亦均爲奴虜。羅刹曼則爲倫巴王擄去，逼與成婚焉。是役也，阿瓦人頓增無限土地：瓦拉西亞(Wallachia)莫德維亞(Moldavia)穿裘法尼亞(Transylvania)及匈加利東部均爲所據。時西元五六六年也。

吉卜地亡後一年，倫巴底王阿爾邦南侵義大利，建國波河流域(Po)；於是阿瓦乘機據其故土；領域既張，國勢自強，遂起而與羅馬爲難。

西元五八零年，白顏(Baian or Bayan)大汗在位，是爲阿瓦極盛時代。白顏恃強，頗輕羅

馬，屢遣使婪索；大象也，金牀也，什器也，胡椒也，……誅求無厭，歲幣次第增加，初僅年金八萬，繼乃至十二萬之數，使者抵君堡（Constantinople），多傲悍無禮，而羅馬使之詣阿瓦者則常被凌辱，崛强者且有性命之虞。羅馬諸帝如查士丁二世，提比略（Tiberius）等雖性均剛毅，然以東有波斯之擾，北有諸蠻之逼，故對阿瓦亦不得不忍痛涵容，曲與周旋也。白顏不特與羅馬以難堪已也，且更西擾命巴底國，略地奪城，據其塞爾米亞姆要隘（Si mi-um），命巴底雖悍然亦不敢攖其鋒也。

西元六百年頃，白顏死，繼之者仍秉遺策，屢寇羅馬北邊，殺掠督衆，羅馬帝毛力斯（Maurice）以東方邊困稍蘇，乃下詔攘夷，督師討伐，五戰五勝，俘獲萬七千餘人，斬馘六萬，可汗四子均死：士氣頗壯。方乘勝追擊之際，毛力斯忽詔徵諸軍戈矛衣履等費，於是全軍譁變。功敗垂成，毛力斯謀之不臧，無怪乎被國人廢棄矣。時西元六零二年也。阿瓦雖爲羅馬所創，然未久元氣卽復，後二十餘年，遂有進圍君堡之事。

西元六二六年，羅馬帝希力克拉斯（Heraclius）憤波斯之侵掠，大舉親征，時阿瓦與波斯爲盟，可汗遂乘機率部衆三萬及保加利等族八萬八分道南下，連破所過城邑，進圍君堡。羅馬守者遣使重賂請和，可汗不許，且大言對使者曰：『斯波大王將使人由余營拔選三千壯士，可知余與彼盟約之堅固矣。此後勿再以少數贖金來賜，儀物之值我收受者，僅汝國之國富

與城池耳。余今放汝等回，………汝主棄君堡而不顧，現或已為俘虜，汝等除能如鳥之高飛於天，或如魚之潛伏於淵，不能逃我阿瓦及波斯人之鋒鏑也。」阿瓦圍攻匝月，顧以羅馬人守禦得法，迄無功效，繼以懸師在外，食盡糧絕，而保加利等族又相率逃散，不得已乃撤兵。翌年，羅馬帝希力拉斯以可薩人(Chozars or Khazars)之助，連破波斯，幾覆其國，阿瓦與援既衰，已勢遂亦不振。

四　阿瓦之衰亡

阿瓦自進圍君堡一役，無功而還，國威遂殺。向之所征服者，如保加利人，命巴底人，斯拉夫人………至是相繼叛立，後且互相連合，於西元六四零年逐阿瓦於德拉美剎(Dalmatia)境外，自茲以後，阿瓦勢力僅囿於般奧尼亞(Pannonia)，未能再行向外展，如是者約百二十十餘年。迨西元八世紀末，法蘭克查理大帝(Charlemange or Charbs the Great)在位，國勢甚強「，以昔日阿瓦人曾與其族為敵也，遂督師東征，以報前怨。查理大帝分兵為二：一越喀帕西顏(Carpathian)山，一沿多瑙河東下，血戰八年，阿瓦大敗，上至酋首，下至部人，死者無算，所有城塞，皆為法蘭克所夷，多年掠奪之金寶，亦皆為刼去：阿瓦至是，遂不能成國矣，特西元九世紀初年也。後數年，有毛爾拉維亞人(Moravians)者，法蘭克之屬部也，復起兵與阿瓦人爭，逐之東去，自西元八二七年後，阿瓦遂絕跡於中歐，今俄屬高加索地，尚有阿

瓦種人，蓋自中歐退出者之遺族也。

肆　可薩人，保加利人，匈加利人先後西侵始末

一　可薩人（Khazars or Khozars）西侵始末

可薩者，突厥民族之一支也。初居裏海旁，事游牧，常侵波斯；費度西（Firdousi 波斯古詩人）詩中曾道之。後漸西徙，西元一九八年攻阿美尼亞（Armenia），爲波斯所敗。自是以後，因受波斯誘賂，屢寇羅馬邊。西元四世紀中葉，波斯強，輕侮可薩。可薩大怒，乃與羅馬利，共攻波斯。

五世紀中，匈族據窩瓦多瑙流域間，勢頗盛。其王阿提拉聞可薩與東帝國約將不利於己，怒，攻可薩滅之，以其地封其長子。阿提拉卒，部下亂，可薩遂獨立，據高加索地。六世紀中，突厥起東方，阿瓦西徙，黑海附近諸族大騷動。可薩乃陽屈於突厥，乘機擴張領域，西至多瑙河降保加利人及斯拉夫人瓦繼更佔克里米（Crimea）及阿速海鄰近諸地（Azov），復與東帝國通。

西元五八九年，羅馬與波斯交兵，可薩入攻阿美尼亞以爲羅馬聲援。後東帝西利克拉斯（Heraclius）以女妻可薩可汗，說之助伐波斯，可汗大悅，遣控弦之士四萬從焉。尼尼微一役，羅馬得大勝者，可薩之力實多。

波斯既敗，不數年，大食又起於南方，逐漸北侵，進據阿美尼亞，可薩與之爭，相持八十年，卒敗：可汗被俘，國人亦被迫信回教，時西元七三七年也。嗣是輾轉於大食鐵蹄下者百二十餘年。

大食敗後，可薩復強，獎勵商業，國以日富。猶太人因逐利，來其地者日多。於是猶太教遂藉而輸入，貴族奉信者甚多；然對異教徒則仍許自由信仰也。

西元八六二年，突厥族之皮金內格人(Petchenegs)西侵窩瓦，斯拉拉人來乘之叛立，敗可薩人。可薩遂退居高加索，頓河(Don)窩瓦河之間，迨近世遂爲俄所征服矣。

二 保加利人(Bulgars or Bulgarians)西侵始末

保加利人芬族之別種也。初居烏拉山(Ural Mts.)及窩瓦河附近，建大保加利國(Great Bulgary) 西元七世紀中，其汗有子五人。汗卒，五子分其財賄，各樹一邦：有仍據故土者，十三世紀中，爲蒙古所滅。有西徙至義大利者，後漸與土著混。惟阿斯帕盧克汗(Asparukh or Isperikh)於六七九年率所部越多瑙，征服斯拉夫人，直衝君堡。東帝懼其勢，厚賂之，且割毛西亞(Moesia)以安輯其部衆焉。

西元八世紀末，保勢甚強，南侵羅馬，佔塞爾的加(Serdica)即今之Sofia及斯出馬(Struma)流域。時東帝尼塞否拉斯在位，(Nicephorus)憤保加利人之橫暴，親討之。初屢勝，乘勢深入，

抵可汗牙・保加利繞襲其後，斷羅馬兵歸路。因之全軍敗殁，尼塞否拉斯戰殁；保加利汗克魯木(Krum)取其頭爲飲器。

西元八五二年，勃利斯可汗 (Boris) 在位，慕羅馬文化，招致基督徒，子弟求學於君堡者頗多。於是文明大啟，蠻風漸退。有王族西米昂(Simeon)者，曾留學君堡，頗英武，西元八九三年嗣位爲汗，屢與羅馬構兵，進圍君堡；東帝國許開關互市以和。西米昂更四討不廷，領土大張：西至亞德里亞海 (Adriatic) 東至窩瓦河；南起賽薩來 (Thessaly)，北抵喀帕西顛山(Carpathians Mts.)皆爲所據。自上尊號曰巴西留斯 (Basilius)；巴西留斯者，皇帝之意也。是爲保加利極盛時代。

西米昂在位三十四年，西元九二七年殂，諸部携貳，國勢遂衰。十世紀末，有西施曼者(Boyar Shishman) 自立爲王，傳子撒謬爾(Sammuel)國復稍振。繼以與東羅馬構兵，戰敗，被俘。自是附屬於東帝國者百七十年。

西元一一六八年，有兄弟二人名伊凡 (Ivan) 及彼得(Peter)者，姓阿森氏 (Asen)，自稱西施曼之裔，引族人獨立，伊凡自號沙兒(Tsar)，是爲阿森朝始祖。再傳至科羅延 (Kaloyan)，疆域大闢。迨伊凡二世立 (Ivan Asen II) 國勢更強，亞爾巴尼亞 (Albania)，馬西頓尼亞 (Macedonia)，提利司 (Thrace) 皆爲佔有。數傳至一二五七年，王統遂絕。

保加利人自入歐洲立國後，漸與斯拉夫族通婚，今之保加利亞，猶其遺冑也，然非純粹黃種矣。

三 匈加利人之西侵

匈加利人主體爲馬加兒人（Magyars），其人是否爲何族之後，抑屬芬族別種，尚待研究，現時不能定其的爲何族也。初居阿斯岀罕沙漠旁(Astrakian)及俄國中南二部（阿斯岀罕沙漠東南，有古城遺址，名馬的加兒（Madchar），足證爲馬加兒之轉音。俄國莫斯科，基輔等處曾發何加利人遺物，故知其曾來居此。）何時移來歐陸，已無典籍可稽，然知其必在有史以後也。族衆共分七部，部戰士三萬八百五十七人；七部老幼合計，約共百萬。西元九世紀中葉，大酋李白地亞斯在位(Libedias)在位，勢漸強，使子阿帕得(Arpad)與可薩汗及阿里姆斯（Almus）三人共理國事。西元八九五年，阿帕得率部人西徙，抵上賽塞斯地（Upper Thessis），即今世匈加利境也。時斯拉夫人，保加利人，塞爾維人（Serbs）克婁特人（Croats），阿瓦人分據多瑙中下流地，皆爲匈加利人所征服。後十二年，阿帕得卒，郤爾德（Zsolt）塔布桑內（Tobsonei）相繼立，屢與諸族構兵，先後佔領塞爾令吉亞（Thuringia），斯維比亞，（Swabia）玻利維亞（Baravia）敗日爾曼人於萊赤費得（Lechfeld）時西元九一〇年也。嗣是諸族相安者二十餘年。

西元九三三年，戰端又啟，日爾曼奮力進攻，匈加利人大敗，領土多失，翌年，匈加利

人以不得志於西方，乃屢南下寇東羅馬，後且長驅而入，直薄君堡，得金而還，繼更侵入義大利，暗襲伯干德(Burgandy)，中歐大受紛擾。時日爾曼鄂多大帝(Otto the Great)在位，國勢頗強，宣言匈加利人爲上帝人道之賊，檄諸族兵，尅日進討。西元九五五年八月，兩軍大戰於萊亦費得，匈加利敗績，惟七人得逃。

匈加利自經此次大創，氣燄大減。乃招徠基督教徒，開導民智。西元九九七年，司提芬一世(Stephen I)即王位，信耶教，受教皇加冕。奠都愛資特古姆(Esztegom)，建城邑，定制度，披草萊，斬荊棘，廣聘匠人學者，以興工藝而教部人，於是文明日啟，國運大昌。司提芬在位四十年卒。國亂，擾攘四十年乃定。迨十四世紀初葉，王統絕。

匈加利人自侵入中歐後，血統漸混雜，今之匈加利人，多非純粹亞洲民族矣。

嵩洛游記

許同莘

歲丁巳，首夏，登嵩山，西入洛陽，觀伊闕，又西至澠池，旬日而返。嵩洛間多古蹟，昔人道之詳矣。身歷其境，歸而讀古人書，親切有味，記以備忘。地廣遊不能徧，記其所經者。

嵩山在河南登封縣

嵩山，禹貢外方山也。古昔帝王，宅中御宇，因帝都所在，與夫四境廣狹，以奠五岳之祀。故方嶽之稱，初無定所。周轍既東，乃有嵩高之詩，自時厥後，相稱不改。迨唐宋而京洛士大夫經行登陟，視爲孔道。詩文別集，登嵩入洛之作，幾於無人無之。山水之遊，斯爲盛矣。登嵩之路，東則鄭州密縣，西則洛陽龍門。鐵路既通，則道鄭州至偃師，折而南，一日可達。

自鄭州西行七十里至滎陽

滎，水名也。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滎波所瀦，謂之滎澤，滎澤之南，謂之滎陽。自滎陽以西，高岡斷續，作縈迴起伏之形。蓋地本上古高原，水齧而土崩，窪者爲平地，矗者爲削壁。人行其間，如蟻旋磨，東西莫辨，非有高山大川之險，而登陟之艱無比，故自昔以爲天險。詩：「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毛傳：「縈，旋也。」滎亦得名，蓋亦以縈旋爲義。

四十里至汜水

汜者，水決復入之義。水回旋於谷中，土與水合，則流濁。故中牟縣東汜水，俗謂之泥溝水。地在春秋爲鄭制邑，亦曰虎牢，又曰成皋，鐵路至此，旁行斜上，穿隧道凡七八。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張平子東京賦：「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薛注「東有旋門，在成皋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今鐵路所經，岡阜盤互，至不能辨方向，所謂旋門也。亦曰旋門坂，爲河南八關之一。昔東周失之，而日蹙百里；鄭得之而崛強中原者數百年。蓋守洛陽者，必於滎陽成皋，而成皋又滎陽之後路；成皋既失，則敵長驅渡洛，而東都不可守矣。滎陽成皋間，民多穴居，鑿土以爲牀竈，穴前爲谷，谷中爲田，生活所資極簡，雖比鄰不相往來。蓋穴居與平地異，兩穴咫尺可望，而上下蹊谷，非數百武不得達，老子言「至治之極，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蓋周歷崤函間，目視陶穴居民葆其渾樸之眞，而疾洛都文勝之敝乃激而爲此說。故其言曰：挻埴以爲器鑿戶牖以爲室。」又曰「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皆穴居景象也。

四十里至鞏縣，又西十里至黑石關渡洛。

縣城北距黃河十里。洛水經城西北入河。連山至此而盡。洛水入河處曰洛口。隋唐於洛口築倉城，今曰洛口鎮。有窖糧坑，古敖倉也。隋書：「洛口倉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

窖容八千石。」此間土性堅凝，受水而地不濕，故窯窖爲介，而粟無紅朽之患。觀穴居高燥，其理可知。車站在洛水東，鄉民罾魚者麕集。河鯉之美聞天下，然唯盈尺者最鮮，汴梁宴會，必以此爲珍。洛口以西，河流迅激，游魚逆流而上，額爲水擊，血斑殷然；此「躍鯉點朱」之諺所由來也。黑石關古稱黑石渡，滎陽成皋山皆堅土，至此始見石子；又洛河津渡所在，故名。相傳李郭同舟處即此。自此而西，地不瞭，田疇縱橫。邙山北障，邱隴相屬，墓碣如林立，有巍然峙於道旁者，詢之，則王覺斯墓也。

四十五里至偃師

偃師，古亳邑也。帝嚳都亳，自契以後，凡八遷至湯，復以亳爲都。湯後四遷，至盤庚又返於亳。商之列辟，戀戀於舊都若此。蓋東控成皋，西扼肴澠，北帶河洛，南走轘轅，形勝有足稱者。周公營洛邑，取道里均，實則帝嚳，成湯，已見及此。特上古穴居野處，亳東多穴居之民，故稍移而東，便於治理。亳，洛二邑，皆天地之中也。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此亦其一事已。縣西北十里，有首陽山，高峯摩雲，土人指山巔古廟曰：「夷齊餓死處。」水經注：「山有夷齊廟，廟前二碑並後漢所立。」則漢時已有此說。余謂山距洛邑百里而近，夷齊不義新朝，宜入山唯恐不深，豈有逼處郊畿，俯視冠蓋日夜往來，而猶能自全其節者？酈氏又云：「帝堯脩壇河洛，率舜等升于首山，即此。」然則古名首山，不名首

陽也。夷齊所隱，當在今山西永濟縣雷首山，山有夷齊廟，亦見酈注，斯爲得之。詩：「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此首陽在偃師之證。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祠，河洛山祠請雨。」北史劉芳傳：「夷齊廟世爲洛陽界內神祠。」蓋漢時洛陽界內自有首陽山神之祠，與夷齊無涉。其稱爲夷齊廟者，流俗相傳之誤。縣城街衢整潔，知縣事曹君懋予，振飛 延入衙齋，爲雇輿夫相送，豫西多伏莽，有戒心，以此煩地方長吏，不得已也。

出縣城東南行，五里，渡洛而南。

洛匯上游瀍澗諸水，入境深廣，與黃河等。帆檣如織。曹子建洛神賦 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凌景山，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子建所經，斯其地矣。十五里至無梁殿。當景山之陽。商頌：「景員維河，」又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商頌五篇，言景山者二。盤庚之誥曰：「古我先王適於山」左傳：「商湯有景亳之命」皆謂茲山。景之爲言大也。人君一日萬幾，不可無登臨之所，以宣湮鬱，高山大河，其氣清，其神王，可以發人意志，而無荒亡逸豫之耍。商之作者 形諸詠歎，其以此乎。無梁殿者，村鎮之名，土室三間，頂穹然若城門，他無所異。又十五里至府店，隋時置兵於此，曰轘轅府，故以爲名，又十五里至三家店，居民成聚。遇一老者，叩之曰，「此間人煙稠密，而名三家店何也？」曰：非也，宋時登封百官參駕於此 故名參駕店，訛爲三家耳。」二店均有綦

城，鄉民練團勇以自保。參駕店之南，崇山屹然，則轘轅矣。有湯王廟在店西。

轘轅在縣東南五十里。

轘轅爲蹟也，俗名陁額口。說文轘，車裂人也，從車，睘聲，大徐云：睘非聲，當从環省，余謂徐說是也。虞夏時無車裂之刑轘轅之阪 介二室間，形若馬鞍，車回環而上，此當是轘字本義。由豫東入洛，不經成皋，則出轘轅 故轘轅自古爲扼守處。路久廢，光緒辛丑，文悌爲河南知府，備鑾輿幸嵩山始修治之，有修路碑記其事。度阪二里至三譙橋，相傳拔陀西來，攜其多子種此；一歲三華，故名 踰橋有二道 西趨少林，南走登封。

其南爲登封境，三十里至縣城。

經三譙橋而南 東爲太室，西爲少室，循大雄挺，氣象視他山迥殊。六里至郭店，路漸仰，多碎石。嵩山土質，冲積而成，盈尺之石，以杖撥之 應手而碎 時天旱，地無寸草，土人掘樹根爲薪，枯瘠甚矣。薄暮抵城，見民家門外皆粘紙條，詢其故，則縣官方祈雨，民家剪紙象龍形，冀雲行而雨施也。知縣事孫君旨美炳元得曹君書，至逆旅相邀。君爲文敏族裔，有桑梓之雅，遂宿縣署。

縣東八里至中嶽廟

中嶽廟，漢曰太室祠，其南百餘武，爲太室石闕，前後有銘。前銘額曰，「中嶽泰室陽城

日日日」末一字似是「道」字，銘文二十七行，末一行界畫稍狹，字體與前不類，後銘四十八行，磨滅過半。稽君選良工，以膠紙盡拓三闕文字，其可辨者一二顯露，然已視舊拓爲遜。蓋風霜剝蝕，人力無如之何，若建亭覆之，則樵夫牧豎，棲息其下，磨紙更速。念神物之不能久存，爲之太息。漢祠當在石闕之北，而不可考。今嶽廟則唐開元時所建，占地五百四十二畝，俗稱五頃廟。繚以周垣，其制一準朝殿，門三重，牓曰「崇聖」，曰「化三」曰「峻極」峻極門內外，豐碑林立，有魏碑一，蓋自他處移來者。近年碑賈推拓數百紙。拓竟，以鏹水流之，點畫盡滅。彼冀此數百紙爲人間未損本，可得善價耳。而原得自此遂毀。若輩用心，眞可誅也。門外石幢八面，刻祥符八年眞宗御製，醮告文。文曰：「維年月日，皇帝稽首言，云云。」宋人文集皆有青詞一體，眞西山一代大儒，而集中青詞，至二百首。獲讀西山文集，訝其不倫，今觀石刻，則此風殆自眞宗倡之。帝王文字足以升降風會，類如是矣。與醮告文並立者，有中嶽中天崇聖帝碑，五嶽眞形圖，及歷代禱祀之文　不能悉記。惟洪武間釐正神號碑，載明太祖詔，去前代封號，祇稱中嶽嵩山之神，祠義最爲正大。文曰：「昉瞻中國之中，參穹嵩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自昔帝王登之，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嵩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加神封號，相因至今。余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崇鎮中央，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崇，人莫能推，其賦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慎不加加號，特以中嶽嵩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又金承安三年重修中嶽廟圖，繪廊房八百餘間，碑樓七十餘

所，刻於石上。當時制度，藉可考見，而著錄家罕有及者。東廊有王覺斯崇禎三年告文，亦刻於石，則無足深論矣。殿九楹，額曰「峻極」。殿中安神牌，曰：「中嶽嵩山之神」道士藏玉璽一，篆文龍紐，文曰：「中嶽中天崇聖帝璽」。神牌仍明制，璽則宋物也。乾隆間御書扁額三，曰：「正位中土」，曰：「神嶽崇嚴」，曰：「靈符萬壽」；聯一，曰：「三室集神庥，陰陽式序；三靈垂福蔭，風雨以和。」殿後寢宮，像中嶽帝后。中嶽有后像，始於隋唐之間。隋書文帝紀：「開皇二十年詔：『敢有毀壞偷盜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唐垂拱四年，封天靈妃。萬歲通天元年，封天中黃后。宋祥符六年，又封貞明后。（陳知微崇聖帝廟碑：「龍袞珠旒，端拱儼於正寢，褘衣闕翟，昭容服於中閨。」）則后妃之祀其來已久。明初雖去帝后之號，像設猶存，至今因而不改。寢宮陳睡像二，其一旁列女像，繡帳弓鞵，容飾妖冶。道士謂即中嶽帝后，誕妄不經，莫此為甚。余叩道士宗派，云：「長春眞人至今凡十九代，廟有五司，分年輪值，香火之外，有廟田百餘畝，恃以為生。嵩山宮觀，凡十餘，各有道士司之，皆長春一派也。」余謂嵩山道士，自北魏寇謙之以導引符籙之術，遞相傳授，迄於唐宋朝廷崇尚道教，「流風鬱盛，司馬承禎，王子晉之徒，皆祖謙之。邱處機雖嵩陽顯族，而傳全眞教於海上，以性命雙修為旨，其流派要自有別。今嵩山道士乃舍謙之而祖處機，蓋自元代分道教為二：以全眞掌教河北，正一掌江南，而謙之之派遂微。道士云云亦彼教一

重公案矣。

由嶽廟北上三里至黃蓋峯

太室二十四峯，周遭環拱，而黃蓋一峯當其前，北魏建嶽廟於峯頂，今殿有偶像二，道士以為嶽神父母也。登嵩之道凡三：一自道遙谷上野豬坡，路寬平，無陡峯斷澗，有盧巖·以瀑布勝，唐宋名人登山多由之。一自啟母石旁直上至萬歲峰，為漢武登封故道，稍紆曲·亦曰御路·今路廢石殘漸不可行。一自黃蓋峰北上曲折經青岡坪·達鐵梁峽，為乾隆間登嵩御道，今循之。

十二里至青岡坪，十里至鐵梁峽，

自青岡坪而上，兩旁皆石壁，高數百仞。席地稍憩，忽聞山呼萬歲者三。四顧無所睹，不覺驚異。與洪相視而笑曰：「君試應之。」余高呼萬歲，則山復三呼萬歲以答之，其聲初洪而中弱，尾聲悠揚。因試為暗嗚叱咤，嬉笑怒罵之聲，則山亦如其聲以相和，三復乃止。余笑曰得之矣！初聲者，人聲所應也。聲觸石·西折而東，東之石壁應之為中聲。中聲再折而西，復應之為尾聲，聲一波而三折，物理如是，無足異也。漢武登封之日，意必有方士隱身而呼，而漢武不察，以為神應，至於布告四方，封邑崇祀，豈不謬哉（應聲有上下，史記封禪書一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一謂在山上下者問之皆不言，此皆妄也。）。鐵峽梁者，澗水注兩峽間，通以石橋，人行其上，

聲若金鐵，此亦空谷傳聲之理，而山中人以爲其下有兵器，鐵石，凝合爲一，故名鐵梁，謬矣！

五里至白鶴觀

度鐵梁得二洞，所謂石室也。嵩山多巖洞，深廣可居，故古以太室名山。修眞之士，往往栖遲於此。石壁幽草叢生，雜花怒放，此所謂琪花瑤草矣。白鶴觀左右皆絕壁，背負三峯南望空濛無際，嵩嶽眞形，至此而見。自古以爲浮邱子所居。浮邱著相鶴經，藏石室，觀名白鶴以此。中奉三教像：釋迦中坐，老子孔子左右侍。歐陽公跋李德裕茅山三像記云：「記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非止德裕之可罪也。」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猶龍。此語著於耳目，未有以爲非者。據此 則三敎序次，唐宋以來流俗如是，不足爲方外責矣（方望溪與李覺庵書：「齊魯間寺與三教殿，蓋闕里亦有之。」）西南距觀二里曰高登崖，亦曰二仙洞，上倚危崖，下臨絕壑。峯迴路轉，得石室，穿石壁出其後，懸崖忽斷，架枯枝爲閣道，以腹著壁而行。度閣道，路稍夷，穹巖上覆，石乳四垂。道士因巖搆屋，懸霤滴石成渦，曰丹竈盆。有老婦蛻化道軀枯黑如腊，死二十年矣，而屍不腐。蓋生時服氣屏穀，血肉消瘦已盡，（酉陽雜俎「武攸緒隱居中嶽，服赤箭茯苓，晚年肌肉殆盡。」亦此類也。）氣絕而形存，僅留皮骨，故其狀若此。其面則范土爲之，亦不能留眞面目也。余遊山所至見此類軀殼不一。泰山

白鶴觀有孫眞人遺骸。孫眞人者，明季一道士，枯坐洞中數年，知覺盡失，流寇至，砍其首，頸斷而無血，衆以爲神。實則氣盡血凝，了無可異。水經注云：「洛水北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天下豈有仙人惟僵人耳。」酈氏云：「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此說甚通。歐陽公云：「璇璣中，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媼也。」此世俗所稱女仙，而面目衰朽若此。大抵女子年老血衰，雖茹芝餌黃，斷不能容澤姣好。惟山居久，則步履健，登臨上下如行平地，爲輕身之效耳。二程遺書云：「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風中則易過，置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或疑絕粒服氣，何以不死。余曰：此亦有物理存乎其間。昔晉武帝時有人墮入洛下洞中，洞深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日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所向而效之不已，遂不復飢。東坡在儋耳，米貴，有絕糧之憂，書之以示子過，欲共行此法。語見蘇沈良方。此即辟穀不死之一證也。毛詩名物解云：「熊能引氣，冬蟄不食。」康熙幾暇格物編云：「蒙古山中，熊冬時入蟄，呵氣成冰，封其穴口，僅留一孔，至春乃出。昔年曾捕得蟄熊，驗視腸胃淨潔無物，知不食之言可信。惟蟄熊逸出，雖冬亦必掘獸而食。以此悟道家能不食不飢者，即食氣內息之道。若與人酬酢，便不耐饑餓。此無他，氣隨音而動，動則外洩內虛也。」據此則導氣可以辟穀，即百蟲蟄伏之理，其要在屏絕外緣，塊然獨處，此與木石何異。若謂至

人不死，則木石亦歷刼常存，又何補於天地哉。出石室，還白鶴觀，飯。道士煮佛手菜相餉；菜即蕨也，味甘可食。山中產黃精蒼朮，觀中人以此爲貽，各取少許以歸。（嵩人名蕨爲拳菜，春生芽如小兒拳，長則展放如鳳尾，拳者可食，展者不可食。）

循白鶴觀而上，五里至峻極峯。

峻極峯，嵩頂也。高薄雲漢，氣象渾淪。萬峯朝宗於其下，如王者冕旒端拱，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南爲武后封禪壇故址，舊有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宋政和間毀之。今有乾隆間御製詩碑 在峯巔 其北一峯曰華蓋，置身絕頂，俯視混茫一氣，有天際眞人之想。始悟道家先天太極之說，皆從登峯造極處想像而來 正如佛在靈山說法，借潮音泡影，指點迷途，無非當前景色。世人日日抗塵走俗，而高談元寂，直可謂無一是處。峯有玉井，玉女窗，玉女搗帛石，因物命名，無足觀者。道尚清虛，本無一物，而此處乃羅列井井，甚哉方士之誕也！

下嶺，經白鶴觀，自西南下，十里，至嵩門，又五里，至老君洞，

道白鶴觀，循西南行，得石徑，景絕奇？導者云：「此處直下抵山麓，路省其半，然斗絕；余繫以布緊若腰，而一人自下承之可行也。」余從其言，循石罅轉折而下。既而路絕，大石廣十餘丈，鑿石著趾，僅容二分，復南下，非鑿孔無之，手足皆凌虛，導者承之以肩

，氣不敢紓。目不敢瞬，如是者數十丈。大石既盡，復行石徑中。此路昔惟徐霞客由之，他人無敢試者。（司馬溫公嵩山記敘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平穩之地則不跌。」霞客記云：「始猶依嚴凌石披叢條以降，既而從兩石峽溜中直下，仰望峽崖通天，皆垂溝脫磴，無論不能行，且不能止。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霞客身行萬里，寫此境猶驚心動魂，其險可知，余既脫險，頗自悔。然因此乃盡嵩嶽之奇，不然，虛此一行矣。在峽中呼萬歲，應聲亦三，尤清越。出峽臥大石上，仰視懸崖萬仞，碧雲孤飛，巨石橫空 若凝白日 導者曰：「此為天門峰，亦曰嵩門中秋自少林東望，明月從兩峰間徘徊而上；故嵩山八景，以「嵩門待月」為奇觀。君置身嵩門，可俯視一切矣。」嵩門南下為玉柱峰，亦曰白玉峰。峰巔大石卓立，色白如玉。緣峰行，兩崖橫斷，叠石為梁，崖盡路夷得石室曰老君洞。石渾圓若雞卵，唐鍊師潘師正鑿之，俗名雞卵洞。叢柏陰森，自烈日中到此，恍入清涼世界。洞有師正像，羽衣蹁躚。山志云：「昔時女冠居之，易以弁幘，故又名無極老姥洞。」今有老君老姥二像，或以為母子，或以為夫婦，妄誕可笑。洞之南怪石槎枒，流泉澄碧，田遊巖宅，种放宅 溫公別館故址 皆在其間。由此而下，則逍遙谷矣。

嵩陽書院，北去老君洞五里。

書院，係唐嵩陽觀故址也，五代周時，改爲太室書院。宋景祐間，易名嵩陽；與嶽麓，睢陽，白鹿，稱天下四大書院。金元時廢爲道宮，明末傾圮殆盡，今規模極閎大，則康熙間邑令葉井叔，邑人耿逸庵先生倡修之力。先生淵源伊洛，講學嵩陽，斥家財，置膳田，集士之有志於學者，廩給而啟迪之。處則身爲之師，出則延名宿董其事。一時學者，聞風景慕，今書院祀先生栗主，裔孫字乾初者，爲登封教育會長，余曾於縣署見之，質實有古風，蓋先生之遺澤長矣。碑碣甚衆，有湯文正嵩陽書院記，刻石廡下。堂中祀宋景祐富提舉，管勾諸賢，自司馬溫公以下，凡二十四人，登封名勝，二氏分占殆盡，惟書院屹然，爲斯文正脈，齋舍雖敝，規制具存，徘徊其間，令人神往。庭前漢柏二株，所謂將軍柏也，蟠天際地，有撐拄萬古之概，柏最大者十人圍，下分上歧，分幹七，是爲大將軍柏；次者風折其半，一幹僅存，然四人猶圍之不盡；其三燬於火，不可見矣。將軍之號，漢武所封；在漢即有斯稱，其爲三代神物無疑。然其高不過三丈，則以地面歷三千年積高不知幾何，計其根柢蟠深，當在重泉以下，（登封人掘井丈餘，猶見石礎鋪版，即其證也，）海內漢柏存者不過數處，以余所見大都千年前物，今視此柏穆然如對三代衣冠，眞有觀止之歎。其旁石柱多唐宋人題名，柏後一碑，刻北宋登封縣疆域，宋人石刻地圖　此爲僅見。門外有唐天寶中聖德感應頌，豐碑丈餘，徐季海所書也，石質堅緻，刻畫極精，然視漢三闕，刻畫皆直下，淺深如一，似

已有間。漢刻精能，非唐人所及，於此見之，餘碑尚多，不及徧覽。

北西南二里爲崇福宮。

宮直萬歲峰下，漢之萬歲觀也。元魏時，道士寇謙之居此。宋爲眞宗祝釐之所，易名崇福宮。有祈眞，保祥，元神，本命，御容五殿，及奕棋，泛觴，甘泉諸亭，今俱廢，惟甘泉在。宋制，崇福宮設提舉，管勾諸官，命朝臣領之。南渡以後，淪於夷虜，而李伯紀，朱元晦，蔡正則諸賢，猶遙領此宮。意諸賢顧名思義，必有踧踖不自安者。元季爲兵燹所燬明成化間內監鄭同等重修之。前後數百年，清濁淆混若是，可以覘世變矣。

宮東南百餘步有啟母石，

石在平地，方廣可半畝許。其上直萬歲峰，蓋洪荒之世，自懸崖下墜者。今崖崩石裂處，痕迹猶約略可辨。石南端嚮於地，其北斜上，欹側若广，可容數十人，計古時地面遠不如今之高，則容人衆多可知。穆天子傳：「天子游於黃門室之邱，以觀夏侯啟之所居。乃曰於啟室」。是上古但云啟所居室不云啟母所化，室猶石室，藝文類聚引隨巢子云「啟生於石，」石即石室也，此石欹側處其下確可居人，啟生於嵩山之下，事或有之。孟子「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趙注，「陽城」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嵩山深谷，禹既爲退休之所，則荒度土功之日，即寄谷圍於此，理亦可信。以余所見，石室皆在山中深險處，其在

平地而深廣可居者，惟此石最宜。然則穆傳所言，爲不誣矣。石北面斜上，人從其下出入，故曰石北破而啟生。郭璞注：「啟母化石，啟亦登仙，故有啟室。」啟母化石，顏師古謂說本淮南，蓋八公讕荒唐之言。（本淮南子無此語，在佚篇中。）不解景純注書，何以據爲典要。石之南二百餘步，爲啟母闕，制視太室而稍殺。余得闕銘拓本，「爰我后以萬祺」句下，猶淸晰可辨，銘文盛稱禹治水之功，不及化石之說。是漢人碑版文字。自有斟酌（唐崔融啟母廟碑：「陷巢之說有徵，禹鑿之言無爽，」唐人文字便好奇附會，）闕上下刻畫像，其一爲母坐子跪之形，或以爲啟母象也。

淮南子修務訓：「禹生於石，契生於卵。」「禹生於石，」四字，正與「啟生於石」同義，疑石室乃禹累代所居。禹本世家，鯀封於崇，（國語，謂之崇伯鯀，）崇，崇山之省文，即嵩山也。上古穴土以居，惟封國之君異於齊民，則擇高不深廣之地如石室者以安族屬，鯀以受封居此，因而生禹，所謂生於石紐者也。（「禹生石紐，」亦譙引諸子語。）見揚雄蜀王本紀，以汶山郡，廣柔縣，有石紐鄉，遂以禹爲縣人。華陽國志因之，殆未深考。禹八年於外。三過家門不入，正緣嵩山居河洛之間，南下荊揚，北上雍冀，皆所必經，故前後八年間往反至於三四。若遠在巴蜀，何由三過其地乎。（啟母闕銘云：「爰納塗山，辛癸之閒，三口口入，勤勤斯民」是漢人亦以三過不入，謂即此處。）

或曰禹生於石，而石不以禹名，何也。曰，禹之明德遠矣，以名石不足以紀之。啟之賢，則母之教也，列女傳，「塗山氏既生啟，禹去而治水，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

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子政此言，必有所本。內則衍義采此條，以為綿有夏四百年統緒者，實惟塗山之力化石者，教化之石。「啟母化石」，猶言啟母教子之室，古文簡質，後人不省耳。禹以一身叢務天下，啟之不至為丹朱商均者，皆由於聖母之教，然則塗山之德，勝於英皇多矣。自古后妃，未有以教子稱者，有之則唯塗山一人。吾意夏之臣民，謳歌朝覲，其頌徽音，述聖善，必極瞻戀之誠，故所居之室亦因之得名，以垂奕禩，不曰塗山，而曰啟母者，後人推尊之辭。此則史無明文，而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巢父許由避堯讓於箕山潁水，箕潁水皆在陽城境內，可知虞夏間聖賢蹤跡，大都不出嵩山左右，巢父許由亦非遯世絕俗者，禹益以事功濟天下，巢許以志節高天下，出處雖異，心事則同。陽城箕潁，蓋諸元老頤神養性之地，亦猶香山洛社諸賢，韜晦不彰，而同為國家耆碩，有崇巢許說：「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勤靜之效偕，隱顯之功著。」崇此論可謂能見其大，不可以其人廢而之。亭林嵩山詩云：「豈知巢許窟，多有濟時人。」亦此意也若洗耳挂瓢之說，則與啟母化石同一無稽，可以不論。山水之勝，今古不殊；聖賢居此，會心亦自不遠。此數百里間有無數古史在，善讀書者，當自知之。陶靖節集，聖賢羣輔錄「明由必育成博隕邱，右燧人四佐出若。」「河洛之間，蓋燧人氏時，已為聖賢所聚矣

國語「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注。「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史記集解引世本亦云：「禹都陽城，蓋禹襲父封，兩世皆都於此」漢書地理志，陽翟「陽翟夏禹國」，水經潁水注「夏禹始封於此，為

夏圖」，故啟母石東南三十里有啟母墓，而后啟既都安邑，仍有鈞臺之享。夏之有陽城。猶淡之有豐沛也。惟其如是，故太康畋於洛水之表，至於十旬弗反。太康固般遊無度，要其巡幸陪都，祇謁墳廟，當日必有假託之詞。鈞臺亦名夏臺。杜預以爲在陽翟之南。桀囚湯於夏臺即此。然則亦陽城境也。夏之興也以崇山，其亡也以鈞臺，興廢所基，歷歷可數，使此石而能言，吾知其有麥秀離之痛矣。

中俄國界史地考

翁文灝

上篇　東界（自額爾古納河至海）

一　清初之北征

滿洲兵力之北進，據皇清開國方略所載，始自一六一六年（滿洲天命元年，明萬歷四十四年），清太祖遣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二人率兵二千征東海薩哈連部，行至烏勒簡地，刳舟二百，水陸并進，取沿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駐營黑龍江南岸，江水早冰，履冰而渡，取薩哈連部十一寨；次年二月復遣兵收海邊部衆。証以今地，則當時滿洲兵力，實已及混同江（黑龍江下遊）以東，甚且已至庫頁大島。大清一統志所云寧古塔所屬大洲，會典圖說所云混同江口之東大洲，皆即指此而言。一六三四年（滿洲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清太宗復命巴奇蘭薩木什喀分左右翼，率官四十一員，兵二千五百名，征黑龍江地方。次年奏報收服呼爾哈部，降其衆盡取其地。一六三八年（清崇德三年）黑龍江索倫諸部，博穆博果爾等均朝清，貢貂皮等物；嗣復叛去。一六四零年乃遣索海薩木什喀等率官兵征之，至呼瑪爾河（Kwman R.）分兵攻取。有鐸陳（又作鐸辰，在黑龍江城西北九百里），阿薩津（在黑龍江城西北九百里），雅克薩（在黑龍江城西北一千三百餘里），多金（亦作多錦，在黑龍江城西北一千三百餘里）四木城抗拒不降。右翼將領葉克舒等以火攻克之，復攻鐸陳；博穆博果爾來援，敗之。郭博勒

七屯之人皆歸附，博穆博果爾旋亦受擒；此爲淸初征服薩哈連呼爾哈及索倫諸部略史。現在俄國之阿穆爾省及東海濱省實已爲淸軍馬足所蹂躪。當時俄人勢力方初至西伯利亞中部，窺伺所及，實猶未越勒拿（Lena R.）河以東也。惟淸初北征，但求羈縻，不爲政治組織，故其勢力不甚鞏固耳。

二　俄勢之東侵

十六世紀俄國勢力已漸東侵。十七世紀初（明萬歷年間）俄國與瑞典波蘭先後締約，西境敉平東進更銳。一六二零年建葉尼塞斯克城（Yoniseisk），一六三零年建雅庫次克城（Yakutsk）迄今猶爲西伯利亞之重鎭。當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九年）頃，西伯利亞俄人始聞黑龍江流域土地之肥美。一六四三年雅庫次克政廳派遣波雅克甫（Rasilei Poarkov）出發探查，以探貂者爲導，南溯阿勒丹河（Aldan R.）入楚林河（Uchur R.在東經一三零度與阿勒丹會），後入喀那穆河（Gonam R. 爲楚河之西南支流）于此度歲。至次年復越阿勒丹與黑龍江間之分水嶺（卽外興安嶺之一部），南向由布連塔河（Bryanta R.）入結雅河（Zeya R.又名精奇里河）而達黑龍江。順流而下，至鄂霍次克海；是爲俄人侵入黑龍江流域之始。是年適淸兵入關，明室滅亡時也。

一六四七年（淸順治四年），雅庫次克採貂人報告往黑龍江復有更捷之徑，卽溯鄂列克瑪河

(Olekma .R) 越嶺而達黑龍江。時有喀巴羅甫 (Iorofei Khebarov) 者，有志遠征，上書俄皇，得其許可，又得葉尼塞斯克將軍之助，募義勇隊七十餘名，即于一六四九年由此進至黑龍江，破索倫部據雅克薩，又次年自雅庫次克再至雅克薩，築阿勒巴金城 (Albazin 在東經二十四度略偏東)，迭破索倫諸部落，順流而下，至烏蘇里江口，取大地，有今名爲伯利或喀巴羅甫次克 (Khabarovsk) 者是也。

以上二路，皆以雅庫次克爲基礎，越外興安嶺而南下者。一六五四年 (清順治十一年)，俄人培克篤甫 (Beketov) 始不經此嶺而自西東行，由因果達河 (Ingoda R.) (石勒喀河之上流，過經赤塔者) 而入石勒喀河 (Chilka R. 即黑龍江之上流)。自此後赤塔 (Chita) 尼布楚 (舊名 Nipchu今名Nerchinsk) 一路遂爲俄人東侵之孔道，而北路以廢。

初俄人之至東海濱者，隨已發見堪察加 (Kamchaka) 半島。一七六五年 (清乾隆三十年)，即由半島達千島，旋又探獲庫頁島，(Sakhlin 日名樺太) 輸送囚徒，使開漁礦之利。

三 中俄勢力之接觸

當一九五零年 (清順治七年)，俄人哈羅甫侵略至伯利時，有部落曰阿槍者，若俄兵暴戾，求援于清寧古塔副都統，副都統率兵二千近黑龍江岸侵俄寨，喀巴羅甫禦之，殺清兵六百餘人，副都統敗還，喀氏亦恐孤軍難支，棄伯利北歸，惟于結雅河口築海蘭泡城 (又名布

拉郭威什臣斯克（Blagvyeshchensk 即今黑河對岸）使斯勒巴諾代守之。斯氏統哥薩克兵仍肆行侵略，三下黑龍江，覬覦滿洲。順治十五年，寧古塔副都統沙爾瑚達再發兵征之，率兵船四十七艘，與俄戰于松花江口，斯氏戰死殘兵分遁尼布楚及雅庫次克，俄人在黑龍江流域之勢力，一時幾爲之消滅。

初一六五三年（順治十年）俄軍官巴西古經略石勒喀河逐通古斯汗罕帖木爾，遂建尼布楚要塞。罕帖木爾奔滿洲求中國保護。至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又不滿于中國官吏之待遇，渡額爾古納河投奔俄國，俄人納之。又西伯利亞囚犯有波蘭人智爾尼哥斯克者，冀恢復雅克薩以贖罪，于一六六五年糾衆侵黑龍江，奪回阿勒巴金城，當時因清方有事中原，未遑北顧。同時俄政府又數遣使至北京，要求交通貿易，因言文隔閡，亦迄無結果。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三藩既平，清聖祖乃銳意征俄，先遣將軍郎談等以行獵爲名偵探阿勒巴金之形勢，次遣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造船，又築墨爾根（今嫩江縣），齊齊哈爾（今龍江縣）二城，置驛通餉運。又用馬喇言，救外蒙古車臣汗收其所部近尼布楚者，兼禁止交易。命將軍薩布素駐瑷琿圖進取，并遣兵驅黑龍江以東俄人。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都統彭春率水軍五千，陸軍萬人，進攻阿勒巴金城，以砲擊毀之。

清軍退後，適俄國援兵繼至，復入阿勒巴金之舊址，築土夾木爲壘以守之。一六八六年（康

熙二十五年）薩布素乃復以二千人圍攻之，輔以福建籐牌兵四百人。會冬寒俄兵數少，且久困多病，城將下。適俄皇遣使齎書請撤圍通好，清廷亦不欲久戰，遂即罷兵議和。

初俄國自十六世紀即求通中國，明隆慶萬曆二朝，俄二次遣使至北京皆無結果。清順治初，俄使貝谷甫（Baikoff）至京，因不肯跪拜，故未得接見。嗣又使斯巴太（Spathan）至京，亦遇同一困難，僅見教士南懷仁（F. Verbiest）而返。然清廷一方面亦稱屢次宣諭，曾未一荅，深以爲異。其後俄廷覆書，則謂皇帝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足見當時彼此交通之難。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清帝乃作書交荷蘭使臣轉覆俄廷，要求收回雅克薩及尼布楚俄兵。訂立疆界，各不踰越。其書並用拉丁譯文，時俄國彼得大帝弱冠登位，對于遠東戰爭亦不欲久延，遂即覆書請和。

十七世紀後半期，在中國爲康熙朝，實清代最盛之時，在俄國則彼得大帝在位。亦彼國運方隆之日，一求北固藩籬，一求東伸勢力，兩雄相遇，衝突自在意中，而卒適可而止，劃界言和，誠幸事也。

四　尼布楚會議

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俄廷特派費耀多囉（按中籍皆作此名，或作費托囉但俄使名實爲 Theodore Alexandritch Golovine 中文蓋取其第一字也。惟黑龍江外紀分界碑文則作爲

俄昆尼）爲大使，擬以色倫格斯克（Solengask 在恰克圖北約九十公里）爲議和地點，以莫斯科兵五百及西北利亞兵一千四百人爲護衛。臨行，俄皇論應以黑龍江爲二國境界，極端時限于結雅河境界，不能議定時，此等地方須通貿易。如中國過于強硬時，可留俟異日解決。清廷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派內大臣索額圖，都統佟國綱，尚書阿爾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往主其議，並率漢翰林部屬等官及西洋官二員，令耶坦等率兵護之，軍容甚盛，約萬餘人。索額圖奏言：俄人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係達呼爾總管倍勒爾故墟，原非俄國所有，亦非兩國隙地。黑龍江最爲扼要，環江左右均爲我屬，俄樂春（又作鄂春倫），奇喇爾，畢喇爾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議取之邊民終不獲安。故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俄人。

索額圖等行至喀爾喀（外蒙古）界，適準噶爾與喀爾喀構兵，道阻不能進，乃引還（其時準噶爾實爲滿人之勁敵，屢征僅乃克之）。此役同行漢官有張鵬翮，著有使俄羅斯行程錄；錢良擇著有出塞紀略。次年，俄使復進至尼布楚，並遣使告北京，清廷亦命索額圖等往就之，官兵同往者數增于前，又調黑龍江兵千五百人，由水路往會，仍用西洋官二員，即法人張誠（Gerbillon），葡人徐日昇（Pereyra）參贊其事，皆天主教士也。通譯及地理研究實甚得其力。清帝訓令要旨：今以尼布楚爲界，不與俄人，則彼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初

次仍當以尼布楚爲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爲界。

合議既開，淸使主張以尼布楚爲國界，俄使請以黑龍江爲國界。卒賴張誠等之斡旋，得于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五日議定界約七條，用滿漢蒙拉丁俄羅斯五國文字，在格爾畢齊河東岸額爾古納河南岸刊石立碑，此爲中俄最初訂約亦中國與西洋各國訂立條約之始也。

五　尼布楚條約

上述尼布楚條約之約文記載頗有不同。據咸豐時何秋濤攷定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刹方略界碑所載之文如左：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屬于中國，河之北岸屬于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喀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有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

惟諸書記載頗有異同，尤以石大興安四字緊讀似頗難通，或改爲大興安嶺，後人又作外興安嶺。惟何秋濤謂「興安」乃滿洲語邱陵之意，外興安嶺當時尚未成專名也。又乾隆初年所修之大清一統志于黑龍江卷內載分界石碑云。有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乾隆四十年重修之盛京通志又云：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此則一有脫文，一多外誤，皆不足據。據西清著黑龍江外紀（轉據何秋濤北徼界碑考），謂格爾畢齊河口界碑滿文盟約與世傳漢文微有不同，且頗足以補其所缺，錄之如下：

一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地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現存俄羅斯廬舍著徙于北岸。

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處。

以上二三兩條意義全同惟第一條關于烏地河以南興安嶺以北地方之保留甚爲重要。

界碑所在記載可攷者計有二處：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皆載格爾必齊河東岸；欽定皇朝

通志則謂分界碑文書額里古納河摩崖。惟楊賓柳邊紀略言康熙三十九年中俄分界在極東北大山威伊克阿碑林立，刻滿俄蒙文，未知有所據否。

此約至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始經變更，而其額爾古納之界則至今仍之。

六　尼布楚界約地理考

尼布楚議約情形，俄國嘗有記載。一七五八年由俄京科學院（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出有報告。中國方面雖有使俄行程及出塞紀略二著，但于會議情形則未有記載。惟隨員法人張誠曾有所述，附見一七三五年法教士杜赫爾特（Du Hald）所著之中國地誌中。

從此等記載得知當時中俄二方于黑龍江以北之地理知識皆極缺乏，惟理想中皆以爲黑龍江北應有一自西至東以抵于海之分水嶺。中國方面主張應循此分水領至海，連東北陸地皆屬中國；俄國拒之。張誠斡旋其間，誠之意見以爲自格爾必齊河（西名 Gorbitga 約合東經一百十六度至五十分）以東，應有石嶺二支，南支逕向東走與黑龍江平行，北支則走向東北。中俄二方主張不同者即中欲以北支爲界，而俄主以南支劃分。烏地河（Uda 或名烏特河烏得河烏底河皆同），流域適在二者之間，故遂成爲問題。最後因據俄人調查謂東北支脈窵遠難踰故卒決從南支，惟于嶺以北烏地河以南之地仍加保留焉。

張誠理想中直趨東北之山脈，誠所著書中稱之爲 Nosse（腦綏）．其後娥人據土人採貂者

之言稱之曰斯他諾尾（Stanovoi），以爲自赤塔（Tchita）直趨亞洲東北海角之大山脈。中國地理家後稱此分水領爲外興安嶺，惟仍沿南北二支之說（例如何秋濤北徼山脉攷）。其後俄國方面經米登道甫（Midderdorff）克洛包得金（Kropotkin）等迭次調査，知斯他諾尾山脉並不如初時理想之簡單明確，實際上並無甚高山脊。蓋舊地理學家往往以二水之間必有一山爲絕對律規，信之過堅。嗣後地學進步，始知未必盡然。而此理想實于古代劃界大有影響不可不知也。

更以尼布楚約第一條所指地名以今日所知之地形考之，綽爾納後作綏爾納雅當即 Tcher-naja，自北南流入黑龍江上流之石勒喀河（Schilka）格爾必齊（Gorbitja）在其東，亦自北南流入石勒喀河，長約七十餘公里。（竹貢注中俄略記：謂舊圖安巴格爾畢齊河在西，其流長；綽爾納河在東，其流短，新圖綏爾那雅在西，其流長；郭爾畢擦在東，其流短。或舊圖誤倒易耳。其言甚是。）此河即爲國界，（按之約文實以此河爲西界。竹圖以綏爾那雅爲界，似稍誤。）約當東經一百十九度左右。此河發源于以北山地，復北則水文北流由通吉爾河（Tungir）而入于鄂列克馬河（Olekma），故此一帶山地，實爲黑龍江與鄂列克馬二河之分水嶺在。格爾必齊之發源地。此分水嶺約當東經一百十九度，北緯五十三度四十分。此當爲尼布楚約所稱界嶺之起點，自此以東分分水綫甚爲曲折，但大致與黑龍江平行，向東北斜上，至

東經一百二十三度以東（約門什圖第四向起）則爲阿勒丹（Aldan）河各支流，與黑龍江間之分水嶺。嶺南（約什圖第五至第十向）有結雅河（Zeya），又名精奇里河，流入黑龍江。結雅河以北之分水嶺大致作東西向，稍有曲折，北向凸出。最北處（即曾圖第九向）約達北緯五十六度，稍東至東經一百三十一度左右即爲結雅河與烏地河支流瑪雅（Maya）河之分水嶺。自此以西之分水嶺即今俄名稱爲雅布諾威（Jablonoi）者是。其爲尼布楚約之嶺界，毫無疑義。自此以東，則分水嶺歧爲二支，據最近（一九二一年）英國參謀部編四百萬分之一亞洲輿圖，自北往東直至海濱，然後再轉而東北，上者名朱格朱爾嶺（Djugdjur），自北往南直下爲烏地河正流，與結雅河之分水嶺朱格地爾嶺（Djukder）；烏地河流域即在此二嶺之間。尼布楚條約既以嶺北河南存而再定爲言，則寔以朱格地爾爲界嶺之東端。中俄國界，寔爲朱格地爾，而非朱格朱爾。惟都記，曾圖皆以爲雅布諾威之東端已名朱格朱爾其南支亦名朱格朱爾而不提朱格地爾之名，而蔣圖中第七幅于雅布諾威之北支近海處仍復有朱格朱爾嶺之名，則又自相矛盾；似足証明南支之確應另有一名。然此僅地名之稍歧者，與寔際地位猶無問題也。惟朱格地爾（即都記之朱格朱爾）既爲南北向而非東西向，故此嶺寔並不至海。據其圖自北緯五十四度以南，烏地河與結雅河之分水嶺轉向東南，至東經一百三十二度又折向正東，至東經一百三十四度又折向南而稱爲雅瑪阿林（Yam-Alin）都薩阿林（Dusse-Alin）布連斯奇阿林

(Buronski-Alim) 等山（高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間有達二千公尺者），皆爲結雅河及牛滿河 (Bu oga R.)) 與黑龍江下遊（臨江以下）諸支流之分水，直抵北緯四十九度以下混同江北岸之平原，此嶺寔爲東西流之大分水嶺，亦卽今俄國沿海濱省與阿穆省之省界。自此分水嶺以東至海不復有一千公尺以上之山。且沿海各流，縱橫交錯，其間分水亦不復足爲明確疆界。故從今日所知之地理言之，尼布楚約所稱大興安嶺至海云者，實甚難設解也。若云至海，則當以北支卽朱格朱爾山爲外興安嶺之東脉，始能確符東北至海之寔。但誠如此說，是烏地河流域全在嶺南，應悉属中國，則約文河南嶺北，存待審定之言，又將何以爲解乎？據鄒記，什圖則謂外興安嶺之中俄國界自朱格朱爾（指鄒記之朱格朱爾言）東沿至雅瑪嶺（卽什圖之第十八向）不復南下，卽復折而東。東向沿北向入圖古爾 (Tugur) 及烏里斑 (Ulban) 兩海灣諸水與阿穆棍 (Amgun) 河間之分水嶺，謂之鄂晉洛斯山及奇温嶺，向東北斜上至滅瓦穪嶺在阿列克三得爾海角 (Aleksandra) 之南抵海，此種解釋按之循嶺抵海之約文差可符合，誠爲應有之解釋。然亦僅能視爲一種解釋，盖若不論山之高低斷續，而凡東抵於海之分水嶺皆可以爲尼布楚約之定界，則凡在烏地河以南者如烏地 (Uda) 惕爾 (Til)，托羅穆 (To'um)，阿拉 (Ał)，圖古爾 (Tugur)，烏里斑 (Ulban) 諸水間之分水嶺，眞不可引爲疆界，以合約文循嶺至海之義。若以地形言之，則上述諸小嶺中，無論何嶺，欲以之當大興安嶺（卽今外興

安嶺）之正幹，吾恐地理學家誠心求是者終將期期未恰于心也。

究其解釋困難之原因，蓋以訂約之時于黑龍江以北地方，中俄雙方皆探查未詳，所稱山脈每出理想，約文含混亦卽以此。強爲解釋，勢難湊合。若就約言約，比較可通者，則當時所界要當不出烏地河以南阿穆棍河以北，則是鄒氏之說尙不失爲最合理解釋。吾人如果未得楊賓所記之極東北界碑，或未知其所謂威伊克林之確實所在，則姑從鄒氏之說亦無不可也。

七　清初防邊之制度

清初與俄劃諸界定約後，于邊務極爲愼重。黑龍江與俄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間派齊齊哈爾（今龍江縣）墨爾根（今嫩江）黑龍江（今璦琿）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各二員，兵一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納，默里克勒（Marckla），楚爾海圖（Tchilokta）等河巡視，謂之察邊。各協領各書銜名月日于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者考驗。又歲于七月咨報理藩院，而邊界請謐，例于年終奏聞，將軍惟新任者察邊。

八　俄人之侵奪黑龍江

雍正五年恰克圖訂約後（詳見中篇）俄人雖得陸路通商，仍未得海路通商之便，而西伯利亞無東向海口尤不便利。女帝伊利薩伯在位時（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二年），以堪察加人口增加，欲開黑龍江航路，恐開中俄戰釁，卒未敢行。加他鄰卽位（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派

人在黑龍江附近測量，清高宗遣使告將杜絕恰克圖互市，亦遂中止，相安無事。至尼古剌一世（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多放謀逆貴族于西伯利亞，對黑龍江江更漸注意。又因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即一八三九年）之結果，五口通商，歐洲各國，羣注目于太平洋之利益。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俄派莫拉維克維（N. N. Muravicv 後以功稱 Muroviev Amursky 公），爲西伯利亞總督，并以貝加爾船長尼伯爾斯克爲其探險之助。翌年五月，莫氏至鄂霍次克（Okotsk）海港，轉向堪察加半島，見彼得巴甫羅斯克（Petre-pavlosk）形勢甚佳，遂以爲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八月歸航，渡鄂霍次克海，過庫頁島，過尼伯爾斯克。尼氏適探險黑龍江口，深入韃靼海峽，發見樺太係脫大陸之一島。蓋庫頁之爲一大島，中國早已知之，且已著之圖說，（一統志，會典圖說，輿地略等均載之，）而俄人則向以爲一半島，至是始知其脫離大陸。并知韃靼海峽海水不凍，可容吃水十五呎之大船，由是以至太平洋可以不繞長期冰凍之鄂霍次克海。于是黑龍江航路愈增其價值，而俄人謀之亦愈急。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尼氏私佔黑龍江口之尼古喇甫斯克（Nicolaevsk 又名廟街），樹俄國旗以軍艦一艘守之。其時俄廷議者明知違背條約，深恐引起戰事，而中國竟不與爭。尼氏遂更擴西伯利亞兵備，且繼續派人探測沿海地方，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佔德喀斯脫里灣（Dokastri）約在北緯五十一度十分建亞歷山大斯基塞（Aleksandrovsk）及克基（Kiji）湖畔之馬隆斯克塞（Maransk），又于

尼古剌耶滑（Nikolaya 約北緯四十九度）建君但丁斯基塞（Konstantinousk）：此皆黑龍江南岸沿海之要地也。此三數年間，莫拉維克而迭佔海港築要塞對于尼布楚界約文以黑龍江流域完全爲中國所有者實已破壞無餘。而中國是時內有洪楊之擾亂，外有英法之交涉，對于東北，竟漠焉置之不稍過問。中國國土受外力之侵削，此其見端矣。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俄土戰爭起，英法聯兵擊俄，莫拉維克而回俄京痛論東方防禦上佔領黑龍江之必要，俄皇遂授以與中國交涉全權。時堪察加半島已有被攻之說，莫氏乃一面致書北京請求由黑龍江運送兵隊及糧食，一面不待允許，逕自通航。五月發石勒喀，將至愛琿，始遣使告駐愛琿副都統。副都統以大軍已至，只得默認其通行。俄軍遂循江而下，六月抵馬隆斯克，由是轉赴沿海要塞，與彼得巴而羅斯克遙爲犄角。此爲莫氏第一次下黑龍江。

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莫氏又第二次率大軍下黑龍江，至馬隆斯克，并使移民分住黑龍江左右兩岸。其時英法聯軍屢窺鄂霍次克海砲擊堪察加，卒以莫氏防禦周至，終被擊退。嗣而俄在歐洲戰敗請和，締結巴黎條約。而三次航行黑龍江計畫復依舊實行。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哥爾薩哥夫（Kolsakof）仍率兵東下，在黑龍江左岸扼要築營，爲久守之計。莫拉維克而并奏陳俄廷請于堪察加半島，鄂霍次克沿海及黑龍江下游地方，劃設沿海濱行政區域，蓋已認黑龍江下流爲彼領土矣。

由是可見俄人之于黑龍江下流，始則隱秘經營，繼則藉口假道，終乃明白佔據。而中國方面始則甚不措意，繼則不敢禁阻，事實即成，始言交涉，難矣。

九　重劃國界之交涉

方莫拉維裒甫之初說俄廷侵略東方也，俄廷頗多顧忌。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御前會議，決擬向中國交涉自海至結雅河之地。六月十六日俄國樞密院始致書中國請派員協定格爾畢齊河上流國境界標。

同年莫氏第一次通航黑龍江之前，先以文致北京，請派大臣會議。使至恰克圖，爲清吏所拒。至一八五五年，中國覆書，擬以兩國全權會于庫倫協定格爾必齊國境。莫氏以第二次航行已軍兵就途，覆請派使至黑龍江會商。是年九月八日，中國劃界使臣果至烏隆斯克與莫氏會議。莫請以黑龍江爲天然境界，蓋猶尼布楚會議中俄人原定主張，歷百餘年而未改者。中國則以俄樞密院劃界文亦已確認黑龍江左岸屬于中國者反詰之，莫無可難，乃改以求黑龍江通航權以保俄領交通爲辭，彊界問題遂未能決，交涉亦即停止。

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中國方有英法聯軍之役，俄復派普恬廷（E. V. Putiatine）至中國協議劃界通商事宜。行至恰克圖，中國拒不與議。普氏乃由黑龍江出海道赴粵，與英，法，美三使會同致書大學士裕誠請派全權至上海會議。清廷答以英法美交涉由廣東總督辦理，俄

國交涉應由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然一方面俄在黑龍江仍擴張殖民，積極進行，中國遣使責之，俄人輒以俄使在上海可逕與交涉爲言。

次年莫氏屯重兵萬二千人于黑龍江口，布置既妥，乃就中國所云俄事由黑龍江交涉之提議，遣使告黑龍江將軍奕山曰：總督奉急命，將歸，經過瑷琿。貴國若欲商議國境，可就便辦理但總督行色匆匆，亦不切望討論。奕山奏聞清廷，遂任其爲全權大臣，迎莫氏至瑷琿會議。

十　瑷琿條約及天津條約

瑷琿會議時，俄使莫拉維夜甫以黑龍江口爲俄國戰勝英法所獲爲理由，要求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江爲國界。奕山固執以尼布楚條約爲根據。卒以懾于兵威，不敢堅抗，因俄少讓步，遂于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訂立瑷琿條約，時正在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砲臺十日以後也。

瑷琿條約的中關于界務者其要旨如下：

一　黑龍江北岸自額爾古納河入口處起，至松花江口止，爲俄羅斯領地。但原住精奇里河(即結雅河)以南之滿洲人民，仍得永久居住，原地歸中國官吏保護，俄人不得侵犯。

二　黑龍江南岸自烏蘇里江以西屬中國，以在至海作爲中俄兩國共管之地。

一　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限于中俄兩國船舶通航，他國不得援以爲例。

此約結果不但黑龍江以北一旦傷失，且烏蘇里以東亦成共管，所謂共管者，尼布楚條約于烏地河流域亦嘗云然，中國向未過問。今于烏蘇里以東又復云然；實則前既言之，俄人于沿海要地已佔據久矣。

又此約松花江一名之意義，中俄雙方解釋，頗有不同，以是松花江航權迄今成爲問題。又該約所謂精奇里河以南之人民仍得永住原地者今已違約不行，成爲交涉問題，詳見另節。

愛琿訂約時，俄國公使普恬廷已隨英法艦隊入天津，聯合美國居間議和。幷援英，法，美三國之例，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一日（咸豐八年五月初三日），與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簽訂天津條約十二款，關于疆界者謹于第九款規定云：

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地册，繪爲地圖，立爲憑據，俾兩國永無彼疆彼界之爭。此約雖未重定疆界，實爲咸豐十年北京條約之所本。而中俄兩國平等往來及俄國得享與英法各國同等通商之利益者亦自此始。

愛琿條約，俄劃烏蘇里河以東爲共管之地，翌年莫拉維哀甫卽派遣探險隊廣爲探勘，發見大彼得灣內有海參威港（Vladivostok日名浦鹽斯德），雖每年有冰約一月許，而形勢天然，較之以北諸海港殊較優勝，遂定爲俄海軍在太平洋根據地。一八六〇（卽咸豐十年）六月，卽派海

陸軍實行佔領。而中國不之聞問。共管云者，空言而已。

十一　北京條約

天津條約訂結後，俄國卽于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特派公使伊格那提業輻（N. P. Ignatief）由陸路經恰克圖入北京。時値中國與英法再開戰，英法聯軍陷北京，文宗北狩熱河，恭親王欲議和而不敢，聯合軍欲交涉而無從，俄伊使乃利用機會出任調停。中國卒與英法訂立北京和約。聯軍退出北京，俄使以斡旋和議之功，要求報償，遂提議以愛琿條約所定烏蘇里以東共管之地悉以讓俄。淸不能拒，由恭親王奕訢與伊氏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訂立中俄續約十五款，其關于疆界者如下：

第一款　議定詳照一八五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卽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在愛琿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遂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卽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爲由石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卽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與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二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

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圖內以紅色分爲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巴，瓦，噶，達，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怕，薩，土，烏，等字頭，以便易於詳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欽差大臣畫押鈐印爲據。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不得佔，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佔附近及他處之地。

第二款　關于西界者詳見下篇。

第三款　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以上兩條所定之界作爲解証。至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口中間之地，西邊有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國之地設立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親信大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河口會齊，于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等遵此約第一第二條將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羅斯字二份，或滿洲字或漢字二份，共四份。所作圖記該大員等畫押用印。（中略）當爲補續此約之條。

十二　中俄東界之劃分及續勘

自額爾古納河口至烏蘇里江口以黑龍江爲界，此本璦琿條約之舊界。北京條約所新定者爲自烏蘇江以南至海一段。此段天然情形較爲複雜，故于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復由清政府

派倉場侍部成琦會同俄員訂立木質界碑八處，其地點所在，茲就交界道路記摘列如左：

耶字界碑在烏蘇里江口西；

亦字界碑在松阿察河源西岸旱路上；

喀字界碑在興凱湖西白稜河口北；

拉字界碑在小漫岡上；

那字界碑在橫山會處；

倭字界碑在瑚布圖河口西邊；

帕字界碑在瑚布圖河源山頂；

土字界碑在圖們江左岸上距海不過三十里。

自咸豐十一年後至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沿邊界碑多已損失或已移置，吳大澂奉命督辦邊務，逐細查勘，其重要結果如左；

末處之土字界碑最關緊要不知何年毀失；

倭字界碑原立于瑚布圖河口，今在小孤山上距河二里；

黑頂山瀕江一帶久被俄人侵佔；

那字界碑無縱跡，光緒三年補立之那字碑在瑚布圖河口不及二里，實非故地。

吳大澂與俄員巴啦諾甫交涉之結果如下：

(一)于沙草峰南越嶺而下至平岡盡處補立土字界碑，以江道計之，照舊圖展十八里。

(二)舊圖內拉字那字二碑之間有瑪字界碑，交界道路記則缺而未立；條約帕字土字二碑之間有啦薩二字界碑，記文均略而不詳；現應補立。

(三)移倭字界碑于瑚布圖河口以符原定界約。

(四)尋那字牌碑遺址于橫山會處（小綏芬河源），重立新碑以符原定界約。

(五)木牌改用石牌。

(六)牌博間地段太長擇要多立封堆掘濠為記。

(七)繪成界圖畫押鈐印，中俄各存一份。

是役勘界自土字牌起至喀字界牌止共分六段，段各有圖；又于六段間增立記號二十六處。並于咸豐十一年界牌外增立薩，拉，馬，三牌，其地點如左：

薩字牌在琿春河東正當俄境阿濟密河源之西；

啦字牌在蒙古街之西；

瑪字牌恰當那啦二牌相距適中之地大樹岡子地方。

此為中俄東界最後之勘定。就地理上言之，乃先以烏蘇里江為界，溯流而上至松阿察（Sun-

gai，東北向入烏蘇里之支流）河口，循松阿察河逆流而上至與凱湖（Khanka）東岸有亦字碑；渡湖而西至白稜河口，（東流入興凱湖之小河）有喀字碑；逆流而上至分水嶺（即大穆倫河 Da Muren 與入興凱湖之白稜河，烏蘇綠河南岔河諸水間之分水嶺）．有啦字碑；順嶺南行有瑪字及那字碑；自此界線大致向南直下與由雙城子西來之中東鐵路相交處有交界站（在小綏芬站之西），自此至綏芬河（發源于甯古塔東之老爺嶺，經雙城子流入阿穆爾灣）與大瑚布圖河（北向入綏芬河之支流）之交會處有倭字碑；復沿大瑚布圖河至其源有帕字界，自此曲折而南，將琿春河流域完全劃在中國境內，至圖們江畔土字碑爲終點，與朝鮮之慶興城隔岸相對，此其大概也。

自光緒十二年後，所立界碑又間時有移動，耶字界碑今聞被俄人移在通江西岸之高阜，西文地圖（例如英參謀部四百萬分之一圖）亦竟有以通江爲國界者。夫通江乃混同江與烏蘇里江間之一叉流，決非烏蘇里江，亦非混同江。約文所言之烏蘇里江口，自當在伯利附近，烏蘇里與混同江交會處，意義甚明；而耶字界原址亦應遠在通江以東也。

十三　松花江航權問題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璦琿條約規定黑龍江，松花江，烏里蘇江限于中俄二國船舶通航．他國不得援例。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崇厚與俄訂約時，復重申舊議特立專條。嗣派曾紀澤重

訂新約時，雙方爭辯不決，卒暫置不議。蓋約中所謂松花江者中國主張謂僅指黑龍江下游松花江口至黑龍江海口之一段言，俄國則謂兼指黑龍江省與吉林省間之松花江全身而言。統觀全約，既首言黑龍江北岸自松花江口止屬于俄國，規約文松花江自係指黑龍江下流而言，即今所謂混同江也。若兼指吉林之松花江，松花江口以下之黑龍江又將誰屬乎？且吉林之松花江全在內地，當時許兩國共同通航者，意當在兩國間之界河，未必遽以內地航路相提並論，然僅就一條斷章取義則固三江並舉無可諱也。

又璦琿條約止有滿蒙俄三文而無漢文，今用譯文未知何據。曾紀澤使俄時，曾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對理藩院舊案，結果如何今無可攷。惟松花江及混同江俄人皆稱松嘎里(Sungari)實屬無從分別，特未知滿蒙文正本作何語耳。

十四　黑龍江左岸六十四屯問題

黑龍江左岸，照尼布楚條約，原屬中國。自咸豐八年璦琿條約成，黑龍江左土地屬于我者，僅精奇里河以南廣袤二萬方里之六十四屯地；即該條約第一欵所載原住精奇里河以南之滿洲人民仍得永久在原地居住，歸中國官吏保護者也。咸豐十年北京續約，復申明黑龍江左岸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重立界碑，以後永無更改，並不得侵佔附近之處等語。嗣以華俄居民墾田交錯，互起爭端，于光緒十三

年，經清政府派李金鏞與俄人交涉，勘劃界址，掘壕爲限，縱約二百餘里，橫則七八十里不等，村屯六十有四，居民三萬餘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拳匪之役，俄軍驅殺人民，佔據屯地，延不撤兵，據爲已有。按光緒二十八年俄國滿洲里撤兵約條內載，俄國允將東三省各地交還中國治理，一如未佔據之先等語。黑龍江左岸六十四屯，在庚子以前固屬愛琿所轄治也。歷年未遠，遺址猶存，近年黑省人士迭有建議，祇以俄國內亂，無從交涉，懸案至今尚未解決。

中篇　北界（自阿巴該圖至沙賓巴達哈）

十五　清初之經營蒙古

喀爾喀舊分三部：曰土謝圖汗部，曰車臣汗部，曰扎薩克圖汗部；服屬于察哈爾。一六三五年（滿州天聰九年，明崇禎十八年），清軍平察哈爾，車臣汗，扎薩克圖汗相繼與清通好。一六三九年（崇德三年）扎薩克圖汗掠歸化城，清主親征之，定九白之貢。順治初年屢叛屢服，清廷先後遣親王多鐸出兵剿辦，侍郎畢哩克圖視察侵掠，至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始各遣子弟入朝，清許之盟，設喀爾喀八扎薩克。至康熙初，益爲恭順。會準噶爾汗噶爾丹大舉侵喀爾喀，喀爾喀全部內附。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清廷預令三汗及衆因諸顏諸部長隨四十九旗扎薩克先至多倫諾爾，清聖祖親至撫諭，幷改諸部濟農諾顏舊號，封王公，貝勒

，台吉等爵，各授扎薩克，編佐領，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凌擊準噶爾功，又增賽因諾顏部，遂成外蒙古四部。自此喀爾喀蒙古遂完全內屬矣。

喀爾喀蒙古之西有厄魯特蒙古，舊亦分四部：一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今迪化），一曰準噶爾，居伊犁；一曰杜爾伯特，居額爾齊斯，（今科布多）；一曰土爾扈特，居雅城（今塔城西北。）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準噶爾汗噶爾丹併合四部盡領其地，次年復併天山南路喀什噶爾部。一八六六年（熙康二十七年），更乘喀爾喀三部內訌，由杭愛山突襲其地，且揚言借俄兵六萬，大舉內犯。時適清使索額圖往會俄使，至東臣汗境道梗不通，乃一面改道黑龍江赴尼布楚，一面商請準噶爾罷兵，返喀爾喀侵地，并令俄國商人縣告邊吏無助亂人，俄人遜謝。時準噶爾聚兵窺伺漠南，清遂出師討之，御駕親征。一六九零年（康熙二十九年）敗之于烏蘭布通（今赤峰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復大敗之于昭莫多，（即東庫倫）。噶爾丹敗竄道死，準部略定。喀爾喀復歸舊牧，于是清之勢力更深入西部蒙古。噶爾喀雖敗亡，而其姪策妄阿喇布坦繼之作亂。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扎薩克博貝言；準噶爾不靖，恃烏梁海為之障，乞往招撫，若抗命即以兵取，從之。此征唐努烏梁海之始。烏梁海（Uliangkai）者，原係人種名，即明時兀良哈部族，散處山林採捕為生，而受役屬于喀爾喀準噶爾諸大部。屬喀爾喀者隨之內附，惟屬準噶爾者在烏里雅蘇台之北俄羅斯之南，

阻深負固，恃強喜鬪。自博貝建議征略，擒其頭目利羅爾遜，撫輯降衆。自唐努山以北之克木克木齊克(Kemkemtzk)至博木等處，皆歸其管轄。此征服唐努山烏梁海之略史也。至乾隆朝又征服阿爾泰烏梁海更遠及多木河(Tom 鄂畢河之支流)之上流矣。

十六　中俄邊界交涉

俄人經營西伯利亞時，已與土謝圖部互通貿易，外蒙古既歸中國，故額爾古納河以西之中俄邊界亦成問題。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俄皇彼得第一遣大使義斯梅洛甫(Leon Vasili-Cvitch Ismailoff)偕同書記官關治(Lan ent de Lange)至京請訂商約；不得要領。次年即歸。關治留華續議，亦因邊界未定終無結果。其時俄帝勤于西進、于東方亦不暇兼顧。未幾，清聖祖及俄彼得帝相繼崩殂。清世宗，俄女帝加他鄰即位。俄派薩瓦（按俄使名 Sava Lukitch Vladislavitch）此亦譯其第一字也）為全權大使，于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十月至北京重申前議，且請劃定蒙古西伯利亞間之疆界。中國亦派郡王策凌，內大臣格四格，理藩院尚書圖理琛為全權大臣，與之會議。嗣因清世宗不欲俄使在京交涉，中途改命往蒙古布拉河（色倫格河東支流）旁會議，于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即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締約，是為恰克圖條約。議定，陳兵鳴礮，謝天立誓。

十七　恰克圖條約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十一條，約文俄使以俄文兼用拉丁文繕交中國，中使以滿文兼用俄文及拉丁文繕交俄國，此為中國與外國正式換約之始。蓋尼布楚雖併訂約，猶僅言劃界立碑而未嘗換約也。

恰克圖條約關于界務者有二部份，一為重定尼布楚約關于烏特阿（即烏地河）之舊案者，為第七條，其文如左：

一　烏特河等處地方暫置為兩邊公中地方，均不得侵佔居住。

次為新定喀爾喀至邊界者為三條，全文如左：

一　恰克圖之小河溝地方有俄羅斯卡倫房間，鄂爾輝圖（即鄂羅海圖）山上有中國卡倫俄博，于此卡倫房間鄂博之中間分中設立鄂博，為南北通商之地，由此起分兩邊邊界之處迤東祈布爾固特（即布爾古台）依山梁至奇蘭卡倫；自齊蘭卡倫至齊克泰（即池克台），阿晔奇都哈（即阿拉呼達拉），阿噜哈當蘇（即阿拉達齊烏蘇）。此四卡倫鄂博之基，以此一路之楚庫河（即赤奎河）為邊界。自阿魯哈當蘇至額伯爾哈當蘇（即烏布爾哈達音烏孫）卡倫鄂博，自額伯爾哈當蘇至察罕敖拉（即察罕烏蘇）蒙古卡倫，乃係俄羅斯國下所佔之地，與中國蒙古卡倫之鄂博，將此兩間之空地，照恰克圖地方分中劃界，近俄羅斯國下人所佔之地，如有山河台嶺，以山河台嶺為界；近蒙古卡倫鄂博如有山

河台噶(亦作台宴)以山河台噶爲界。如無山河之不明地面，自正中分中設立鄂博爲界。自察罕敖拉卡倫鄂博至額爾固納(即額爾古納)河堤蒙古卡倫鄂博之外，另立鄂博爲界。自恰克圖鄂爾糨圖兩間爲界所立之鄂博迤西，鄂爾糨圖山特門庫珠渾之彌齊克圖霍碩果貝勒圖山(即布列蘇圖)，庫克齊老圖黃果爾鄂博(即歡果爾)，庸科爾山，博爾口棍蓋山(即袞藏鄂拉)，呼他海山(即呼圖海圖)，科山梁布呼圖嶺額古登昭山梁多什圖嶺(即多什圖達班)，克色納克圖嶺(即克斯尼克圖)，固爾彌嶺(即古爾畢達坂)，努克圖嶺(即努庫圖嶺)，額爾吉克塔喇噶克台噶(即額爾吉克塔爾罕台宴)，托羅斯嶺，肯哲瑪達(即肯結滅達)霍尼音嶺(即霍寗達巴哈)，克木克木齊克之博木(即克穆克穆池克博穆)，沙彌奈嶺(即沙賓達巴哈)，循此山梁由正中分中劃界。此間如有橫出之山河將山河橫斷分中爲界。自沙彌奈嶺至額爾固納河以山之陽爲中國，山之陰爲俄羅斯，彼此國下如有不肖之徒，偷入游牧，佔地居住及蓋房居住者，查明各令移回本處。邊地之人，如有犬牙相錯居住者，亦查明各令收回本處肅清邊界。其兩邊各界各取五貂之烏梁海，仍令照舊各歸其主；彼此各徵一貂之烏梁海自定界之日起，將各取一貂之處永行停止。

以上全文係照何秋濤北徼條例考錄入。其中所稱卡倫者，係滿語更梁候望之地，中俄雙方各

設卡倫，其間隙地蒙古語曰諾布。所稱鄂博者，係蒙語堆石之意，凡諾布處所皆立鄂博，間有叢林無可堆石者即劃大樹爲記。

約文所記疆界地名殊爲冗贅。原約本無漢文，輾轉傳譯，地名愈紊，惟當時訂約後即著手訂立界碑，次年始竣。以後漢文各書所用地名，即多根據雍正五六年間所訂之界碑地名，原約殆少引用。以上約文中括弧內所注之地名，即現在通用之界碑地名，列之以便比照。界線所在，簡單言之，自恰克圖起東沿赤奎河，越鄂嫩河，迄于額爾古納河，西循薩揚山，以迄于沙賓達巴哈，原則上皆以高山大川自然界線爲國界；其有缺乏自然界線者，則更多立界碑以確定之。

十八　蒙邊國界地理考

恰克圖會議後，分定界碑，迤東六十三處，迤西二十四處，至今猶爲中俄國界；蓋已一百九十七年矣。恰克圖約在北緯五十度二十三分，東經一〇六度二十四分，去庫倫直線四百七十里左右，有木柵爲國界。北屬俄曰恰克圖，南屬中國曰買賣城。恰克圖北約十五里有特羅次闊薩而而斯克（Troiskosausk）亦爲俄邊要地。自恰克圖以東界線向東南斜下，至第五界碑合赤奎河（Tchikoi 發源肯特山，北流入色倫格斯克，即伊圖諾倭塞連金斯克附近，入色倫格河）；溯河逆上至第十界碑以東循阿剌哈達音烏蘇（赤奎河之支流）河而東南，至烏里雷第

十一界碑，越一分水嶺入們子河（Menza 赤奎河又一支流），在們子卡倫南爲第十二界碑，烏布爾哈達音烏蘇。自恰克圖至烏里雷之界線實沿伊羅河（Iro 爲鄂爾昆 Orkhon 河之支流）北山之北麓，（按參謀部圖界南山北又有阿拉庫珠爾河流入赤奎河），此山亦爲肯特山（Kentei）之西尾，俄圖名爲布爾罕哈勒都那嶺，參謀部圖則簡名之曰都那嶺，烏里雷之南山則皆曰多羅特山；按之英圖高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迤者至肯特山正幹，乃高達二千公尺以上。嶺谷方向爲自西西北至東南。自烏里雷至奎河即沿此山之北麓，界碑所在，高度皆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下。自庫穆倫十三界碑以西皆爲土謝圖汗部與俄薩拜喀勒省（Transbaikal）之界。自此以東則皆爲車臣汗部與俄薩省之分界。自赤奎河第十四界碑起；即出赤奎河而入敖嫩河（Onon 東流入石勒喀河）流域，自此以東洪果爾第二十九界碑，皆在鄂嫩河以北，界線橫絕其南下支流如巴勒濟（Baldja）克爾渾（Kirkun）克爾（Kira）諸河，界線常距敖嫩河正流數十至百許里。界北峻崖壁立，此蓋沿達烏爾嶺之南麓爲界者。達烏爾嶺，（Daurski），高達一千五百公尺以上，橫亘于石勒喀河二大支流音果達（Ingoda）河南鄂嫩河之間。言山脈者往往以之南聯于肯特，而北接于雅布諾威者也。界線橫越鄂嫩河而東至額林達班（Iren Daban）之東，山嶺谷爲阿喇巴彥祖畢克第三十一及烏布爾巴彥祖畢克第三十二界碑。額林達班者西南接于都圖龍山（西文作 Dutulun 中文似虛作圖都龍）東北接于白肯都山，皆鄂嫩河與奎

屯果勒河（Kuitungol）東流向北入巴倫托累湖（Borontolei）間之分水嶺也。自三十二界碑起，界線又折向北而東北，沿多瑪（即依馬勒喀 Imalka）河之北岸；北脊亦即界線，以北之鄂嫩河與伊多瑪河之分水嶺也。此嶺中文圖上未載其名，西文圖上則均稱為額爾渾山。（Erma-二）。此山以東界線折向東南，地勢漸平，過巴倫托累湖之南為格子蓋第五十及墨古茲格第五十一各界碑。自此迤東，界線之南多為沙漠。據俄圖察罕烏魯第五十九界碑在黑龍江省與車臣汗部交界線上，參謀部圖則謂在此交界線上為第五十八界碑。又博羅托羅海第六十界碑，俄圖以為在鐵路之東，參謀部圖則置之于鐵路之西；似以俄圖為是。依圖，國界與滿洲里相距四十餘里，自此以東至額爾古納河旁即為阿巴海圖（Abagaitu）第六十三界碑，是為雍正五年所定國界東半段之終點。額爾古納河西受庫拉錦河 Kulaxin（參謀部圖錦誤作綿）東受海拉爾河（Hailar）。自海拉爾河口以上則名為達賴果勒河。（Dalgiol）。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副都統宋小濂發見俄人在額爾古納河南草甸芟割羊草。此草甸南北約十里，東西五六十里，北臨額爾古納河，由河分出一支環繞草甸，狀如洲渚，確在華境。宋氏乃向俄交涉，俄人指呼倫池（又名達賴諾爾 Dalainor）為額爾古納河源。宋氏駁之，謂海拉爾河口以上至呼倫地之間小河，係別為一河，名達賴果勒，夏秋天旱，流甚細小，水由海拉爾流出，南入呼倫池中，並非湖水。此于俄人地理上之錯誤，辯之可謂詳明。而阿巴海圖原約界單載

明在額爾古納之左岸，正對海拉爾河口在阿巴海圖嶺出出處設立鄂博，則此處交界固甚爲明晰矣。茲將恰克圖以東六十三界碑之名列舉如下：

一布爾台　二紫達木　三呼爾林　四狄列圖　五倉爾巴恰　六池克台　七哈曾祭蓋　八阿拉呼達拉　九烏伊勒克　十阿達哈達音烏蘇　十一烏里雷　十二烏布時哈達音烏蘇　十三庫木倫　十四奎河　十五昆吉爾特　十六阿中蓋　十七哈喇吉木里　十八呼蘇魯克　十九巴勒濟　二十巴勤濟堪　二十一畢勒赤爾圖　二十二克爾渾　二十三布庫昆　二十四吉勒畢里　二十五布攸哈圖　二十六果爾罷齊　二十七果索勒台　二十八阿達爾莫　二十九洪果爾　三十阿勒呼達　三十一阿喇巴彥和畢克　三十二烏布爾巴彥和畢克　三十三貝子奇　三十四呼爾齊　三十五蒙古特魯克　三十六托索克　三十七托克托爾　三十八霍依　三十九霍林那剌遜　四十沙剌鄂那　四十一圖爾根　四十二庫奎升　四十三圖與背　四十四圖爾克納克　四十五祭罕納爾　四十六東車托羅海　四十七哈達托羅海　四十八伊林　四十九鄂巴圖　五十格子蓋　五十一墨古茲格　五十二齊普圖　五十三則林圖　五十四普克托羅海　五十五蒙古托羅海　五十六安豆爾海　五十七庫別理　五十八塔爾巴郭達固　五十九祭罕烏魯　六十博羅托羅　六十一索克圖　六十二額里底里托羅海　六十三阿巴哈圖

由恰克圖以西仍以布爾古台爲第一界碑。過鄂羅海圖第二界碑即波色倫克(Selenga)而西，

界線索當遜澤德河（Djida又名貝達河東向流入色倫格河之支流）南岸，有第三至第六界碑，自察罕鄂拉第六界牌以西有勒圖剌河流入澤德河，第七至第九界牌即立于此，二河間之分水嶺，自此以西，則界線沿澤德河與色倫格間之分水嶺，自十一界碑莫敦庫里（Modokoul）界線始與澤德河與色倫河支流烏里河（Uri）間之分水嶺相合。此分水嶺決文五百萬分一亞洲與圖名之爲 Eghiky Targak Taiga 即東薩揚山也，有稱曰博古圖達班（Bogouty Dabun），第十二界碑在焉。又曰多什圖達班第十三界碑在焉。由是北上復折而西，皆爲烏里河上游，支流與伊爾庫脫河（Irkout）向東流至伊爾庫次克 Irkoutsk 入昂噶拉河 Angara）間之分水嶺，有第十六界碑曰罕寬（Khanga）。由此過庫蘇古爾淖（Kosogol）之北，山勢甚峻，向西北曲折而上，爲烏魯克木（Ulukem）西流入葉尼塞河）及其支流北克穆之界嶺，極北至北緯五十三度五十分左右是爲中國國界之最北點，凡此皆東薩揚山也。此最北點約在東經九十六度二十分，但並無界碑。自此折而西南爲西薩揚山，凡此四曲向南之弧形山脈，曾圖作額爾吉克塔克哈克台哈嶺，參謀部圖作葉爾格克塔爾哀克台哀嶺，即西文之 Erghisty Tarka Taiga 可以之兼指東西薩揚，不僅如法圖之以名東薩揚之東南起點也。

薩揚山爲中俄間重要界山，惟界碑甚少。自東薩揚之額爾吉克塔爾罕台哀（Erghik Targhan Taiga）在北克穆河源之南）第十八界碑以北，直至西薩揚西南烏斯河西之肯結滅達第二十界碑

，此千餘里之𡼏形界嶺間，僅有一托羅斯達班第十九界碑。西薩揚山爲魯克木河與圖巴河（Tuba 向西入葉尼塞河）間之分水嶺，惟國界至綴爾諾萊湖（又作來努伊 L. Tchernoui）南又向西突進，包括烏斯河（Us 西入葉尼塞河）之上流，旋復向東回入爲第二十二界碑曰霍寧達巴哈（Konon Daban）自此又向南斜下，循烏斯河與烏魯克木河間之分水嶺爲國界。波烏魯克木河西岸及其南來支流克穆地克（Kemchik）河之交會處，爲克穆克穆池木博木（又作克木克木齊克博木（Kemkemtchik Bom）第二十三界碑，自此又西北上乃至沙賓達巴哈（Schabin Daban）爲第二十四界。以上有恰克圖以西至第十一界碑，爲俄薩拜喀勒省與土謝圖汗部分界，第十一至第十四界碑爲同省與唐努烏梁海分界，第十四至十九界碑爲俄伊爾庫次克省與唐努烏梁海之分界，第二十至二十四界碑爲俄葉尼塞斯克省與唐努烏梁海之分界。茲將布爾古台以西二十四界碑列舉如下：

一布爾古台　二鄂羅海圖　三布列蘇圖　四彥鄂爾鄂拉　五猷果鄂博　六究藏鄂拉　七呼圖海圖　八庫庫那魯楚　九烏丁作魯　十切田　十一莫敦庫　十二博古圖遠班　十三多什圖達班　十四克斯尼克　十五古爾畢達班　十六罕亘　十七努庫圖達班　十八獮爾吉克塔爾罕台亘　十九托羅斯達班　二十肯結達班　二十一烏斯　二十二霍寧達巴哈　二十三克穆克穆池克博穆　二十四沙賓達巴哈

以上爲雍正五年所定之中俄國界，界線甚爲明確。尤以恰克圖以東，界碑林立，最爲確定。恰克圖以西界碑較少，尤以托羅斯達坂第十九界碑與肯結滅達第二十界碑之間相隔最爲遙遠。即東西薩揚山間向山凸出處爲中國疆界之最北點者亦無界碑以確定之，殆因當時實地查勘爲困難故也。

十九　蒙邊之巡守及通商

恰克圖訂約後，臨俄邊境之卡倫各有扎薩克，參領，章京，驍騎校等駐守。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又設庫倫辦事大臣，一由在京滿蒙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扎薩克內選派，專理邊務及中俄交涉。其東黑龍江境內，則由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副都統。其西東則由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會同酌辦。又定恰克圖卡倫十年巡查一次。其恰克圖東西兩邊所設卡倫，至嘉慶八年爲始，并責令庫倫辦事大臣，每屆十年輪流親往稽査一次。往査之時，預將肅清邊界，查驗鄂博各緣由，詳明曉諭俄人懍遵。由是可見清代于邊界防務頗極嚴密。惟知防守而不經營，不知研究，斯足惜耳。

恰克圖訂約通商後，彼此往來貿易日盛。乾隆二年禁止俄人在京貿易，于是互市之事統歸于恰克圖矣。先是兩國均不榷稅，至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以俄人匿約私課貨稅，又邊人失馬，俄人輒以少報多，清高宗遂命停止恰圖克貿易，次年又嚴禁邊界通商。至一七六八

年（乾隆三十三年）庫倫辦事大臣以俄人恭順上奏，始復互市。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以俄邊吏庇護罪犯復命閉關，逾解禁。一七八五年以俄國邊民入邊刼掠，又命閉關者殆七年。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辦事大臣報俄人悔過，乞恩乃復開關。并補訂恰克圖條約五條，無關疆界故從略。

蘇萊曼東遊記

劉復譯

蘇萊曼 Sulayman 是阿剌伯商人，以公元八五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東遊印度中國等地，作遊記一卷。至九一六年（後梁末帝貞明二年），有哈生 Abu Zayd Hasan 者，就所知曉，爲撰補注一卷。一九二二年，法人費瑯 Gabriel Ferrand 據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阿剌伯寫本第二二八一號譯爲法文，卽依原次分爲二卷：卷一爲蘇氏書，卷二爲哈氏補注。原本有簡省不可通處，費氏尋譯文義，爲之貫穿一二；或缺略甚多，則爲參據他書，加以增補。凡此之類，均以方弧〔 〕括之。圓弧（ ）所括，則爲通常注釋；原本頁數，亦分別注明。今重譯是書，體例悉從費本。惟原本開首二十餘行是後人所擬，費本用斜體字印，今則於其所正處用小字註明之。此外如有注釋，亦概用小字，外加圓弧，以別於費註。

（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此稿於去年夏秋間分期譯登語絲週刊。嗣語絲遭民賊之殃，改由上海出版；南北交通既絕，譯事遂歸停頓，計已刊者不過全書四分之一而已。近承張亮塵兄囑賡前業，改付地學雜誌發表，並以一八四五年雷諾氏 (Reinaud) 法文舊譯本相假，俾資比證，因於多忙多病中努力爲之。倘有疵謬，尚望愛我者不吝賜正。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北平。）

〔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消息〕

〔第一卷〕

故事的鍊子

這一本書裏包藏着（頁二）一條故事的鍊子（這就是說，中間有許許多多的彼此相關的故事）（故事，我譯本作 Histoires，可譯作歷史，亦可譯作故事，雷譯本作 Chroniques，則應譯作歷史，但就下文文義看，仍以譯作故事爲妥）有邦國的故事，有海洋的故事，有〔各色各種的〕魚的故事。也有關于大地以及關於世界上種種奇蹟的記述；也說到各邦國及其已經開墾的部分的地理上的位置（雷譯本作「也說到大地上各城市和已經殖民的各處的大概情形。」）；也有關於動物，關於奇物，以及關於別種東西〔的記述〕。這是一部賅貫的書。

這一章書裏所說的是海洋，其位置處於西印度（雷譯本作印度），與 Sind，與 Gog 和 Magog 二〔邦〕（這是說，亞洲東部，在中國以北的地方），與 Kaf 山（這是個環繞世界的神山），與 Sirandib 邦（即錫蘭），與 Abu Hubays 所打勝的一個〔邦〕的中間（邦，法文作 Pays 可譯爲地土，亦可譯爲國家，今譯爲邦，取其可通用於兩義之間也。後同。）這 Abu Hubays（頁三）是個活到二百五十歲的人。有一年，他到了 Magog 邦，看見了哲人 As-Sawah。這哲人把他領到了海邊上，指

給他看一條魚，〔魚背上豎着些什麼東西，〕好像是船上的帆一樣。有時候，魚頭透到了水面上（以上原本缺，後人擬補）。那麼，人家就看見了一個很龐大的東西了。有時候，它從鼻孔中噴出水來，〔人家就看見一大根水柱〕，和〔異教寺的〕大塔頂一樣高。當海洋平靜，魚類分散在各處的時候，它搖一搖尾，就把魚類聚集攏來；接着是它張開了嘴，人家就可以看見所有的魚都〔投〕到它肚子裏去消滅，像是到了一口井裏去的一樣。航海人在這一個海洋裏航行，都怕這一種魚；所以到了夜裏，他們都搖着木鬧鈴，像耶教徒〔傳呼禱告的時候〕搖着木鬧鈴一樣，希望這樣鬧了，魚就可以不來靠近船，不來把船打沈。

這樣一個海洋裏，有一種魚，是我們所捕的，它的長度〔頁四〕是二十肘。（肘，古量名，起於肘，止於中指之端，約合今量五十生的米突。）我們把它的肚子破開，中間有一條同類的魚。再把這第二條魚的肚子破開，中間還有一條同類的魚。這些魚都是活的，會動的；它們的式樣彼此相同。

這種的大魚名字叫作Wal。雖然它的身體很龐大，却有一種一肘長的，名字叫作Lask的魚，寄生在它身上（當譯作〔做它相仇敵〕。）。Wal一面的做着洋裏的王，使用它的威力，殘殺一切魚，一面却被這小魚制服着；（當譯作〔當大魚發了怒，要攻擊海裏的魚類，而將它們殘虐的時候，這小魚能制服它，使它有理性。〕）因爲自從Wal產生的候起，這小魚就〔附生〕在它的耳朶裏，直到它死的時

候爲止。這 Lask 魚也能寄生船隻上，大魚爲怕這小魚的緣故，所以不敢近船。

這一個海洋裏，還有一種魚，據說它的面孔和人以面孔一樣，而且還能飛出水面。這一種魚的名字叫作（頁五）Mayj（或作 mij）。另有一種魚在水中伺候着，它候中它了（飛出水面以後）單新跌到水裏去的時候，就把它吞嚥了。這一種魚名字叫作 ankatus，其餘的魚，也都彼此互相吞嚥。

〔據 Yakubi 說，中國是一個大國。若然要（從波斯海灣起），取海道上中國去，就得渡過七個海。這七個海各有各的顏色，與風，與魚，與清爽之氣，彼此都不相同。第一個海是 Fars 海（或稱波斯海，即波斯海灣），其起程處是 Siraf，止點是 Ras al-Junjuma（意謂「腦完岬」，或稱 Ras al-Hadd，意謂「界限岬」，或「邊界岬」）。這個海是狹窄的，其中有採取珍珠的區處。〕（此節據費氏所作「天方波斯突厥地誌遊記合卷」補，原書卷一，頁四九。）

據 Masudi 的「金原寶鑛書」裏面說，Fars 海直延長到 Obolla 與 Barages 與 Abbadan 三處；這三處，都是屬於 Basra 地方的。這一個海灣有一千四百哩長，其產生處有五百哩闊（此所謂產生處，當指入大海處而言）；但是，有許多地方，兩岸間（只有）一百五十哩闊。（哩，法語作 mille，即英語之 mile，源出羅馬，意謂千步之長。後德意諸國均用代量名，而長短不同。此不知何指。）

這一個海灣是三角形的；三角的頂尖就是 Obolla。三角的東面一邊，是用波斯的海岸造成

的，〔其中依次數去，〕有 Dawrak al-Furs 邦（意思是說：「波斯人的有頸瓶」）有Ṣanfan城；有Siniz，是製造繡花布的地方，又出別種的織物，叫做Sinizi；有 Jannaba城，出產的布就叫做Jannabi；有Najiram城，在Sinaf的境界之內；有Banu Anara人的邦。其次是Kirman海岸，或稱作Hormuz邦。－Ho muz的位置在Sinjar城的對面，在Oman 的境界之內。－從 Kirman海岸延引過去，緊接的就是Makran邦的海岸，其中所住的是邪教徒，名目叫做Sura；這地方產生的棕樹很多。其次是Makrad的〔首都〕Tiz。其次就是Sind海岸了，這裏有Mihran 河（即Indus 河）的許多出口。這條河是這一個邦域裏的主要的河，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的了。在此的海邊上，有一座Daghal 城，是西印度的海岸與 Baruc 的的地主的交界處（Baruc，古稱Bharukaccha，即Ptolemee（古希臘的天文家兼地理家）所說的BaPsyata，現在的地圖裏寫作Proach）；Baruc地方的人所造的矛子，名目就叫做Baruci。自此以往，這一條海岸全無間斷的一直通到中國，中間也有已經殖民的地方，也有荒蕪的地方。在Fars（即波斯）與Makrda與Sind 一岸的對面一岸，有Bahrayn邦，有Katr諸島，有Banu Judayyma人的沿海地，有Oman邦，有 Mahara地方；〔這Mahara地方〕直通到Rasa-jum-juma地方（亦稱Ras al-Hadd）；這Rasal-jumjuma 地方是分屬於Sihr與Al-Ahkaf（意謂「砂濤」）兩處地方之內的。這〔波斯〕海灣裏有許多島，有如Harak島，又稱為Jannaba邦，因為這一個島，是Jannaba的一部分，而且中間只相隔着不多幾個 Parassangos

古波斯舊名，合五二五〇米突）這一個島裏所出產的珍珠，就叫做Haraki（意謂「Harak珠」）。又如Awal島，上面住的是Banu Ma'an人和Banu Misma人，和別種的阿剌伯人；從這一個島上動身，只須有一天或者還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到Bahrayn海岸上的各城。這一條海岸（又稱為Ha-jar海岸，上面有Zara城和Katif城。Owal島以後，還有許多的島，其中有一個，名叫Lafat島，又叫作Banu Kawan人的島，是從前被Amr bin al-As征服的；到現在（九四三年），島上還有一個回教寺，就用他的名字做名字。這是個居民繁盛的島，島上被村莊和培種的植物遮滿了。這島的近鄰處，有一個Hinjam島，是航海的人裘取清水的地方；離這個島不遠，有幾個小嶼，就是（民間所傳說的）：「Kusayr嶼與Uwayr嶼，還有一個第三嶼也未必見得好。」最後是一個durdur（意謂「旋渦」），就是那有名的Musandam旋渦，航海的人給它起一個綽號，叫做Abu Humar（意謂「小驢子的老子」）。這些地方的島嶼都是浮出於海面的黑島，上面沒有植物，也沒有動物，四面環繞的是深的海，當海船航行到近處的時候，有兇惡的大浪撲擊上去，使船上的人恐怖。這一段（危險的）海道，位置在Oman與Sira中間，是航海的要道，海船必須在許多島嶼中間穿過，沒有方法可以避免。有些船走錯了（路，就遭了難了）；有些船（走得好的），才能達到目的地。這一個波斯海灣裏的水，依上文所說，所灌溉的是Balay:，波斯，Basra，Oman，Kirman，以至於Ras al-Jumjuma（或稱Ras al-hadd）………」（此節據Meynard

Courteille 二氏所譯「金原寶礦書」編，原書卷一，頁三三八至三四一。)」

〔據 Ya'kubi 說，第二個海是從 Ras al-jumjuma 起頭的，名字叫作 Larwi海（意思是說 Lar 邦的海，卽 Guzerate 的海）。這是個大海；海中有 Wakwak 人（所居有）的諸島，以及 Zang 人（所居有）的諸島。這些島裏面，有的是有國王的。在這一個海裏航行，只能看着天上的星做嚮導。海中有大魚有許許多多的奇怪的東西和難以形容的東西。〕（此節據「東方波斯突厥地誌遊記合叢」編，原書卷一，頁四九。）

〔據 Mas'udi 說，海船從 Ras al-jumjuma（或稱 Ras al-hadd）離開了波斯海灣，就到了第二海或 Larwi 海（Lar 的海或 Guzerate 的海）裏了。我們不知道這一個海有多少深，也不能定出它的正確的界限來，因爲海裏的水，又多又大。有許多航海的人，以爲要把這一個海裏的地理上的情狀敘述出來是很難的，因爲海裏面分錯得太複雜了。不過，海船要橫渡這一個海，通常只要兩三個月的工夫，有時候只要一個月，若然碰到了好風，而船上的執事人也都不害病；雖然在總名爲 Abyssinia 海的各海之中，這是最大而且風浪最險惡的一個。這海裏還包括着一個 Zang海，灌溉這〔Zang〕邦的沿岸（Zang，卽非洲的東岸）。這 Lawi 海裏所出的琥珀很少，在 Zang 的海岸上，以及阿剌伯的 Sihr 海岸上，可出得很多。這一個邦（指Sihr 海岸）裏的人民，是 kuda'a bin Malik bin Himyar 的子孫，混和着別種的阿剌伯人，一般人都把他

們合稱爲 Mahara 人。他們的頭髮厚而且長，披垂在肩上；他們說的話，也和阿剌伯人說的不同。有如 Kaf(k) 一個音，他們說做了 Sin(S)……他們都是窮苦可憐的人；可是，他們有一種極好的駱駝，就是那有名的 Mahara 種，是他們晚上騎用的；據許多人說，這種駱駝走得和 Bogas 人的駱駝一樣快(Bogas 或稱 Beja，是紅海西岸的人種)，甚而至於還可以更快些。他們騎着駱駝到海濱上去走；駱駝看見了海水衝上來的琥珀就跪下——這是訓練到如此的——騎駱駝的只須伸手一拾就是了。最好的琥珀，出在 Zanc 一帶的海島上和海邊上，形狀是圓的，顏色是灰藍的，有時可以大得和駝鳥蛋一樣，或者略略小一點。也有許多琥珀，被前文說過的 azal 魚吞吃了。有時候海面上的風浪極大，魚嘴裡嘔吐出來的琥珀的碎片，幾乎有大塊的石頭的四分之一樣大。這一種魚吞吃了許多的大塊琥珀，(久而久之)，就被它窒厄死了，飄浮在水面上。於是就有 Zanc 邦的人，或別邦的人，——他們不時就預備了小船等候着——立刻用魚叉繩索之類，把死魚從來水中拖起，破開它的肚子，取出琥珀來。在內臟深處的琥珀，有一種使人作嘔的氣味；這氣味是 Irak 和波斯的造香料的人所知道的，名目叫做 nadd。近脊背處的琥珀，却是魚腹內留存得愈久，則愈加純淨。〕(此節據「金原寶藏書」卷一頁三三二至三三五翻)

〔這也是 Mas'udi 說的：其次是 Larwi 海，海邊上有 Saymur 城，有 Subara 城(古 Surp-

aark 埠，近孟買），有 Tana 城（近孟買），有 Sindan 城，有 Kanbaya 城（今 Cambaye 城，在 Cambayo 海灣深奧處），還有許多其他的城，都是屬於西印度部和 Sind 境內。〕（此節據同書同卷三〇頁補。）

第三個海名叫 Hurkand 海（即孟加拉海灣）。在這一個海與 Lar 海（即 Guzcato 海）的中間，有許許多多的島（Laquedives 諸島及 Maldives 諸島）。據說，總共有一千九百個島。這些島做了兩海的分界。統治這些島的，是一個女人。有時候，大塊的琥珀〔被海水衝〕到這些島〔的海灘上〕來；這種大塊的琥珀，也有形狀像植物的，也有近於植物的。它在海底裏的時候，就像植物的一樣生長着。到海水激蕩得利害了，它就從海底裏被衝〔到海面〕上來。這種的琥珀，形狀是像菌一樣的。（雷譯作「海水激蕩的時候，把琥珀衝到水面，像番瓜和西瓜一樣。」）

這些被一個女人所統治的各島，是種植椰子樹的。（頁六）島與島間的距離，大約是二三四個。Parasanges各島上都有人，而且都種了椰子。島民的財富，是用一種小貝計算的；他們的女王所收蓄的小貝很多，都儲藏在王庫（雷譯作「棧房」）裏。他們能織造一種衣服，有兩個袖，一個頸披，披上垂下兩個袖飾，胸前開一個口，却只是整整的一塊；據說，就這一點上看，〔世界上〕沒有更比他們靈巧的民族了。〔此外〕，他們還能造船，能造房子，能用極純熟技術作種種的工。

小貝是自己會到海面上來的；〔這貝裏〕包藏着一種活的東西。〔要捕捉它，〕只須把椰子樹的小枝浮在水面上，它就自己來停歇在上面了。這種小貝，島民喚作 Kabaj 。〔中譯此節與前節不分〕

這許多島裏的最後一個是 Sirondil島〔錫蘭〕；它的位置是在 Hakand 海裏；在諸島之中，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島。

〔頁七〕所有這些島（Laquedivos 諸島與 Maldivos 諸島），總名叫作 Dibajat 在〔中譯作近〕Sirandib 島，有一個採眞珍的區處。這一個島四面全是海。島上有一座山，名叫 Rahum ，是當初亞當——我們向他行禮！〔中譯作「願和平在其身！」〕——踏過腳的，〔當他被天堂中逐出的時候〕。他的腳〔印〕還留存在山頂上，深深的刻在石頭裏。這山頂上只有一隻腳的印。據說亞當——我們對他行禮！〔中譯無此句。〕——跨了一大步，〔這一隻腳踏在山上，〕那一隻腳却踏在海裏。又有人說，這山上的腳〔印〕，大約印七十肘〔長〕。

沿着這座山，有一處地方，出產許。多多的寶石：有紅寶石，有黃寶石，有水鑽。

Sirandib島上有兩個國王。這是個大而且寬的島。島上出產檀香與黃金，與各種的寶石；沿島的海裏，出產眞珠與 Sank 。〔Sank 是一種大螺殼，可以當作〕喇叭一樣的〔頁八〕吹；〔島民〕把它看作一種寶貴的東西。〔中譯此上四節合爲一節。〕

在這 Hakand 海裏，過了 Sirandib 島以後，（所過到的）島並不多，却都很大。這些島的詳細情形，我們不大知道。（其中有一個是）Ramni 島，島上有好幾個國王。島的面積，據說有八九百（平方）parasanges 。島上有金礦；又產（樟腦），名叫 Fancur （的樟腦），是樟腦中最好的一種。（雷譯作「又種一種植物，名叫 fansour 從中可以取出第一等的樟腦來。」）

這些島以後，還有許多島，其中有一個，名叫 Nias 島。這些島上產黃金甚多。島民以椰子爲營養品。他們把椰子調製在食品裏，也（把椰子油）塗抹在身上。

他們中，如果有人要娶妻，就得殺了一個敵族人，取到了一個腦蓋骨。要是他能殺死兩個敵人，他就能娶兩個（妻）；要是他能殺死五十個敵人，（頁九）他就能用五十個（敵族人的）的腦蓋骨，娶得五十個（本族的）妻。這種風俗（之所以能造成，）是由於島民的敵人太多了（雷譯作「是由於島身四面都被敵人包圍着」）；最能殺敵而取其腦蓋骨的，就最爲本族人所重視。（雷譯此節與前節不分。）

在這一個島上，這就是說，在這 Rami 島上，有許許多多的象，有蘇木，有竹。還有一個吃人的部落。這個島受到兩個海的灌溉：就是 Harkand 海與 Salahit 海（就是 Malaka 海峽裏的海。）

過了這一個島，就到 Langabalus 諸島（即 Nicobar 諸島）。島上人口很密。男人和女人，

都是露體的，只是女人身上，從臍下至膝上（雷譯作「只是女人身上的自然部分），用樹葉〔遮蔽了〕。每當海船航行到了近島處，島上的男人就坐了大大小小的獨木船（雷譯作小船）來迎接，以椰子瑪瑙，與人交換鐵器。衣服是他們用不着的，因爲這地方的天氣不熱（頁十），也不冷。

過了這 Langabalus 諸島，有兩個島，中間隔開一個海，名叫 Andaman 海。島上的土人，都是要吃人的。他們的皮色是黑的，頭髮是捲的，面貌和眼睛都很很可怕，脚很長。其中有一人，脚有一肘長。他們都露着體，也沒有獨木船。要是能有獨木船（雷譯均作小船），他們早把航行到近島處的人吃完了。有時候，海船因爲〔沒有〕風，只得〔在近島處〕停着。船上的水用完了，船中人走上島去向島民討水吃，有時不免被他們抓了去，但大多數都能逃走脫身（雷譯作「其中大多數都給他們殺死。）

過了這個島，有幾座山，可並不在〔往中國去的一條〕路綫之內。據說：山有上銀礦，也有居民（雷譯作「無居民」），（頁十一）但並不是所有的海船都能到得的。若然要到這銀山上去，應當把一座名叫 Al-Husnami 的山當做嚮導。曾有一條船，在鄰海中經過，船上的水手們看見了這座山，就把船對着它開去。〔到開到了近山處，他們就拋錨；〕明天早晨，他們駕了小艇登岸。他們伐了些樹木，生起火來；〔他們把含銀的土，放到了火裏，〕就有一股銀流流

出來。他們用這個方法，取到了許許多多的銀子。他們儘量的把銀子搬走。可是，到他們上船了以後，海裏面就大起風浪了。他你沒有辦法只得把所有搬來的銀子，一起拋在海裏。因爲有了這一次的經驗，後來就有人特地組織了一個航海隊，以探採這座銀山爲目的；然而那一座山，竟是再也尋不到的了。這種樣的探險是海面上常有的事。（也可以）探了無量數次，而那島仍舊是不能再找到；而且有許多島，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因爲中間有神秘的阻隔，無論如何總不能超越過去。〕

有時候，在這〔Harkand〕海裏，人家看見一朵白色的雲，把它的影子遮蓋了海面上的船隻。這雲能吐出一個舌頭來，漸而且長，往下直伸，至與（頁十二）海面相接觸；於是海水就沸騰起來，好像是地面上起了旋風，把灰塵捲成了一根長柱一樣。要是海船碰到了這旋風，就立時被它吞嚥了。接着，那白雲往高處飛升，天上就下起雨來了；雨水中往往夾帶着海裏面的東西。我不知道這雲裏的水，是不是從海裏借去的，或者是，這裏面還有別種的原因。（日譯作「我不知道這雲裏的水是不是從海裏借去的，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這〔東方〕諸海中的各海，若然遭到了一種的風，海水就立時翻騰起來，像鍋子裏沸着的水一樣。於是，它把它自己所包含的東西都噴吐出來，沖到了它所灌溉的各島的海岸上去。它能搗毀海船，也能吐出極龐大的死魚。有時候，岩石與山被海水衝着飛動，像弓上射出去

的箭一樣。（雷譯此處不分節。）

至於 Harkand 海裏，除這一種風以外，還有一種由西（或偏於西的某一角度）向北・北・西吹的（雷譯作「由西向北能是吹的」）風。（這風一起），海水就像鍋子裏（的水）一樣的沸着。它吐出（頁十三）許多的瑪瑙。海水愈深愈大，則瑪瑙愈好。當這一個海——這是說，這 Harkand 海——翻騰得極利害的時候，（海面上）好像有烈火燃燒着似的。這海裏有一種魚，名叫 Luham 是兇殘而要吸人的畜生（雷譯作「怪物」）。

（此處原寫本短缺一頁或數頁。）

……………（從中國運到 Basra 與 Baghdad 的）商貨很少（雷譯作「少而且貴」）。（在阿剌伯境內，）這項商貨之輸入之所以不能佔重要地位者，其故由於（雷譯作「其原因之一為」）Hanfu（即廣州）常有火災，（往往把預備出口的商貨都燒去了）。Hanfu 城是（中外）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中國商貨和阿剌伯商貨所匯萃的地方。這地方所以常有火災，因為房子是用（容易着火的）木板和劈開的蘆葦造的（中國商貨不能多到阿剌伯），還有別種的原因，（有如）海船來往時，在半路上沉翻了，（或者是）遭到了搶刼了，（或者是風不好），路上停頓太久，（做買賣的）沒辦法，等不到將貨運到目的地阿剌伯，就沿途零碎賣去了。有時候，海船隨風飄逐，（頁十四）飄到了 Yemen 或別處，（做買賣的）就把貨物賣去了。又有時候，為了要彌補運輸上的損失

，或者是爲了別種不幸的事實，不得不在(相當的)海港中逗留許多時，(貨物的來路，也就因此遲滯了。)(雷譯作「又有時候，船壞了要停着修補，也就因不得別種而損失了。」)

以下是買賣人蘇萊曼所報告的：Hanfu 是買賣人的匯集處，中國皇帝派有回教徒一人，辦理(已得中國皇帝允許而)前往該處經商的回教徒的訴訟事務。(雷譯此處有「這是中國皇帝的好意」一句。)每當節期，就由他領導着大衆行禮告禮，宣誦 hutba 訓詞，並爲回教國的蘇旦向阿拉求福。Irak 的商人，對於他的判斷總是服從的，因爲，他無論做什麼事，他心中所掛念的只是眞理；他所感悟的，只是「阿拉的書」，與「神力與偉大」，與伊斯蘭訓規。(雷譯作「Irac 的商人，對於他的判斷從不反對，因爲他照着眞理做事，他的決斷合於上帝的書，與伊斯蘭的訓規」。)

至於海船所停泊的港口，據說，(頁十五)大部分的中國船，都是在 Siraf 裝了貨啟程的；所有的貨物，都先從 Basra 及 Oman 及其他各埠運到了 Siraf，然後裝在中國船裏。其所以要在此地換船者，爲的是(波斯海灣裏的)風浪很兇險，而其他各處的海水，可並不很深。從 Basra 到 Siraf，有海程一百二十 parasanges (約合三百六十海哩)。海船在 Siraf 裝好了貨，而且裝好了淡水以後，就可以「搶」了—「搶」是海人們所用的—一名詞(阿剌伯語作 latifa)，意謂開行—由此開至一處，名叫 Maskat (即Mascate)，是 Oman 省的極端。從 Siraf 到 Maskat，大約有二百 parasanges (約合五百三十海哩。)

在波斯海灣的東部，Sīrāf 與 Maskat 的中間，有 Banus-Safak 海岸（雷譯作『海港』）（頁十六）與 Ibn Kawan 島（雷譯作『Kasua 的兒子的島』）。又有 Oman 山，也受這一個海的灌溉。在這最後一處地方，有一個處所，名叫 Durdur（意謂旋渦）：這是兩山之間的一條狹道，只有小海船可以通得過，中國船是不相宜的。這地方有兩個小嶼（雷譯作『礁』），一個叫做 Kusayr，一個叫做 Uwayr，都只在海面上略略露出一點。（雷譯此處分行）我們穿過了這兩個小嶼以後（雷譯作『我們經過了這些山以後』），就航行到了一個地方，叫做 Oman 的 Suhar；接着，我們就到了 Maskat，該城的一口井裏，取到了淡水。此地有一群 Oman 的羊（雷譯作『我們可以在此地買到 Oman 的羊』）。此地的海船，可以開往西印度，並向 Malaya 的 Kulam 航行，從 Maskat 到 Malaya 的 Kulam，在風色中常的時候，有一個月的海程。Malaya 的 Kulam 有一隊〔護城的〕兵，而且還有附屬於它的地方。（頁十七）在此地的井裡，可以取得到淡水。中國的到了此地，應完納過口稅。（原文取水句與納稅句倒置，因與下文語句不順，故略爲更改。）每中國船一艘，納一千 dirham（約合一千法郎）；其餘〔比中國船（小）的船，〔則視其大小，〕〕納稅自一至十 dinar 不等（約合二十二至二百二十法郎）。

從 Maskat 經 Malaya 的 Kulam 以至 Harkand〔海（即孟加拉海灣）的起端〕，大約有一個月的海程。在 Malaya 的 Kulam 裝載了淡水以後，接着就可以『舉』到 Harkand 海裏去。經過

了這個海，就到一處地方，叫做 Langbalus，其間居民，既不懂阿剌伯話，也不懂海商們所說的別種話。這是一種不穿衣服的人；他們的顏色是白的，也沒有多少鬍子。據說，他們的女人是永遠看不見的，因為海船〔到了岸〕，只有男人坐着獨木船靠近船來，他們拿來的是〔頁十八〕椰子，甘蔗，香蕉，及棕櫚酒。這末後一種是白色的飲料：要是在棕櫚樹上剛採下來的時候喝，是和潤得像蜜一樣的東西；要是放着聽它發一點鐘的酵（雷譯作「要是擱了一點鐘」），它就變成了酒了；到幾天之後，可又變做了醋了。島民拿這些東西（雷譯作「這東西」）來向商人們換鐵。有時候，也拿些琥珀來交換鐵塊（雷譯作「鐵器」）。交換的時候，大家都得做手勢，因為他們不懂外國話。他們的泅水工夫很好。有時候，他們偷了鐵就走，也不拿出什麼東西來交換。

從 Langbalus 起程，海船向一個名叫 Kalah-bar 的地方開行。這地方也可以（單）叫做 bar，是一個王國，再加一條海岸（雷譯作「bar 字的意思是一個王國，加上一條海岸」）。這 Kalah-bar 是 Jawaga〔即 Java〕帝國〔的一部分〕，位置於印度之南。Kalah-bar 與 Jawaga 是同一個國王所管治的（雷譯作「Kalah-bar 是 Zabadj的屬地，Zabadj在印度諸省之右，全地服從一個國王」）。〔頁十九〕兩地的居民，都用纏腰布當作衣服，頭目及公吏，則用獨塊的纏腰布（雷譯作「不論大人小孩，都只用一塊纏腰布」）。

〔在 Kalah-bar 地方〕，可以從井裏取得到淡水。海人們大都喜歡喝井水，不喜歡喝泉水或雨水。從位置於 Harkand〔海〕附近的 Malaya 的 Kulam 到 Kalah-bar（原文如此），大約有一個月的海程。（法譯此節與上節連）

此後，海船就向一個名叫 Tiyuma〔島〕的地方開去，其地有淡水可取。〔從Kalah-bar〕到 Tiyman ，是十天的海程。

接着，再有十天海的程，就開到一個地方，名叫 Kundrang 。如果要取淡水，此地可以取到。這和在西印度各島上一樣：開下井去，就可以得到淡水。 Kundrang 有一座高山，脫逃的奴隸和盜賊，往往藏躲裏在面。

接着，（頁二十）再有十天海程，就到一個地方，名叫 Chmpa（即現在的安南及交趾支那）。此地有淡水。出產的是〔沈香，名目就叫做 Canqa〔沈香〕。其地有一國王。人民均是棕色，每人有兩塊纒腰布。（法譯此處分節）從此地取得淡永後，再有十天海程，就到一處，名叫 Cundurfulat，是一個海島，有淡永。

從此地再開船，就到一個海，名叫 Canhay 海（即西支那海）；再往前，就到中國門。這些門都是海面上浮出來的山　每一門是兩座山，中間空出一個當子　海船就從當子裏通過去。（法譯此處分節）要是阿拉允許法譯作『要是宗神聖的庇佑』海船可以平平安安的通過Cundur-furlat

港，那麼，再有一個月，就可以到中國了，其中用以通過各門的時間是七天。通過各門之後，（頁二十一）海船就在中國的河道裏（雷譯作「就到了港裏」）走，就在淡水中航行了，從此走去，就到了拋錨地方，地名叫做 Hanfu 城（即廣州）。全中國各處，都有大小河道供給淡水；各處都有兵隊，和整齊的街市。（雷譯此處不分節）

沿着（中國的）海岸的潮流，每一天一夜漲落兩次。在（波斯海灣裏）在 Basra 與 Banu Kawab 島的中間，每天只有月亮在中天的時候潮漲一次；月出及月落的時候都是潮落。從中國的海岸以至 Banu Kawab 島，（可適得其反），月出的時候潮漲，月在中天的時候潮落；月落的時候潮又漲，再到月在中天的時候潮又落。

（頁二十二）有人說，在東方的海裏，在 Sirandib（即錫蘭）與 Kalah（即 Kra）之間，有一個島名叫 Malhan 是屬於印度的，（雷譯作「在印度海的東邊，Serendyb與Kalah的中間有一個島名叫Malhan」）。島上住的是裸體的黑人。他們遇到了外國人，就捉了起來倒掛着，然後一小塊一小塊割下來生吃。這些黑人的數目很多，所佔有的可只是這一個島。他們沒有國王。他們吃的是魚，香蕉，椰子，甘蔗。他們（島上），有些地方像菜園，有些地方像（我們國裏的）森林。（雷譯作「他們住在一種樹林樣的東西裏，也住在叢菜的中間。」）

有人說，海裏有一種能於飛出水面的小飛魚，名叫「水蚱」。又有人說，海裏有一種魚

，能飛出海水，直飛到椰子樹上。它要吃樹裏所包藏的液汁，吃飽了重新回到海裏。（頁二一十三）又有人說，海裏有一種魚，（雷譯作「動物」）形狀像大蝦一樣，出水之後，就變成了石頭，據說這石頭可以合製爲治某種眼病的藥。

有人說，在 Jawaga 相近處，有一座山，叫做火山，是不能近身的。山上白天出烟，晚上冒火。山脚下有一個可飲的冷水泉，和一個可飲的熱水泉。（雷譯作「淡冷水泉」，「淡熱水泉」）

中國人不論大小，不論冬夏，都穿絲綢的衣服。但是，最好的絲綢是留給國王（雷譯作「王公們」）的；餘下的大衆都可以穿——能穿多好就穿多好。冬天時，男人們可以同時穿上兩條，三條，四條，五條的褲子，甚而至於還可以更多——穿得起多少就穿多少。（頁二十四）這是爲了（當地的）濕氣很重，所以要把下體這樣保護，夏天時，他們只穿一件絲綢的，或者是類於絲綢物的褂子。他們不纏頭布。

中國人吃的是米飯；又時常預備了些（雷譯作「炎了些」）Kusan（把湯汁）澆在飯上（一塊兒）吃。國王（雷譯作「王公們」）吃的是最上等的麥粉製成的麵包，以及各式各種的獸類的肉，（例如）豬肉及其他。

中國有的菓子是蘋果，桃子，檸檬，石榴，木瓜，梨，香蕉，甘蔗，瓜，無花菓，葡萄，胡瓜，Hiyar（胡瓜之一種），蓮子，核桃，胡桃，榛子，松子仁，李，杏，棠球，椰

子。中國不產棕梠樹（頁二十五），有時在私家的庭園裏，却可以看見的。中國人喝的酒，是用米造的；他們不用葡萄造酒，也沒有人從外國運葡萄酒去。所以他們不知道這種酒，而且從來沒有喝着過。他們也用米造醋，又造酒釀，是一種像糖醬一樣的甜食，還造別種類似的東西（雷譯作：他們用米造醋，造Nabyd，造nabiz（棕酒的一種），以及別種相類似的東西。）

中國人不潔淨。他們便溺之後，（不像我們回教徒遵從了聖訓洗去汚穢，）只用一種中國所造的紙擦抹一下。他們吃動物的死屍（不像我們回教徒把活的動物殺死了吃）以及別種同樣的東西，像火祆教徒一樣，因爲他們的宗教，很有些像火祆教。中國女人是科頭的。她們頭上插許多梳子。有時我們可以數出一個女人頭髮上，插的象牙梳子有二十個之多，還要加上別種的飾物。男人戴的帽子，有些像回教徒所戴的一種名叫 halansua 的帽子。（雷譯作：男人頭上戴着個像帽子一樣的東西。）他們的風俗，（頁二十六）凡竊人財物而被捕者，處死。

關於印度，中國，及其國王的消息（雷譯作：傲慢）

印度和中國人，有一個一致的意見，以爲世界上的（偉大的）王有四個。其中第一個，是阿剌伯王，（卽 Baghdad 的 Khalife）。關於這一層，印度人與中國人的意見完全一致，並無異言：他們都以爲阿剌伯王是衆王中最偉大，最殷富，最尊嚴的一個；在這（伊斯蘭）大宗教的國王之上，就再沒有別的的了。中國王處於阿剌伯王之下，居第二位。再下乃是

Rum（即Byzance）的王，（雷譯作『羅馬王』）與 Ballahra 即耳朶上穿着孔（帶環子）的人民的國王。這 Ballahra是印度最高貴的一個主治人：印度人都承認這一件事。（頁二十七）印度諸王，都是獨立的，但大家都承認這 Ballahra 的高貴。當 Ballahra 派使臣去見諸王的時候，猶王部懇求使臣回去向他所代表的人表示敬意。Ballahra 也舉行普遍的頒賞，像阿剌伯王一樣（雷譯作『他更付軍餉給他的兵，像阿拉伯的辦法一樣。』）。他有許多的馬和象，和許多的銀子。他的錢幣是一種銀幣（dirham）名叫 tatiri 每一枚的重量，等於『阿剌伯王的 dirham 的一枚半。（雷譯此處不分行）

Ballahra的紀年法，是從前一（Ballahra）的末一年算起的（原文如此），（雷譯作『是從即位的一年算起的』）而『我們』阿剌伯人的紀年，却從『我們的』先知——我們向他行禮！——（譯雷作『願和平在其身！』）的出亡期算起。印度人就不是這樣：他們依據國王紀年，而國王在位的時候，也有很長久的：往往有一個人做了五十年的國王。Ballahra 的臣民，以爲國王若能享國甚久，必由於能愛護阿剌伯人的緣故。的確，Ballahra 愛護阿剌伯人，是任何國王都比不上的；（頁二十八）他的臣民也同他一樣。

Ballahra 是國王稱號，等於〔波斯人的〕Kisra〔羅馬人的 Cesar〕並不是私人的名字。

Ballahra 所統治的國。從印度西面的海岸上起，其地有一邦，名叫 Konkan 相與交界；

〔東〕向〔亞洲〕大陸〔內地〕延引，直至與中國爲界。Ballahra 國境的四周有許多國王，Ballahra 常和他們打仗，但總是他打的勝仗。在〔敵〕王裏，有一個王名叫 Gujra 王；他有很多的兵；印度諸王所有的騎兵，都不能和他的相比。這 Gujra 王是阿喇伯人敵人，但他也承認阿喇伯王是諸王中最偉大的一個。印度諸王，都不像他那樣的痛恨伊斯蘭。他〔所管轄〕的是一個狹長半島。他有許多財物，許多駱駝，許多家畜〔舊譯作「許多馬」〕。〔國中〕貿易用金錠〔舊譯作「銀」〕〔及金〕錠）；據說，國中有金鑛〔舊譯作「有無數金銀的礦」〕。（頁二十九）其國善防盜賊，爲印度境內其他諸國之所不及。

Gujra 王之旁，有一個 Takan 王，其國甚小。國中婦女膚色潔白；在印度境內，算是最美的美人。國王不喜打仗，因爲他的兵不多。他對於阿喇伯人，也和 Ballahra 一樣的愛護。

在前文所說諸國的鄰境之內，有一個王，名叫 Rahma（即 Pegon）王，（舊譯作「與此三國相連，有三王國，名叫 Kotner，是 Gujra 王的敵人。這個國王的出身不高貴。（「舊譯作他有福不享」）他也同 Ballahra 打仗，像同 Gujra 王打仗一樣。他的軍隊，比 Ballahra Gujra 王，Takan〕王三的都強。據說，他出去打仗的時候，所帶的象，幾乎有五萬之多。他只在冬季〔雨季打仗〕：因爲要叫象不喝水是做不到的，所以冬季以外的時間就不能用了。據說，這 Rahma王的軍營裏，洗〔舊譯作「漂洗」〕被服的人有（頁三十）十萬至十五萬之多。這一個國裏所出產衣的

服，是無論什麼地方都比不上的。一件衣服，可以放在一個指環（當譯作〔印紐〕）中間拉得過去，因為〔布質〕精細到了萬分。這種布用棉花織成，我們看見一過塊樣布。（當譯比處不分節）

（待續）

地理學的旨趣和需用

王成組

地理在國內也早就算是重要科目之一，然而實際上極少人真明白他的重要。自經採用西方學術的初期，得了一點皮毛，直到最近才有幾人注意到地理學。在西方近年的發展，大多數人對於這層至今還不知道，或是知而不詳。甚至於一般提倡各種新教授法的先生們，對於地理學的內容，也從沒有想法改良。這種情形，大致由於一方面不明瞭地理學的性質和用途，一方面不知道研究的機會。現在把這兩點簡單說之：

地理學近幾十年在西方的進步，重要的不在乎擴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改良的結果，是對於各地方的自然環境生活狀況，除了準確的叙述，更進一步解釋他們中間的關係。於是地理學整理出系統和原理，逐漸脫離強記的束縛，而成爲一種有趣味的研究。同時在應用方面　也大爲擴充；使我們今昔的種種活動添出許多新意義，以後的種種的活動，得到許多新指導。這也許講得太籠統，然而是有根據的。我們可以先從對於其他各種種科學的關係着眼。

就各種理論的科學說，用得着地理學作背境的，有動植物學的適應學，(Acology)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解釋文化和環境的關係，推而至於歷史上的影響。經濟情形，如同出產多寡，地價差別等等，尤其不能脫離地理。應用方面，農，礦，工，商，交通，墾殖，各種事業

，在各地方的可能性，更有顯明的關係。就這一點看來，無論學農的，學工程的，（尤其是土木科，）學商的，都應該從地理研究各地方的發展。就是行政方面，內部的建設，對外的交涉，需用到地理的地方也非常之多。講到對於國防的關係，那是普通知道的。

也許有人會笑我像叫賣似的，替地理學鼓吹。幸而我自己並不算專門這一行，而且這種誤會很容易解釋的。先退一步說，有許多用得着地理的問題，似乎查查地圖就解決了。但是要知道中國現在連可以差強人意的地圖都沒有。而且用地圖只用到方位是不夠的，氣候，地勢，物產，人口等等的成分，各有各種影響，往往不能忽略。譬如估計造路費用，出產的多少，卽使有經驗和傳說，那些不準確的資料，這樣容易誤事。所以大家應該覺悟地理效用之廣，而多有人來專門研究。

地圖是地理學一種重要產品，然而地理所努力的決不止此。他的性質和範圍，可以這樣簡單說明。關於自然界的溫度，雨量，地勢，水道，土質，物產等等成分，人爲的宗教，實業，政治，疆界等等成分，都要查出分佈的差別和界限，再推求他們相互相關係。同時又比較各地方情形，然後發現各種原理，作爲應用的權衡。但是爲免於浮泛起見，這門廣博的科學也已經濟定分成經濟地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歷史地理等等的支派。

這些研究的材料，在測量統計和記載缺少的地方，幾乎全靠實地調查。中國現在需要的

地理學家，第一步就是這方面的基本工作。我們固然有個地質調查所，然而人才也還缺乏之。要知道中國除了內地，還有遼闊的邊疆，全國的地理從各方面研究起來，所需的人才真是未可限量。到現在大部分的工作，還靠外國人，這是我們所應該注意而且努力的。他們在學術一方面的工作，固然對我們算是帮助，但是地理的調查，既然同國家經濟有密切關係，斷不能依賴外人。

就說邊疆的情形，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外國人所知道，比我們本國知道的詳確得多。我們只能依靠他們公布的消息。在尋常的時候，固然我們儘借「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種本領自豪，到了緊要關頭，只得受人欺侮了。譬如彊界問題，有許多懸案我們從來沒有專家到那些地方去測量，調查，至少任讓人家把有用的地方佔去，我們還不知道。這一方面的工作，需用受過專門訓練而能耐苦冒險的人才；沒有訓練，冒險也徒然！

最後還應該有人專門訓練地理人才。這一點很明顯。我們既然知道地理的性質改變，就應該趕緊把全國的地理教授法和教材完全改革。一方面引用新法，一方面增加新材料。這不但是為時髦為使學生有興趣，尤其是為使他們確切了解我們的生活問題。固然這一方面旁的科學也在注意，地理學的廣博而注重適應環境的實況，尤其容易使學生領悟。還有上面已經講過，地理學對於農，工，商，經濟，歷史，人類學，動植物學，都在輔助的地位；然而不

改良，就失其效用。國內大學課程，至今極少採用地理的，這點希望能夠及早補救。

地理學另外有幾門關係密切，可以說是附屬的專學。第一是地文學，尋常歸在地質學名下。第二是氣象學，和氣候學，西方很多大學也歸在地質門教授。但是在實用方面，他們都不能脫離地理學；對於地質的關係，氣象學和氣候學尤其是間接的。此外還有製圖學，更是地理學所不可少的。這些方面人才，中國也很缺少，尤其製圖學，恐怕本國人就極少懂得怎樣用各種的放射法畫準確的地圖，別說其他的細節了。

根據以上的各種情形，我希望狠多人明瞭有一門學問，至今還極少人過問，而國內十分的需要。而且這裏無論是喜歡研究的，或是喜歡活動的，都有絕好的機會發展他的天才。所以我現在把必需的預備和學習的地方約略講一點。

預備方面當然看專門那一支派，各有不同。就普通說，文理兩科都應該有較為廣博的基礎。理科方面，生物，地質 物理更重要。經濟地理還用得着一些化學，製圖學還用得着數學。文科方面，經濟，政治，歷史，人類學，都用得着；他們同各支派的關係大概夠明顯的．此外德法文最好是都能應用，因為材非常之多。

學習的地方，設備完全的，現在美國還只有芝家谷大學，同克拉克大學。克校全體的規模極小，然而他的地理專科，雖是只設立了八年，辦理得狠有精采。這兩處的辦法有許多不同

的地方，現在不能細論。其次威斯康新，米西根，加利福尼亞，哥侖比亞，意利諾等大學，也都有專科。因爲地理學比較的是一門新的科學，所以有許多老大學都還沒有添設。美國大學各科聚在一處，對於學地理學極有帮助。歐洲大學各科獨立的制度，普通把地文學，氣象學，歸在地理，其他各支歸在文科，大有各不相謀的形勢。或是把地理設作專門科，也嫌同別科隔離太遠，難得相當的聯絡。這種情形，至少對於粗淺的訓練不很合宜。

雜俎

我國六大都市人口之調查

一，上海　據上海特別市公安局發表之戶口統計：上海不僅爲全國第一大邑，即在全世界都市，亦當列於第六位。其戶口之衆，僅次於倫敦，紐約，柏林，支加哥，與巴黎之五城。茲據公安局統計：上海內地有華人一四九四五八七，外僑九三八三；加入公共租界華人八二七〇〇〇，外僑二八〇〇〇；法租界華人三四八〇七六，外僑一〇三七七，共有華人二六六九六六三，外僑四七七六〇；合計二百七十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三口。比世界第五大城之巴黎僅少十二萬餘口，比第七大城之阿根廷首都倍諾斯愛勒則多四十餘萬口。茲列世界八大城人口於下，以資比較；倫敦七七四二三一二，紐約五九七〇八〇〇，柏林四〇一三五八八，支加哥三一〇二八〇〇，巴黎二八三八四一六，上海二七一七四二三，倍諾斯愛勒二三一〇四四一，大阪二二一一四八〇九。

二，北平　據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前京師警察廳發表戶口統計如下：（段別）各區所屬派出所共爲四百一十八段；（巷數）全京師各街巷共爲四千八百七十一巷；（正戶）凡街巷中之正式住戶共爲十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五戶；（附戶）在正式戶中之附住者

共爲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六；（總數）正附住戶通共之數爲二十六萬一千四五十一；（男丁）正附住戶內之男子共爲七十七萬四千七百零四名；（女口）正附住戶內之女子共爲五十一萬八千零一十四口；（總數）男丁女口通共之數爲一百二十四萬七千七百一十八人；（戶別）住戶二十二萬三千零二十四戶，鋪戶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六戶，工廠六十四戶，公署七百五十五處，廟宇一千六百四十二處，公所三百二十一處，兵營一百零二處，教堂六十八處，會館三百五十六處，學校五百二十六處，醫院七十處 監獄六處 樂戶三百四十八家；（外國僑戶）七百五十五家，男丁一千三百八十四名 女口九百零五名；官長目兵（中國人）數爲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四名云。

又據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申報公布北平最近戶口計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一戶，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人 按自國都南遷，北平人口本宜減少，而今反增一萬餘人，未知孰確。

三，廣州 據十七年八月廣州市公安局發表之戶口統計數目如下；（戶數）十七萬六千四百三十六家，（男子）四十七萬四千零七十四人，（女子）三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七人；合計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一人 女子之數僅及男子十分之七云。

四，南京　據國聞社報告：京市人口統計共四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七人；男多於女八萬。

五，杭州　據十七年八月杭州市調查：杭州戶數計八三九五四，男口計二五七四五六，內二十歲以下人數計九九五一三；二十歲至四十歲人數九七四四九，四十一歲以上人數六〇四九四，外出人數三一六三；女口計一六九四六〇，內二十歲以下人數六九三三九，二十一歲爲四十歲人數五五八五九，四十一歲以上人數四四二六二，外出人數二七〇；男女合計四二六九一〇。

六，開封　據開封公安局統計：汴市人口共一四五七六九口，十六年度死七百〇三口

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記略

德國柏林地學會成立至今洽及百年，該會特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舉行紀念大會，並柬請各國地學會及與地學會相類之會社派員參加。計到會者有澳大利亞，奧地利，巴西，保加利亞，中國，捷克斯拉夫，丹麥，芬蘭，法蘭西，英吉利，圭地馬拉，匈加利，意大利，日本，萊多維亞，墨西哥，荷蘭，挪威，秘魯，波蘭，羅馬尼亞，瑞典，瑞士，西班牙，俄羅斯，美利堅，巨哥斯拉夫等二十七國代表，都三百餘人。

五月二十三日各代表均陸續到齊，翌日式開會。名譽會長赫爾滿博士，(Dr. G. von H-ellmann) 會長潘克博士 (Dr. Ponck) 及會中職員均竭誠招待，並贈各代表徽章，紀念册各一

・下午四時，毛森爵士 (Sir Dauglas Mowson) 用英語演述澳大利亞南極探險之經過，並映射活動影片，俾聽衆稍知南極之情形。晚間，經德政府允許，開紀念大會於衆議院議廳・主席潘克博士用簡短之言辭，略述柏林地學會之經過及德國近年來關於海洋學研究之景況。總爲各國代表演說・在每次演說畢，潘克必致極短之謝辭・次由該會贈與對地學會有貢献者贈以獎章或授以學位，迨散會時夜已深矣。

廿五日晨九時半，海洋學會開會。德國科學基金委員會主席施米德鄂多博士 (Dr. Schmidt-Ott) 將海洋學儀器及梅突爾 (Meteor) 探險南大西洋時所作之圖表一一陳列，公諸衆覽。繼頒發此次探險勞績卓著者人各獎章一枚。會議共開兩次；論文宣讀者共十二篇：中六篇爲報告梅突爾探險南大西洋之設備及結果者，餘亦皆屬海洋學範圍。第一次會議後，德政府特備午餐於外交部・第二次會議終結，柏林地學會宴各代表於若爾飯店 (Krolls Restraust)；席間接德總統興登堡賀電；羣衆於電文宣讀時，痛飲祝福，盡歡而散。

五月廿六日上午，海洋學會專家會議，宣讀數篇論文，皆關於探險南大西洋者。下午柏林市政府特備舟車，邀各代表暢遊城郊名勝・會議至此遂告終結。（參看本會紀事第二項）

本會紀事

一　本會派代表參加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

本年五月下旬，德國柏林地學會舉行百年紀念大會，柬邀各國地學會及其相類之會社派員參加．其致本會之請柬係由前教育部轉交中國地質學會，然後轉到者。本會當即函請留學德國之前任地學雜誌編輯姚士鰲先生就近代表出席，並呈請前教育部酌撥津貼以充旅費．茲將各有關文件登列於左，以明本會在停頓期內活動之一斑云：

中國地質學會致本會公函

敬啟者頃奉教育部第二七一號訓令並附請柬一份查來文雖請柬請各國地學會及其相類之會社考其性質自以地學會為主要原請柬中亦系專致中國地學會張會長者貴會成立有年對於該項請柬是否派人赴會抑應如何辦理之處相應函達查照見復為盼此致

中國地學會張會長

中國地質學會啟　十二月十二日

本會呈前教育部文

呈為呈覆派員赴會懇請酌給旅費事竊敝會接到中國地質學會函轉奉　大部第二七一號訓令內開查柏林地學會本年五月間開百年紀念會大邀請各國地學會及其相類之學會派員赴

會事關國際間學術之交換我國應由此項學會推舉代表列席茲檢同請柬令行該會預選赴會人員先行呈部以憑轉復辦理爲要仰即遵照此令附原送中國地學會請柬一份等因奉此查敝會與東西各國地學會有交換地學雜誌之往來茲柏林地學會開百年紀念大會各國地學會派員萃集敝會自當派員赴會以鄙科學上共同討論之益且增國際間互相聯絡之情查有本會會員姚士鰲邃於地學現留學柏林擬託其代表敝會就近到會惟現值敝會經費支絀萬分如承照准懇請

大部俯念以上各情酌給旅費藉資補助而示鼓勵並請電知駐德公使查照俾使接洽理合具呈謹請

總長鈞鑒施行

中國地學會職員張相文謹呈

陳授滄

沈之洸

蘇莘

羅庸

敎育部指令

教育部指令　第一六五號

令中國地學會員職張伯文等

呈一件據北該會會員留德學生姚士鰲就近出席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并懇酌給旅費請鑒核施行由

呈悉此次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該會請派會員姚士鰲就近代表出席一節尚屬可行應予照准並給旅費國幣一百圓由本部電匯駐德公使轉交除電駐德使館查照外合亟令仰該會知照此令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教育總長劉哲

二　本會出席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代表報告

本會出席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代表姚士鰲先生昨來南略述開會情形，茲摘錄如下：

「……關於出席柏林地學會事，……　該會開會共三天，來賓逾三百人。第一次在國會議事所，爲百年紀念正式會議：讀賀電，授學位，直至夜一點始散。當時外國來賓演說者，祇有英法兩國。法國正代表爲 de la Ronciere，代表法國地學會與法蘭西學士院。英國爲 Sir Maurice do Bunsen 曾任大使，代表英皇家地理學會及政府。英法地學會與柏林地學會年齡相若，而兩國代表又係本國地學會會長或副會長，故得獨致祝辭也。弟曾

為吾會預備德文祝辭及演說稿，略述吾會成立已卒年，刊印雜誌一百二十餘册，並刊行地學叢書，其已往之工作，曾調査長城，發現成吉斯汗陵寢，遠在英人俄人之前。近又計劃刊印古遊記叢書，譯注馬哥孛羅，盧布魯克遊記。中國理學會成立於大地學家 Fr-iherr V. Richthofen 遊歷中國，名著中國出版之後，而專門研究地質之會員，且已另組地質學會矣。凡此皆受貴會前會長大地學家之激勸。今得籍貴會百年紀念，陳辭致賀，不勝榮幸焉。」此稿前一日即親交該會圖主任 Dr. A. Herrmann 。Dr. Herrmann 又為柏林大學講師，治古代地理並兼治中國歷史地理與中歐交通史，與弟相識。………

「該會第二第三兩日為海洋會議，共開三次講演會，講演者共十四人。講題如「世界海洋系的研究」，「海中的金字」，「國際海洋研究的種種計畫」等，均有譯述價值。海洋研究為近代地理學研究之新方向。蓋二十世紀，人已窮盡山陵，下及海底：我猶山閉地荒，譯述此等新研究報告，或可稍作我學者之警惕也，第二日晚為宴會。第三日下午為郊旅行，由柏林市政府招待，來賓數百人，坐汽船，泛 Havel See ，……七點返柏林。……」

三　本會復活紀念會誌略

本會因經費支絀，停頓業已二年，今歲由翁詠霓，陳援菴，張亮塵三先生竭力設法，始

克繼續進行，並於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假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開復活紀念會。到會者十八人，當推翁詠霓先生爲臨時主席。翁先生首述奔走地學會復活之經過，次將舊日會章及地學雜誌投稿簡章宣讀一過，逐條加以討論。約四時餘撮影而散。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為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河沿十一號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圖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為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皆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費一會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擔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酌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應者

（三）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十七年第一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北美印刷局　北平地安門外大街路東　電話東局四一〇二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每季一冊	大洋六角
	半年貳冊	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四冊	大洋貳元四角
郵費	本國	每冊叁分
	日本南洋	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	每冊壹角
廣告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郵票代洋按九五折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No. 1. September, 1928

CONTENTS

Prefaco to tho Re-publication of tho Geographical Journal.........................
....Shen Chih Huang
A Trip to Chuan-chou...Chang Hsing Lang
A. Stie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Summarized into Chineso by........
....Sun Shou Hsien
Tho Invasion of Asiatic Races into Europo beforo tho Yuan Dynasty....
....Nieh Chung Chi
A Trip to Sang-Shan and Lo Yang................................Hsiu Tung Hsin
Tho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o Sino-Russian Boundry............
....Wung Wen Hao
Sulayman's Travel,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u Fu
Tho Needs and Aims of Geography.........................Wang Chong Tsiu
Mis-collany

a. Tho Population of Six Chinese Leading Cities

b. Tho Contenary of tho Berlin Geographical Society

Society Notices, Meetings.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SOCIETY
No. 11 Pei-Ho Yen Hou Hai
Peping, China.

Annual Subscription: $ 2.80, Mex. Postage free.
Single Number: $ 0.70 Mex. Postage free.